世界史精览

亚平宁魔掌

——浊浪翻腾的意大利法西斯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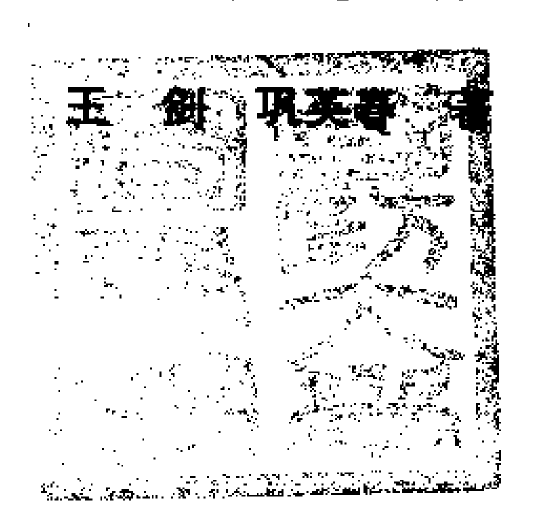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亚平宁魔掌

——浊浪翻腾的意大利法西斯



王 剑 巩英春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亚平宁魔掌

王剑　巩英春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1.3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0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50元　（全32册）35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人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齐震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意大利拐弯

他的第一声哭泣，绝不是诗；第一声微笑，也不是杀人的剑。他很平常

山青水秀、素有“欧洲花园”之称的意大利，位于南部欧洲的亚平宁半岛上，它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靴子，伸入湛蓝的地中海，连同靴尖上的西西里岛，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意大利足球的强盛、制鞋业的发达。北部山地的崎岖，把阿尔卑斯山衬托得更加雄伟挺拔，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隔开了同法国、瑞士、奥地利的联系，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繁衍着意大利的过去和未来。

墨索里尼出生于1883年7月29日，在他

家庭的历史上，能留下影响的不过只有两人。一个是他的先祖乔瓦尼·墨索里尼，另一个就是他自己。如果在他们之间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一个是留芳百世，一个是遗臭万年。

早在13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并非如同她名称那样的显赫和神圣，帝国内部不同的派别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争战不休，社会动荡不已。乔瓦尼·墨索里尼作为波伦亚地方的崇武尚战的首领，逐渐地取得对波伦亚地区的统治，并不断地扩大到整个波河平原的东南部地区，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墨索里尼家族盛极一时。现在的波伦亚市还有条大街叫墨索里尼大街，当然，这是为了纪念这位对当地历史作出贡献的人物。

强盛的墨索里尼家族，后来随着强邻法兰西、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渐次强大而日趋衰败，如同波河水的东逝，一去不复返。不同势力的倾轧，使这个古老的家族逐渐离开他们原先很值得荣耀的地方，迁到相对落后的东北部地区，他们多数是靠自食其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卫队的副官，本尼托·墨索里尼的祖父，可以算一个发迹者，但也远未到

达他们祖先的那种荣宗耀祖的地步。到墨索里尼出生时，他的家庭就好像从来没有任何辉煌的过去一样，已经到了无法再平常的程度了。

墨索里尼的出生地是意大利东北部的普雷达皮奥，一个古老的小山村，属罗马尼阿省统辖。普雷达皮奥很平常，这个后来被法西斯党徒视为圣地的地方，与墨索里尼后来的发迹似乎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亚平宁山脉的延蔓，自然地在山脉两侧形成一些狭长的平原。普雷达皮奥就处在山地与平原交接的地方，小山村的前面是一个不很大的弗利平原，虽有一条土路与15公里以外的弗利镇相通，但这并不能说它交通方便。这里的房子，大多数是石头砌成的，很矮小，基本上隐藏于树林之中。能显示这里还有人烟或者还有点生机的，只有那山坡上的掩映于树丛中的教堂，和偶尔传出的清脆的钟声。

墨索里尼的父亲亚历山大·墨索里尼，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乡村铁匠，他的职业并不意味着野蛮、粗鲁，实际上，他同情穷人，憎恶豪富，他的心胸仁慈，与世间的那些尔虞我诈格格不入。他没有上过学，但他通过

自学，能阅读一些比较浅显的文字。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据墨索里尼后来回忆，他在家时最畏惧的，就是作为家法象征的皮带。

墨索里尼的母亲罗莎，倒是这个家庭的有固定收入的人，作为乡村的小学教师，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收入很低，而且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她仍具有许多被邻人称颂的品德：正直、善良、勤劳和对孩子的怜爱而负责。她平常在学校里辛勤劳作，星期天则带着她自己的孩子去教堂。在教堂里，除管风琴奏出的音乐和钟声能引起墨索里尼的兴趣外，其他诸如做礼拜、昏暗的烛光、低声吟诵的圣经都是他最难以忍受的。

墨索里尼出世时，意大利正陷入了一种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人们似乎永远不能忘记，1866 年的那场旨在收复威尼提亚的本不该失败的战争；人们似乎也永远不能原谅，那些由于指挥者的无能给意大利人带来的耻辱和不幸。这种民族心理上的伤疤，对于那种并不能显示意大利人伟大的收回罗马的方式来说，以及在其他国际事务中，意大利人的无可奈何，都使这种沮丧和失望的心理更是雪上加霜。人们都

普遍对现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社会的动荡是意大利人社会生活的一个痈疽，所以，改变现状的欲望在意大利社会内部逐渐地膨胀。标榜或信仰社会主义，在当时最为时髦，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那套社会主义，似乎尤其合乎意大利人的口味。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就十分信奉社会主义，但他的主要思想并非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他只是一个大肆地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本尼托的诞生给这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欢乐。他的父母都对他寄以厚望。亚历山大把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墨西哥民族英雄贝尼托·华雷斯的名字当作出生礼物送给墨索里尼，希望他也能像华雷斯那样为自己的祖国作点贡献。他作为意大利的早期社会党党员，经常把他从一些书里看到的东西讲给家人听，给他的孩子讲意大利苦难的历史，讲但丁、达芬奇，讲马基雅维利、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所以，墨索里尼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懂得的东西要多得多。在他懂事以后，他经常自诩，他是加里波第的继承人，他的任务是接过加里波第的火炬，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

亚历山大和他的政治朋友，经常因参加社会党的政治活动，警察与他们作对，因此，他的家变成了当地社会党的一个避难所。他们在一起抨击社会的黑暗，商讨斗争方法，这样的家庭环境，很早就在墨索里尼的意识中，注入了强暴和反抗的因素。

墨索里尼的童年，虽常常能得到母亲的慈爱，但生活并不十分舒畅幸福。只要他的父亲外出或不在身边，他就忘了皮带的滋味，经常带着他的妹妹艾德维吉和弟弟阿纳尔多到后山上去玩耍、撒野。他经常和其他孩子在后山的丛林里玩打战游戏，而他却常因为高大健壮和头脑好使称王称霸。别人不听，他只用拳头和人说话，以致于经常有邻居到他家告状，当然，那是免不了要吃一顿皮带。

逐渐长大的墨索里尼，经常的惹事生非是皮带难以改正的，在罗莎看来，学校的教育可以改变他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别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方法，可能对他更有好处。所以，亚历山大夫妇决定把已经 7 岁多的墨索里尼送到教会学校里去学习。

墨索里尼所进的第一所学校，是赛尔森教

会学校，隶属弗利的天主教事务所管辖。也许是为了让孩子们远离世间的喧闹，所以，这所学校故意设在弗利镇南边几十里之外。能和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相伴的，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森林。但学校的规定，又使得这些孩子与外面森林的静谧、流水的欢畅无缘，留给他们的只有校园内那几十颗果树赏赐的有限空间，唯一能体会到世间还有自由的，只有在礼拜日做完礼拜后，才能到校外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和爱。但很快就会听到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哨声，这意味着，放风的时间结束了，快乐也该和他们再见了。

赛尔森学校的生活，据墨索里尼自己后来说，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反而让他更加行为乖戾。枯燥而单调的生活，更加让他留恋与弟妹的戏耍、家乡后山的森林、画眉鸟的鸣唱和教堂的管风琴声。他刚来不久就厌倦了，早上5点多钟就得起床，起床后做弥撒，而且每天都差不多祈祷着同样的内容；最后的“阿门”声似乎就是宣告：马上开饭。墨索里尼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身着黑长袍的教师的歧视。墨索里尼交不起全费，这样，本来就有

限的自由，只能因家境的不佳而享受一半，一日三餐另桌就席，饭的质量当然不如全费生的好，而且进餐时，必须保持缄默，否则就会以不恭敬上帝而受到处罚。

墨索里尼刚进学校时，尽量地掩盖他以前的野性，表现得十分乖巧，有的老师还称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但学校生活的难以忍受，尤其是富贵家子弟的歧视和嘲笑，就使得他原有的反抗意识逐渐地暴露。起初，他对那些眼光势利的老师的处罚还报以自认倒霉，但后来，他就经常地把这种不平发泄到其他弱小的同学身上。经常地打架斗殴，使墨索里尼成为学校里的著名人物，他原先被老师认为是可爱的印象，也渐渐地被恶棍、无赖、无教养者的形象所代替。校方对他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最后，他被校方以充足的理由体面地开除了。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他企图让他的同学去为他偷校园里的苹果，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而最后的争执，是他用刀子刺伤了他的同学。

这个铁匠的儿子离开赛尔森时，似乎没有任何牵挂和留念，也没有一个教师愿意去为这个可怜的将要失去学习机会的孩子说上几句安

慰的话，那些曾被他欺负的同学，在内心里也都为少一个害群之马而暗自高兴。而对于去接这个下流坯的亚历山大来说，无疑又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墨索里尼对这些麻烦看得毫不在乎，因为他这时已经萌发了“活着就要让人感到威胁”的念头。后来，也正是个恶念的膨胀，才给意大利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和不幸。

墨索里尼回家后，他在校的不光彩，自然很快就传开了，他并不为此而改变他的恃强凌弱、桀傲不驯的性格。虽然邻居们只把他当作淘气的孩子，但亚历山大夫妇却经常因为他而向别人道歉。为了减少他在外惹麻烦，他经常被亚历山大强迫在铁匠铺里替他拉风箱、或干其他的零活，亚历山大这样做虽然为他的一些朋友所不解，但他实在是出于无奈。而对墨索里尼来说，这种家庭生活反倒没有在学校乐趣多，因为在学校，他多少可以从他的同学中得到乐趣，所以他又有点留恋学校生活，并渴望再次得到机会。

罗莎利用她小学教员的身分，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小学，为她的儿子谋求了一次继续学习的机会。这所学校是刚创立不久的非教会学

校。罗莎为他申请助学金，但校方因他有前科而拒绝，所以罗莎不得不自费供他读书。这所学校的教学方式和生活都比赛尔森要好，这一点，墨索里尼还是满意的。他虽仍不时地给那些教他的先生添麻烦，他还是小心翼翼地珍惜这次机会，最后顺利地在这所小学毕业。

墨索里尼小学毕业以后，并不能自食其力。有着长远眼光的铁匠夫妇，决定继续让他读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教师地位低下，但在经济收入上多少还有点保证。他们选择了当时很不错的弗利姆波波里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学校的环境和条件都不错，在墨索里尼眼中，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6年学制太长。这意味着他还得经历6年的煎熬。

墨索里尼毕业于1901年。6年的学习对他后来影响很大：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为他后来干记者工作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锻炼了做教师必须的口才，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在这所学校里的学习虽不是很差，但他出生的贫寒，却是富贵家子弟经常的笑料，这在他本来就曾受过刺激的心理上，更加

深了对有钱人的仇恨，他曾对他的母亲说过：“将来要世界在我的面前发抖。”

墨索里尼读书期间，经常自吹自擂他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世纪里他将有所作为。从他在学校的表现看，他的学习一直比较平常，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工作表现。他和希特勒一样，总是把自己的厌学，硬说成是教师的无能。在他看来，教师都是一些“像恶魔一样毁坏他宝贵年华的活骷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毕业后不久，也曾一度充当过毁坏别人宝贵年华的“活骷髅”。

那是1901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很快就凭他混到的那张毕业文凭，在瓜尔蒂里村小学填补了一个令常人仰慕的教师空缺。可是，他并没有安于别人所仰慕的闲逸，充其量，墨索里尼只是把这个空缺的职位当作养身糊口的工具。

在瓜尔蒂里，墨索里尼最热心的还是参加政治活动。1900年，他还在弗利姆波波里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社会党，所以，他一到瓜尔蒂里，就参加了当地的社会党的活动。1902年初，他被任命为村社会党小组秘书。他经常为

一些左翼杂志撰稿，发表激烈的言辞，抨击那些他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这时，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此时的思想最为混乱，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各种思想都可能从他的口中说出，他这种没有任何主见的做法，正符合当时意大利的各种思潮泛滥的情况，同时，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自由地游离于各种思想和主义之间，而不露半点马脚。

作为一个教师，墨索里尼的行为一点也不俭点。一直过着贫困生活的他，在第一次拿到薪水以后，似乎忘记了过去的潦倒，而尽情吃喝嫖赌。为此，许多孩子的父母都害怕这个极不称职的地痞式的教师，会带坏他们纯朴的孩子。不久，更为人们所不能容忍的是，他又和一个丈夫在外地的女人鬼混，气得这位丈夫要和墨索里尼决斗，结果这件争风吃醋的丑事闹得满村风雨，并很快传到他的家乡。

1902 年 6 月，墨索里尼准备离开瓜尔蒂里，他临走时，为了能体面一点离开，又一次地自吹，他不愿呆在这个小地方，浪费他的光辉的前程，因为要拯救苦难的意大利，必须到

社会上去闯荡。实际上，这是他被解聘的自我安慰，况且，那令人生厌的爱情纠葛，遭人唾弃的多变的政治立场，以及欠拖房租的白眼，都早已让他焦头烂额、心灰意冷。

墨索里尼离开瓜尔蒂里，心中怀着狮子般的野心去闯荡世界，但在一时的冲动后，他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这并不使墨索里尼感到迷茫与沮丧。他本想回家和父母亲商量一下，可回到家后，亚历山大并没有在家(他这时正忙于组织暴动)，墨索里尼只好编造他在瑞士已经找好了工作，以宽慰他的母亲。也许他怕罗莎看出其中的欺骗，所以，他不等亚历山大回来，就迫不急待地启程了，开始了新的闯荡。

狂少墨索里尼两度流浪，几度怅惘，狮子般的野心却常常为蚊子困扰

希望本来是一种美，其朦胧的永恒，就在于永远保持，任何一种破坏，都可能是罪恶。

墨索里尼从小到大，这是第一次远行，也就是这次远行改变了他。各地乡村的龌龊，泥

泞的土路，铁路沿线的贫困和落后，废旧倒闭的工厂，荒山秃岭……，彻底打破了他的那种朦胧的永恒。他感到有一种最强烈的意识就是：那些想在如此贫瘠的基础上建设富强的意大利的人，是多么地可笑与荒唐！那些整天高唱"主义"赞歌的人，是多么的无力！

具有野心的狮子，总是不把蚊子放在眼里。

意大利的苦难，这时并没有赋于墨索里尼的振兴的使命。饥饿和潦倒驱使他急于离开她。他曾零星地听说自由的瑞士是许多意大利人发财的天堂，他选择了瑞士，准备前往，可是，似乎一切都想与这个初出茅庐的流浪汉为难。当他到达西北部的基亚索时，他从报上得知，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因发动暴动而被捕。也许他认为不能对他的父亲有任何帮助，他在犹豫之中也想到母亲的苦难，但他仍然决定继续前行，开始了他最凄凉、最绝望的落魄生涯。

在他19岁生日之际，他到达了认为是自由土地的瑞士，他和许多流浪瑞士的意大利人一样，都做着仅凭空空两手就想发财的梦，但后来的两年证明：异想天开的墨索里尼几乎和以

后维也纳街头的那个德意志下士的经历差不多。他后来曾经说过："在瑞士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学校，最深奥的教训就得之于它。"这的确不错。

他很厌恶艰苦的劳动，缺乏专心至致地从事一项固定工作的毅力和能力。但饥饿的困扰，又常常让他忘掉仅存的尊严，他无法体会人道的至上。在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只有奋斗，那怕是最残酷、最野蛮的决斗，所有的这些，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更加相信得之于马基雅维利的那句名言："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刚到瑞士，这个举目无亲的铁匠的儿子，已经身无分文，一时又找不到工作，饥饿使他放下斯文。当他在一家餐馆前徘徊很久时，一个年龄不大的富人家的孩子，给他一块面包，才满足他那乞求的目光。他找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布里克的一家巧克力糖厂打杂工，但很快就因迟到和不知道干活被解雇。后来他给一个砖匠当了一段帮工，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而且他也吃不了干重活的苦，老板经常骂他偷懒，或挖苦他经常看报是自命清高。

最使他生气的是，老板指责他衣服穿得太好。不久，他自称是为了维护意大利人的尊严辞职不干了。

他离开那个刻薄的砖匠以后，到了瑞士西部的洛桑去谋生，在洛桑的一年，墨索里尼似乎成熟了不少。他先后干过多种工作，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自动辞职，或被解雇。他给一位屠夫当过伙计，因怕脏被辞退。他还给一位酒商当过送货人，他仍改不了在意大利时的酗酒恶习，当然，这个职业为他提供了便利，有些顾客经常抱怨这位酒商短斤少两，而最后真相大白，他再次被解雇，还险些让这位酒商控告他败坏了他的声誉。

在洛桑，墨索里尼最感兴趣、也比较满意的，是给一家建筑公司帮忙，这家建筑公司有许多意大利人，这些人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这样，墨索里尼在他们中间，就算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被推选为工会的秘书。为此，他不但可以少干活，而且还很受人尊敬，同时，他也就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自由支配时间。

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无事可干时，他就找那些最简陋的小客店就宿，或者假扮旅客，到

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墨索里尼很要面子，他那怕食不果腹，也绝不衣着褴褛，在他看来，一个意大利人的衣着整齐，是意大利人的光荣。同时，他也绝不允许别人把他看成是流浪汉。所以，他后来发迹以后，曾经说过："那时，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但我既不借债，也不乞求于人，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还集中精力去研究社会科学。"这其中不乏有给自己脸上抹粉的成分，但受他父亲影响，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倒是实事。

新世纪的最初几年，是意大利人踌躇满志的时期，整个国家表面上度过了自统一以后的困难时期。这个表面现象，主要归功于善于玩手腕的政治天才焦利蒂。他的"善于从沉船中脱身的艺术"，解决了旧世纪给他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安。他的内阁主张自由主义，但是，他又把许多社会党人的纲领，吸收到现行的立法中。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受到了社会党人的强烈反对。因此，社会党人在意大利国内的任何风吹草动，也都直接地影响那批在外流浪的政治敏感者。

墨索里尼虽然在17岁时就加入了社会党，但他的早期思想很复杂，流浪之前，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模糊的国际社会主义，流浪的艰辛，很快就他改变成“权力至上”的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他反对改良，极力主张阶级斗争，认为社会党和资产阶级的合作是集体自杀，他认为解决下层人生活贫困的最好方法，是采取恐怖主义与群众暴动。他相信过马克思主义，还曾经说过，在瑞士和列宁有过短期会见，并且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一番。这些到了后来，法西斯党徒认为这是领袖的不光彩，当然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墨索里尼流浪期间，许多事情表明：他是不甘心处于社会底层的。他经常在那些目不识丁的工人中间进行煽动性或谴责性的演讲，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去挑剔瑞士社会的弊端，无情而带有敌意。他极力想让别人也接受他的那套杂乱的理论。他极端反对全民政治，认为，平等是一种欺骗性的说教，民治是没有意义的海市蜃楼，真正的平等只有靠自己去占有财富，真正的民治只有靠自己去争取……。这些带有刺激性的演说，很合那些贫困潦倒者

的口味，他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与支持。因此，瑞士警察局也为他标价注册，进行了他不知道的秘密监视。

他在瑞士，还有一个不经常的收入，那就是为瑞士和意大利的一些激进派的报纸撰写文章。他在《劳动者的未来报》上，鼓吹建立工会，进行工会斗争；在《无产者报》上，又反对工会斗争，要求所有工人用暴力和流血去反对自己的政府，去争取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他还把《社会主义先锋周报》作为他反对宗教的主要阵地，他特别强调，意大利人要想拯救意大利，就得用血和铁，逆来顺受的基督教美德只是奴隶的道德，主人的时代已经来临。他经常语出惊人。瑞士政府早已把他当作一个潜在的动乱基因，多次给以警告和拘留，似乎所有的这些不能改变他的固执与偏见。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消除动乱基因，驱逐出境，不失为一个绝好的办法。但这一个并不光彩的外交措施，却为墨索里尼赢得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声，意大利的一些社会党人，称他为“强硬的革命派”。

在瑞士的两年，墨索里尼最主要的收益，是研究了一些社会科学。他除了夜晚和流浪

儿、妓女鬼混以外，白天绝大多数的时间，他都用于看书，特别是他当建筑工人工会秘书时，他看书的时间更多。意大利国内所没有的、设备优良的瑞士公共图书馆为他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号称自由社会的瑞士，各种各样的书均可以找到。他尽可能地阅读尼采、康德、斯宾诺沙、考茨基和索雷尔等人的著作，有时还跑到洛桑大学去旁听一些他感兴趣的课程。后来，关于墨索里尼是大学生的一些说法，那都是法西斯党徒的自我吹捧。不过，墨索里尼在瑞士所了解的一些社会科学，的确为他以后见风使舵，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墨索里尼无可奈何地离开瑞士，前途莫测。此时，焦利蒂政府的经济政策，魔术般地使意大利的物质条件普遍改善。贫困使意大利人大都寄托于未来。不过，梦想的强大和繁荣，却经常地为一些新的思想运动所打破。意大利北方的强邻，历来是新思想的摇篮。当新世纪的曙光照亮这片贫瘠的土地时，这些凯撒的后裔们，又在新的思想面前心摇神荡了。无论是闪着真理光芒和智慧火花的马克思的深邃，还是飘着血腥的“铁与血”的信条，一旦越过阿尔

卑斯山口，深邃和力量，追随和崇拜，旋被阉割和变异。“共产主义被认为是贫困和绝望时期的产物”，“共分公有财产是财富匮乏的最好体现”，便成了意大利人检验是否贫困的不变信条；新的国家主义，在意大利完成统一以后，更具魅力。美梦在升华，野心在膨胀。

墨索里尼回到国内，正值国内征兵。他虽因流浪瑞士错过征兵期，但按意大利的法律，他仍应补服兵役。1905 年 1 日，他在著名的历史名城维罗纳参加了巴萨列里奥联队。墨索里尼很快就适应了紧张的训练生活。他的乖巧告诉他，激进，在保守的军官面前是不受欢迎的，他暗暗地收起那套社会党的主张，表面装得恭恭敬敬，循规蹈矩。即便是满腔的爱国热忱，也不能改变军官们对他的偏见和戒心。因为他作为一个曾在瑞士反对本国政府、受到缺席审判的叛逆者来说，已是妇孺皆知。

军队生活的节奏，虽然单调，没有流浪的自由与洒脱，但绝不会因饥饿而颠沛流离。1905 年 2 月，罗莎突然去世，又给他正趋于平静的生活，激起阵阵涟漪，也许是他想最后一次听母亲的教诲，打消了提前退役的念头，安

心地服役，直到1906年9月退役。

墨索里尼退伍以后，带着无所事事的空虚和失望，回到故乡。普雷达皮奥似乎还没有忘记这个流浪在外多年的灾星。这个灾星回乡以后，并没有和亚历山大住在一起，他很快就和一个已婚的女人鬼混在一起。作为年轻的"强硬的革命派"，许多社会党人都是仰慕不已，有不少女青年对他非常爱戴，在瑞士时的胡作非为给他带来的谥美之名，似乎成了他寻花问柳的护身符和免罪符。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他后来却说是在等待平民百姓接受他的革命道理。据说，他后来被传染上可怕的性病，可能就是这"几个月的等待"的副产品。

脱离了严肃的丘八生活，偏僻的地方乡村，再也无法给他提供严格的纪律，但这些乡村没有、也无需脱产的职业革命者，社会党人对这个"强硬的革命派"的崇拜，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教师的启示，使他又想起了那张已经发黄的师范学校的文凭，他就靠这张文凭，到靠近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山村，找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这次再回校园，在墨索里尼看来很不平常，这次他把教

师职业看得很神圣，他认为一个政治家首先必须是教师，因为教师最能把握年轻人的心理，而且可以更好地锻炼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墨索里尼平时在校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是经常地参加当地的社会党活动，他好像抱着对政治无限的热情去投入，他的狂热与执着，和他作为一个教师一点也不相称。在此期间，他把握年轻人心理和组织能力，并没有如他想象那样得到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倒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经常在社会党集会上发表演说，用激烈的言辞鼓吹他的极左的观点，抨击教权主义。所以，当地的警察曾多次地奉命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

20 世纪的前十年，欧洲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1902 年，三国同盟重新续订，本来这次续订只是针对法国，但在以后的几年内，法意双方，因在非洲的殖民利益得到部分协调而趋向对话，这样，在共同对法的三国同盟来说，意大利成了一个缺口，意大利在整个三国同盟中的地位，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本来，三国同盟在许多意大利人当中，就不得人心，人

们对其他的两个伙伴可能给意大利的帮助和义务，普遍表示怀疑。而就在这时，墨索里尼对奥地利统治之下的特兰托的归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和这个投机者的政治立场一样，让人眼花潦乱。早年的流浪，让他知道语言交流的重要性。为了很好地了解他所感兴趣的奥意关系，他开始利用教学之余，学习德语，但他的德语学的并不十分成功，只能阅读一些文章，但他很满足。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这种自以为是的德语水平，在和希特勒谈判时，会成为希特勒的笑料。

一年以后，墨索里尼带着对奥地利的神秘，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学校，前往奥地利，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开始他一生中的又一次流浪。

墨索里尼落脚于他感兴趣的特兰托，很快就找到一件他很感兴趣的工作——给特兰托的一家新闻报社当记者。不久，就因该报的编辑病死而得以荣升。在特兰托，比较有影响的报纸，只有《人民报》和他自己的报纸。《人民报》是意大利的著名爱国主义者，意大利统一时代的最后一个殉难者——契萨雷尔·巴蒂斯蒂创

办的。《人民报》经常猛烈地抨击奥地利的宗教势力，鼓动特兰托脱离奥地利。也许是基于民族主义，墨索里尼放弃了自己的报纸，改任《人民报》的助理编辑。强烈的政治倾向，肆意诽谤的文痞式文风，给奥地利当局充分的理由，把他驱逐出境。正是这次被驱逐出境，墨索里尼开始了通向政治的坎坷之路。

狂少墨索里尼两度流浪，几度惆怅，狮子般的野心，最终为蚊子所困扰。

政治上，墨索里尼靠小本生意发大财。用笔犁出的、用嘴吹出的权力之途，坎坷艰辛。

或许是克里奥女神特别垂青于这个朝三暮四的流浪汉，在奥地利帝国的七个月中，墨索里尼曾两度得益于当地的报纸。他抱着无限的兴趣和爱好，或者说是出于对政治弊病挑剔的快感，全心全意地干他的记者和编辑工作。这种挡不住的诱惑，锻炼了他犀利的笔锋、敏锐的思维和见风使舵的本领，所有的这些本领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越发趋向成熟。

墨索里尼在乳臭未干时加入社会党，但从他自己也不知道坚信何种信仰来看，他以前所谓的政治活动，充其量只不过是好玩和时髦、寻求刺激、发泄心中的妒世心理，没有任何目标和适当的方法与途径。

20 世纪初的前 10 年，意大利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和发达的美、德、英、法相比，仍有一段距离。阿尔卑斯山的雄踞，也无法抵挡五花八门的思潮和主义。况且本身就相对贫瘠与落后的土地也孕育着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到处游荡，被那些蜕化了的无产者阉割后的社会主义，一旦遇上亚平宁的贫瘠，就立即被移植和嫁接，变的更加温和而无力。自由主义大厦的崩溃、人们的迷乱，还难以一时让人们忘掉教权的权威和祈祷的虔诚。新世纪的欧罗巴在矛盾和不平衡中变得剑拔弩张，一些意大利人永远怀念古罗马的光荣与伟大。马志尼的"第三帝国"、焦贝蒂的"意大利的首要地位"的说法便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好代名词。实际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却无时不想把意大利的"英雄气概"，从渺小与贫困的生活现状中拯救

出来。

欧罗巴的激荡、意大利的萌动，都为记者的敏感、编辑的好奇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多种思想与主义的相互倾轧，也给墨索里尼提供了不止一次的选择与投其所好的良好契机，所有的这些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都被运用得得心应手。

墨索里尼在26岁时回到意大利，以往的一事无成与平淡无奇，现在的失落与不知所措，都使他对生活感到疲惫和困乏。

山历山大在爱妻罗莎去逝以后，也带着孩子离开了普雷达皮奥，在弗利开了一间很小的酒店。墨索里尼被当作“强硬的革命派”的“声誉”，早已为弗利所知。他在酒店帮忙之余，仍然研究政治经济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弗利的一位报摊主也慕名免费为他提供报纸。在弗利的许多社会党员都很崇拜墨索里尼，所以，不久他就被选为弗利社会党俱乐部的政治领袖，并兼该机关报《阶级斗争报》的主编，一直到1912年他担任新的职务为止。

墨索里尼对办报看来有特殊的才能，他认为，“报纸不是拿文字堆积起来的，报纸是党的

灵魂，党的标记”。他反对用不痛不痒的文字。他对手下的记者、编辑要求都很严：文章要尖锐泼辣，像闪电和炸药一样，要富于煽动性。因为好斗的言词、激烈的文风首先给人以震撼，在阵阵的苦楚之后才能有更深刻的反思。

早年的墨索里尼闯荡世界、研究世界的野心和雄心，早已被流浪的艰辛与惨淡打得如破絮飘零，现实的地位和职业又让他再次燃起改变世界、征服世界的欲望。他立图摒弃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最合理的内核——全人类的合作。他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仅在于为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可惜的是，这位闪光智慧灵光的犹太大胡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为无产阶级提供的思想武器，在他去逝后，也会成为这位野心家获取权力的敲门砖。

《阶级斗争报》只是一份4页的周刊，作为弗利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和许多宣扬鼓吹社会主义的其它刊物一样，命运多桀。这时在墨索里尼的庞杂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仍占据很大的思想成份。

《阶级斗争报》的办报作风很明显，就是对

任何反对思想或异端派别的攻击，不遗余力。墨索里尼对他们所反对的思想或异端派别的攻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或以人道主义，或以社会道德，最能蛊惑人心而又冠冕堂皇的是他的那套社会主义。

他认为古罗马的共和，只给意大利人以幻想的头脑和温柔敦厚的性格，而罗马帝国的强盛，却留给意大利人以光荣和骄傲、务实精神，这是与现在的议会制下的人们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反对议会制，在他的有限的历史知识中，搜肠刮肚，他把产生于英、法的议会制在意大利的出现当作是历史的悲剧。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只给意大利带来落后与野蛮，民主制度只是为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服务的。社会党人的革命精神不能指望充满“牧师、妓女和官僚”气息的议会来实现。

《阶级斗争报》反对政府穷兵黩武，用有限的收入去扩军备战。这一点，他当然不会知道几年以后，他又是一个极力鼓吹参战的好战者，否则他这时肯定不会如此卖力地反对政府的政策。

从小就厌恶礼拜事务的墨索里尼，这时利

用《阶级斗争报》，对教会的批评与攻击更是尖锐和辛辣，从"凶残的梵帝冈老狼"到那些被称为"凶恶的病菌"的神父，无不受到奚落，甚至被称为"万能的上帝"，也难免桃色事件之嫌。德意志的兴起与马丁·路德、西欧的再展雄风与卡尔文新教，都成为责骂罗马教会与意大利落后的绝好例证。更有甚者，他劝那些信奉基督教或者接受宗教婚礼仪式的社会党人自动退党，因为教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奴仆，以及教会的思想，已与他们的党所追求的目标格格不入。

墨索里尼凭着他的声誉和特有的魄力，对当地社会党进行改组，攻击社会党"保留派"并使之分化，特别是他主编的《阶级斗争报》，旗帜鲜明，立场比较坚定，而且很懂得把握读者的心理，所以发行量成倍的增长。弗利社会党俱乐部也因注入了"强硬的革命派"这个新鲜的血液，影响倍增，而墨索里尼本人也成为艾米利亚——罗马尼阿区的社会党著名活动家。

在墨索里尼任编辑的两年中——在奥地利流浪时选择的记者职业——已经逐步地崭露出他特殊的才能。政治上的初步成功，一方面是

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他的小家庭也不无关系。

墨索里尼1910年结婚，他的妻子雷契尔，是他父亲亚历山大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他们因两家的父亲是很要好的政治朋友，所以他们认识的很早。雷契尔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虽然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姑娘内在的纯朴，具有妻子的气质。她很爱他的才华，对他很倾心。她在生活上，耐心地、热诚地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但对丈夫的政治活动并不十分热情，这一点，以后随着墨索里尼逐步高升，更是这样。墨索里尼对雷契尔似乎没有她那样热情，他只把小家庭的平静当作他工作、参加政治活动的一种需要，不过他一生最钟爱的女儿艾达，被看作“快乐的种子”，倒是真的。

一战以前的欧洲舞台，多种派别粉墨登场。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貌合神离，大有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意大利虽早就参加了三国同盟，但同床异梦。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实力薄弱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力图在力量相匹敌的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随机应变，脚踏两只船，企图利用多国的矛

盾来实现本国的侵略扩张目的。

焦利蒂政府为了更好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做到游刃有余，曾设想：改变对内政策能增强国内实力。虽然政府给成年男子以选举权，但公共卫生、工伤事故、童工等社会立法并不能缓解工人、农民的饥饿。成倍增长的罢工工人，在19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对意大利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所有的这些都使得焦利蒂内阁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也许又是他的“善于从沉船中脱身的艺术”再一次延长他的政治生命，而这一次他选择了最传统而又最易被人识破的方法：用战争来转移人们的焦虑与不安。

蔚蓝的地中海，曾以她博大的情怀，哺育着欧罗巴的童年。新大陆的文明，从这里延伸；新世纪的猛烈搏斗，这里又变成了推广野蛮的逐鹿场。奥斯曼人的剽悍与傲慢也在与欧洲人的较量中，烟消云散。

企图在地中海称霸的意大利，一直觊觎北非的领土。但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都已为英、法捷足先登，只有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还处于蜕化的奥斯曼人的翼护

之下，正当英、法、德在这里彼此缠绵时，焦利蒂瞅准时机却充当了多情的第三者。

意大利国内国家主义者的极力鼓吹，让焦利蒂内阁感到发动战争是迫不急待。国家主义者的狂热与部分人民的沉默，在政府看来，它是进行战争的绝好条件。所以当政府获得英、法同意意大利获得的黎波里的暗示时，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1911 年 9 月 28 日，意大利向土耳其无端地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土耳其妨碍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自由企业行动”。要求土耳其立即停止这种行动，并“防止对于意大利军队的任何抵抗行为”。这种超常规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仍想保持强大的奥斯曼人所拒绝。于是，战争随即爆发。

意大利虽然很快打败了土耳其在的黎波里的少量军队，但却遭到了渴望独立的阿拉伯人的顽强抵抗，一直到 1912 年意、土缔结和约为止。土耳其被迫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意大利，意大利则将此二地恢复其旧有名称“利比亚”。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被证明：新殖民地只不过又为意大利的财政

部增添了一个包袱，而不是钱包。

如果说，墨索里尼在这时又一次扩大影响的话，那还得感谢他所反对的这场战争。因为他因参加反战运动被捕而再次誉满全国。

1911年9月，当焦利蒂政府在全国进行动员时，墨索里尼首起发难，他和社会党中的温和派以及革命派第一次联合起来反动政府进行战争。而在这之前，假若让墨索里尼和这个派别站在一起，那简直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他把从上到下支持战争的人骂个遍。他用那辛辣的手笔，把当时意大利国内的混乱、经济的停滞与焦利蒂无能，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尽心尽职的大臣，则被认为是没有主见、不懂政治的花瓶，任意摆弄；主张战争的报纸，则被认为是为了里拉的应声虫。他在《阶级斗争报纸》上连连发表文章，谴责国家主义者把意大利推向深渊，攻击国家主义者关于殖民地有利于意大利经济的发展的说法是“骗人的、过时的无稽之谈”。

巧舌如簧并没有能阻止政府发动战争，在墨索里尼一生中不变的性格——铤而走险，这时似乎又占了上风。

他从共产党左派的口中学到了一条他认为是“非常及时”的方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他做了许多极具煽动性的演说，鼓动民众反对战争，并和他的追随者一起策划暴动。

这时候在罗马尼阿省的许多地方，被鼓动的民众纷纷起来拆除铁路或堵塞道路，以阻止军队的调运。更有甚者，加里波第，这位意大利的民族英雄这时因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称赞，也不得安宁，他的墓碑被人推倒。这些极端的措施，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镇压手段，而墨索里尼作为策划者，理所当然地又一次被警察请入班房。

墨索里尼这次被请入班房，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带来不少益处。他雄辩的口才再一次证实他的才能，被说成是爱国的反战宣传对他的量刑起了一定的作用，五个月的徒刑虽然不长，但这种强迫性的闲暇生活却给了他许多自由思想的时间，他反思过去，并设计自己的未来，但他没有希特勒那样有计划，他一生多变的思想也无法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比。

5个月后，墨索里尼刑满出狱，他带着在

狱中设计好的未来，回到弗利社会党俱乐部，这次他更被当作“强硬的革命派”被他的党徒所吹捧，而且还传到外省。

墨索里尼在社会党内的真正崛起，是从他参加社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

《阶级斗争报》在罗马尼阿省的红火，弗利社会党也因墨索里尼而声誉大振，所以在出席1910年10月的意大利全国社会党年会时，罗马尼阿的代表就非他莫属了，他虽有早年流落与闯荡的经验，但在国内，而且为政治活动的远行，这还是第一次。

10月的米兰，秋阳的和暖已无法抵挡得住早晚的凉意，带着蜡质的白杨树叶在秋风中无可奈何地招摇，略带几分惆怅。墨索里尼这次到达米兰已不像上次那样的狼狈，但衣着的简陋、旅途的疲顿，都与米兰的安宁不相协调。

这次米兰年会，开始几天开得很平常，社会党的不同派别在会上都进行了充分地表演。大会进行一半时，这个不修边幅、稍有点秃顶的“强硬革命派”出现了，他并没有那些主持党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雍容尔雅的风度，他的充满火药味的演说把大会推向高潮，

他反对将普遍选举和社会改良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佳办法。他把这些右倾分子称为“焦利蒂的自由党联盟的附庸”，他讽刺、挖苦那些和资产阶级谈工会、合作社的人是“党的蛀虫”。他呼吁大会把这些“附庸”和“蛀虫”开除出党。他极左的口号得到欢迎，他提出的武装暴动也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也许是出于对社会党的失望，或者是出于野心，他曾于1911年4月决定退党单干，希望建立一个更新的、更加革命的党。但在反对政府进行征服利比亚的战争中，这些“更新的更加革命的党徒”并没有他想象那样起关键作用，而监狱中的最后反思使他彻底背叛了他自己，所以他1912年出狱后，他和当地的那些所谓更加革命的党员又重新加入社会党。

利比亚战争的胜利，人们从得到一块新的殖民地中感到欣慰，但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增加的财富，却不能掩盖工厂倒闭和商店破产的真正原因；“爱国主义者”的辩解也要求社会与政府通力合作，而这些是墨索里尼最担心的，所以从社会党改良主义者手中，把党权夺过来就成了当务之急了。

1912年，社会党在勒佐艾米利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墨索里尼焦虑不安而又踌躇满志地参加了大会。

他在会上又作了演说，其内容总是离不开把国内的灾难无限制的夸大。在那些听众木然的惊讶中，他要求大会开除那些渐进分子、主张议会解决而不赞成革命方法的人。右派首领比索拉蒂和博诺米是他的直接攻击对象。唯一的借口就是：声名显赫的社会党领袖公开为暗杀国王未遂一事向国王表示祝贺。热情而不失尖刻的演说使他大出风头，很多人把他当成全国的英雄，他果断的形象被与会的代表所认可，墨索里尼要求开除比索拉蒂，结果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从此，萎靡不振的右派失掉了势力，他和巴拉巴诺夫所属极左派取而代之，成了全党的领导集团。墨索里尼由于能言善辩，被推举为社会党党报《前进报》总编辑，从而掌握了社会党中央的舆论大权。这时墨索里尼刚刚28岁。

墨索里尼在政治上，靠小本生意发大财，用嘴吹出的、笔犁出的权力之途，坎坷艰辛。世无英雄，遂与竖子成名。

他曾经信奉过马克思，附和过列宁，也曾经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在出人头地之时，却背叛了自己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逐渐发生变化。社会沙文主义者抬头，各国的社会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蜕化了！堕落了！

意大利在利比亚战争胜利以后，国家主义和帝国的膨胀，预示着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已经衰落，最后从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变成了单个选区里的一些团体。快到而立之年的墨索里尼入主《前进报》，把他对自由主义的毫不妥协一并带入《前进报》。于是，一种新的力量加入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

墨索里尼接管《前进报》时，《前进报》并非是一份办得特别好的报纸，发行量也不大。他深感《前进报》已经被改良主义者践踏，他立即用办《阶级斗争报》的经验对《前进报》进行整治。那些改良主义的有名的记者，被毫不留情地辞掉，很自然，那些狂热的极端分子是倍受

青睐的，报社的几个编辑或助理编辑也被换成他认为是青一色的“社会主义者”。

《前进报》一变过去的作风，强调毫不让步地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他为了改变《前进报》的困境，以极大的热情去迎合下层人民群众。他再次施展他的拿手好戏，去夸大意大利人的贫困。恰好此时国内的部分落后地区的人民举行示威，抗议贫困的生活条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给墨索里尼制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前进报》立即进行连篇累牍地宣扬，给人们一种这样的印象：许多意大利人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

他自己亲自撰写社论，瞄准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分析政府的弊端、人民的贫困根源及解决办法，极力鼓吹暴力革命，进行所谓的“必要的血浴”，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以夺取“全部权力”。他把自己打扮成十足的救世主。这样，报纸的发行量骤增，社会党也初步改变了过去的萎靡，党员人数大量增加，墨索里尼本人也因在运动中创造了新的活力而比其他领导人声名显赫。

墨索里尼结婚以后，并没有和他的妻子雷

契尔住在一起，他每年只回家几次。就连他的女儿艾达出生时，墨索里尼也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守在临产的妻子身边。雷契尔和年老体弱的亚历山大一直住在弗利，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的雷契尔并不知道墨索里尼在外边的情况。

墨索里尼在接管《前进报》以后，立即选安奇列卡·巴拉巴诺夫担任《前进报》副主编。她和墨索里尼在1912年勒佐艾米利亚的社会党年会上，以同是革命派而出名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性格倔强，长相很一般。她写的文章尖刻而有深度，是墨索里尼工作上的绝好帮手。

墨索里尼也和其他的领导人一样，喜欢用女秘书或女帮手。在《前进报》编辑部供职的还有一位女性，她就是《前进报》的艺术批评家玛格丽特·萨法蒂。她是墨索里尼的忠实追随者，据说她是墨索里尼这个时期的情人。但实际上墨索里尼还和一个叫伊达的女人好过，并且还有一个孩子。要不是伊达母子后来被发迹的墨索里尼为了遮丑而关进疯人院，也许这段艳史还鲜为人知。

这些早年曾和墨索里尼共事并了解他的女

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安奇列卡最后成了他向上爬的牺牲品；萨法蒂后来由社会主义者也跟随他转成法西斯主义者，而且还为他写了一本“官方”传记。也许是她了解的东西太多，后来，墨索里尼为了迎合希特勒，在意大利也实行反犹太人法，萨法蒂也就成了这部法律的祭品了。更有甚者，他曾经追求而没有成功的一个女人，后来他当上独裁者以后，还派警察折磨她，警告她不要胡乱声张，并没收他给她的所有信件。

1912年，议会通过一个赋于人民以普通选举权的法案，那些曾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不配有选票的手”，一下子增加了两倍多。在1913年的意大利大选中，焦利蒂相信新增的选民肯定会因“突然降临的权力”而对他感恩戴德，但他这种无端的自信，在无法统一的政见面前，像美丽的肥皂泡，很快就自我破灭了。社会党人的势力膨胀，自由主义者的抱怨，让焦利蒂深感内疚和不安，他在政治上第一次品尝了“从沉船中无法脱身”的滋味。他无力回天，不光彩的辞职对失去的辉煌来说，只能说是一种无可奈何。

似乎是被夸大的苦难唤醒了意大利人的深沉的麻木，许多意大利人相信了那些曾被隐瞒的事实：四分之一的乡村没有邮局、南部的许多地方没有学校、不堪忍受的乡村交通、老掉牙的机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任何一处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在貌似平静的意大利激起巨澜。

社会党人，特别是墨索里尼入主《前进报》以后，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又多了一个更厉害的对头。扑朔迷离的政治宣传，普通老百姓大多处于困惑和迷茫之中。1914 年 3 月焦利蒂的辞职，对《前进报》来说又多了一个绝好的攻击素材；对迷茫的人群的觉醒来说又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极具传染性的罢工事件有增无减，利比亚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也持续增长，铁路工人的罢工又即在旦夕，这不仅让那些政治家们感到手足无措，而且，普通人民正在感到：救世主已经堕落了。

1914 年的欧罗巴，温存的面纱已无法掩盖四溢的杀机。为难以均衡的利益驱使，各国政府都在追腥逐臭。

落后、贫穷、瘦弱的意大利一直做着强盗

的梦。焦利蒂及以后的政府都进行意大利国力并不能负担的军备竞赛。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者的狂热，把“意大利地位”和“拯救意大利”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这时好像只有社会党和《前进报》是“头脑清醒”的，坚决反对意大利参战。不妥协地坚持革命主张的《前进报》，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反对战争，鼓动人民作好一切准备，迎接“伟大的革命”。

1914年6月初，是墨索里尼最失望的时刻，因为，他认为这是意大利革命的伟大时刻已经提前到来，被称为“红色流血周”的事件转眼即逝，他没有把握住。

6月初，意大利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在安科纳边区的人民群众组织了反军国主义的集会，被政府派兵驱散，造成了严重的流血冲突，3个工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接着，马尔凯和罗马尼阿两区的工人自发举行总罢工，以示声援。内外交困的意大利政府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政策，结果使罢工很快地转为起义，有些地方建立了“共和国”，另一些地方士兵被包围在兵营内。公众的神经在紧张中度过了让人兴奋的一周，然而，数百人的死伤，

数千人的被捕，并没有给意大利革命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这场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运动失败以后，墨索里尼大失所望。运动本身大大地超过他原来的设想，“只要有一百人被警察杀害，革命的伟大时刻就可能到来”。他无法想象他以前鼓吹的极端偏激的观点，是多么不堪一击。他也无法想象以前他所期望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多么渺茫。但仅值得他欣慰的是：“六月流血周”以后，政府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趋向保守，这一点，他当然看作是他长时间宣传的结果。

一战爆发前后，墨索里尼的思想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虽然对本国的无产阶级不再寄以希望，但藕断丝连，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报以奢望。这时的社会党仍然强烈反对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在《前进报》上说：“意大利最大的责任，在于缩小战争的范围，所以要绝对中立，不做德奥的走狗。”他说“干涉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并仍号召无产阶级应起来革命，不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战争爆发以后，意大利保持中立，并在两

个集团之间讲条件，想捞取好处。英、法两国都很机智地赞同意大利保持中立。而继焦利蒂之后的萨朗德拉政府，利用已名存实亡的三国同盟条约来尽量地获取好处，即利用表面上还算是伙伴的关系，作最后一次努力，因为盟约所包含的条款中明确地规定：如果奥地利在巴尔干得到任何领土，意大利就应得到同等的补偿。似乎萨朗德拉政府也知道背信弃义的尴尬，所以意大利外交部在送给维也纳的照会中，也只提到一直被奥地利占据的意大利领土——特兰托。奥地利政府似乎也想刺激一下意大利人，毫不礼貌地给以拒绝。

战争进行了4个多月，双方的胶着状态，使墨索里尼举棋不定，他的态度开始与社会党中央发生矛盾。他最失望的是：各国的社会党员都在为“保卫祖国”而尽心尽力，并没有起来反抗本国的统治者，进行革命。为此，他也改变了他对意大利社会党员的要求。这一点，在他的一篇题为《从绝对中立到积极有效的中立》的文章中反映的特别明显，他主张意大利应该加强战备，他认为并不是一切战争都应反对，战争的积极因素也可以转化为革命的动力。这

一怪论的突然出现，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其他社会党领导人大吃一惊。

墨索里尼的突然变化，与社会党的和平主义立场，格格不入，为此，他受到了社会党许多人的攻击。他利用国人对奥地利占据特兰托的不满情绪，大肆鼓吹意大利参加英、法作战，夺取被蹂躏的土地。

1914 年 10 月，他参加在米兰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他公开要求参战的演说，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虽然把战争看作是历史车轮转动的原动力，把特兰托的回归描绘的轻而易举，但愤怒的人群仍然用一片嘘声不时地打断他的演说。

没人理睬的无奈，无法被认可的绝望，都让这位曾被认为是英雄的强硬的革命派感到怒不可遏。他不顾领导人的身分，随即把桌上的水瓶摔得粉碎，以示决裂，似乎有点歇斯底里。10 月 20 日，他被撤销编辑职务。不久，他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继续煽动战争，最后于 11 月 24 日被开除出党。

一颗射向斐迪南的子弹，却射中了巴尔干火药桶。英德领衔，对唱“独角戏”。意大利旁观徘徊，充当“跑龙套”的角色

世纪之交的激荡，总是赋于人们的无限的想象与遐思。太阳神的匆匆前行，并没有把某一天划归旧世纪，还是新世纪。但人们在心理上却总是把新世纪的曙光，看得是如此如此地神圣。人们渴望旧的在新世纪里变化，落后的能在新世纪里变得生机盎然，本来就先进的也希望在新时代里更上一层楼。但是，19世纪末的刀光剑影，在20世纪的新机体中，并没有发现有平息的基因。被人们寄以厚望的遗传信息紊乱了，世界在失衡！

由于技术装备的落后和资本的大量输出，日不落帝国衰落了；日耳曼人带着蛮族征服欧洲的最原始的野性，雄心勃勃、如饥似渴地吸收最新的科技成就，大规模地采取极具生命力的垄断组织形式，向新兴的工业部门大量投资。世界倾斜了，美利坚、德意志的崛起，也掘起了英、法不愿放弃的稳固的交椅。英吉利人

的傲慢与偏见连同失去的"世界市场"烟消云散了。

失去的，心在流血；得到的，变本加厉。"德意志人把领土让给这个邻邦，把海洋让给那个邻邦……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己要求在阳光的地位"。野心代替了雄心，征服代替了梦想中的渴望。

为了对付德国这个最可怕的对手，英国不得不放弃了孤芳自赏的"光荣孤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从此，共同的利益被视为神圣。昔日的宿敌，变成了朋友，也许他们中间都还存有戒心，但聪明的政治家却可以用"真诚的协约"来装点门面。英、法的接近，意味着英国开始靠拢法、俄集团。"我们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成了彼此结盟的最佳信条。同盟间的对抗形成了。

20 世纪初，世界变热了！贫穷与落后变成了彼此争夺的宝藏。摩洛哥、利比亚、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诸国，这些环地中海的肥肉，再次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两大集团对抗形成以后，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迭宕起伏：

1905 至 1906 年和 1911 年两次摩洛哥危

机，德、法、英三国弯弓盘马；1908 至 1909 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受辱，俄、奥交恶；1911 年至 1912 年，意、土战争，意大利称雄利比亚；意、土硝烟未散，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宣战；1913 年，巴尔干同盟同室操戈，烽烟再起，列强染指。这样，本来就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装满了烈性炸药。

1914 年 6 月，奥匈帝国为了显示其强大，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的假想敌被公开地确定为塞尔维亚人。导火索，伸向火药桶，一触即发。

28 日，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以特有的风和日丽，迎接奥匈帝国的贵宾。奥地利皇储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携同妻子，耀武扬威地检阅完军事演习以后，又应邀访问萨拉热窝。斐迪南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的统治，同时给反奥的塞尔维亚施加压力，这样，激怒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仪式完毕，斐迪南夫妇趾高气扬，乘车返回寓所。当车驶到街头转弯处时，放慢速度。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黑手党”成员普林

齐普趁车减速，开枪打死了斐迪南夫妇。一颗射向斐迪南的子弹，却射中了巴尔干火药桶。萨拉热窝刺杀事件，成了火药桶的导火线。

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的实力得到很大增强，为此，塞尔维亚想领衔组成“南部斯拉夫国家”，因而遭到奥国忌恨，特别是奥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斯拉夫人，想回归斯拉夫国家，更使奥匈帝国恼火。

斐迪南被刺以后，德皇威廉二世闻讯，立刻疯狂叫嚷：“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也叫嚣：“现在到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候了。”紧接着就是一个月紧张的幕后外交：奥匈帝国得到德国的支持，正磨刀霍霍，塞尔维亚有法、俄撑腰，也招兵买马。英国摇旗呐喊，意大利则驻足观望。一时间，欧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7 月 23 日，奥匈帝国有恃无恐，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极为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禁止报纸、学校及群众团体的一切反奥运动，对反对奥地利的一切文武官员就地免职，由奥匈帝国派人参加会审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并限定在四十八小时内给予答复。塞尔维亚于

25日按期作了答复，除了奥方派人参加会审一项作了若干保留外，其他基本上接受了奥方的要求。但是奥匈帝国认为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并立即命令驻塞尔维亚大使撤离贝尔格莱德，奥、塞断绝了外交关系。

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7月30日，俄国下了全国总动员令，8月1日，德、法两国几乎同时下动员令。同一天，德国借口俄国拒绝取消动员令而对俄国正式宣战。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并入侵比利时(通过比境进攻法国北部)。8月4日夜，英国借口德国进攻中立国比利时而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这样，一场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大战爆发以后，意大利并没有按照同盟条款去履行义务。因为意大利政府对同盟条款受到蔑视正感到高兴。他们很感谢奥匈帝国没有通知意大利，也没有同它商量。德、奥对塞尔维亚宣战，意大利就没权宣布中立。按同盟条款，既然德、奥没和意大利商量，意大利就可以不参与战争。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借口而已。因为这时意大利国内正是散沙一

盘。

战争因塞尔维亚问题而爆发，这是意大利所没有料想到的，也是不愿看到的。巴尔干半岛作为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共同的利益范围，加之原来的特兰托归属问题，两国关系变得特别微妙，而法国和意大利在前几年的眉来眼去，又为意大利寻求退路搭好了跳板。意大利萨朗德拉政府不能立即参战也有他自己的苦衷，意大利在利比亚战争中所暴露出的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严重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军队必需的交通运输工具极端缺乏，冬季作战所需的棉衣也不齐全，更不用说对可能出国作战的其他准备。另外，萨朗德拉政府还面临着说服国人参战的困难，政府以前一致极力鼓吹的“和平与中立”，在人们的脑海里似乎已经形成顽固的定势。干涉就意味着意大利人将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是否值得，人们一时还难以作出决定，因为国内的“中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争吵，还尚未见分晓。除此以外，意大利人的首鼠两端，也不会在战争胜负未定的情况下贸然行事。

战争爆发以后，意大利的国内主要的政治

力量立即分成两派：中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实际上，这两派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不同的同盟利益。以保守党、天主教党、许多自由党人为核心的中立主义者，以及那些依靠德国资本的企业家集团和信仰焦利蒂主张的人，都极为赞成意大利保持中立，它们在战争初期占优势；但随着战争的不断进展，干涉主义者的势力不断增强，这些亲法分子、共和党人和墨索里尼领导的一部分社会党人在对奥地利要求领土的外交失败以后，他们的呼声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两个派别的分歧在议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中立派在众议院的势力比较强大，他们害怕灾难，不信任军队，但全国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同情协约国，特别是“革命行动法西斯”成立以后，他们的过激行动使这些反战的议员软弱了，妥协了。这样，意大利政府的态度最终也就十分明确了。

1914年10月20日，墨索里尼因主张参战被社会党中央撤销了《前进报》主编以后，他不仅失去了得以养生糊口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自由表达思想”的喉舌。失业的无可奈何、遭人唾弃的尴尬，都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他决心自己再办一份报纸，在不到一月的紧张筹划以后，《意大利人民报》于11月15日在米兰对社会发出了第一声啼叫。

据墨索里尼声称，《意大利人民报》是一份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他再次追求发迹的工具而已。从开始创办时起，他就开始接受那些他以前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阶级的赞助，他的一些政敌都攻击他，说他接受了英、法、俄等协约国的赞助，为此，政府还组织过一个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并非如此。不过，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民报》接受许多亲英、法的企业家的大量金钱倒是事实。否则，《意大利人民报》也不可能在20多天里就可以发行。

《意大利人民报》一创刊，立即以极端的好战面目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因为这些提供金钱的大工业家，军火制造商和土地经营者，都想从意大利的参战中捞取许多好处。《意大利人民报》的好战鼓吹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也非常合乎他们的口味。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刚脱离社会党，因主张参战而被社会党开除的余痛，更使墨索里尼十分激烈地仇视社

会党。在他的叛逆性格中，他更加高唱战争的赞歌。不过更聪明的是，他改变了过去常为人反对的做法。他用一些最有力度的话去触击意大利人深埋的灵魂。正如他最喜欢引用的两句格言就是：布朗基的“谁有铁，谁就有面包”，和拿破仑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必须要有刀枪去维持”。

墨索里尼知道，刚创立的《意大利人民报》呼喊的“战争”、“战争”的口号，是无法掩盖“中立主义者”在议会中的窃窃私语。但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墨索里尼也知道应该怎么办，凭着他做记者的洞察社会的理解力和做编辑的辨别社会舆论的本领，满足不同读者的心理要求，就成了他争取读者的最有效的办法。而这一做法，正是他的“不需要让群众懂得为什么，只需要让他们相信就足够了”的信条的具体应用。

读者是上帝，民主温存的面纱正好掩盖了舆论影响政府政策的表面虚假。墨索里尼作为一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办报人，他深知美丽的谎言借助报端的权威也会变成真理。

他虽脱离了社会党，但他对社会党人所说

的“革命”、“社会主义”也不比以前少；他对爱国主义者许诺，意大利参战，只和从奥地利夺回特兰托和的里亚斯特发生联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虔诚地向帝国主义者承认他在反对利比亚战争时犯下的错误，他对和平主义者的许诺也是最为动人的：意大利参战是为了制止战争，参战是为了解放被统治民族……。

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满足，不同的人的共同要求形成共同的社会舆论。战争的狂飙再起，意大利社会沸腾了。

米兰、罗马、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等地的主战者甚至发生了骚乱，焦利蒂的反战案马上被否决，同情英、法的萨朗德拉再次组阁，舆论的力量在膨胀，舆论的作用被证实。

新组阁的萨朗德拉政府，刚刚摆脱前任政府的中立主义情绪，在国人好战的激昂中变得羞羞答答。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和法国大体相当的人力，以及较大数量的陆海军，再次成为两大集团之间争取的对象。但由于战争爆发前，奥、德两国对意外交上的失误，这颗重要的砝码，明显地倾向协约国集团，但一线的希望也要争取，于是德、奥和英、法对意

大利的秘密谈判开始了。

1915年3月，奥匈帝国迫于形势和德国的压力，不得不忍痛割爱，而且对意大利所作出的要求也有所降低：只要意大利继续保持中立原则，意大利则有机会分享奥匈王室的领地。也许是意大利不相信奥地利人会吐出到嘴的肥肉，而且不能兑现的诺言，在英、法加倍的诱惑下，更加失去魅力。

英国人的“大度”，法国人的“慷慨”，凡是意大利所想得到的英、法都给以满足：意大利将得到它梦寐以求的特兰托，勃伦纳山口的一个国防边疆，的里亚斯特、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部分和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权以及亚得里亚海的一些岛屿。更有甚者，意大利将可能同英法分享因战争成果扩大所获得的利益。这个条约或许是意大利外交史上的空前成果，外交家的虚伪和外交词令的闪烁其词，很快就让意大利成功地退出三国同盟。

1915年5月24日，意大利对奥地利正式宣战。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的参战是他的功劳，而且还冠以美名：法西斯革命的起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充满了水份和炫耀的。

“法西斯”！生于不义，长于不义。墨索里尼鸠居“法西斯”，喧宾夺主。意大利参战，未得甘果，却得苦果

鸠鸟不巢，常寄于雀。

意大利参战之前，意大利国内的主战派主要分为三派：

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主要以著名诗人邓南遮为首，他们的口号是“为了战争”，目标是被奥地利占领的特兰托和的里亚斯特等地。邓南遮的作用就是在意大利民众紧张的兴奋和疯狂的热情中，用诗的语言去卖弄其演讲才能，刺激意大利民众的“爱国”激情，直至狂热。

中间主战派，是一些为了意大利实现民主的社会党改良派，他们的愿望是想通过意大利参加战争，以消除意大利国内的社会痈疽。

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的是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马志尼派、共和党左翼和社会党的所谓“革命派”在内的左翼主战派；他们的目的和口号最有蛊惑性——“进行革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行动队也是左翼主战派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西斯革命行动队的前身是国际干涉行动法西斯，“国际干涉行动法西斯”正式于1914年10月5日在米兰创立，其目的是为了促使意大利参战。作为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第一个组织形式，它的创始人并不是后来的被誉为法西斯鼻祖的墨索里尼。

早在此之前，一些不满意大利社会党温和政策的左翼主战派，纷纷退党，组成第一个法西斯棒喝团。其领导者之一米凯尔·比昂基后来成为墨索里尼的亲信。1914年12月，墨索里尼被社会党中央开除以后创办《意大利人民报》，成为极端主战派，和棒喝团的主张取得了一致。由于他以前在社会党以及社会上的地位和声誉，棒喝团请他起草了宣言，并加入其组织，后来他又逐渐地接纳了这些早期的法西斯组织。这一点，在他当政以后没有人敢重提这段历史的。

实际上，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充满暴力因素是早已有之。只不过过去的举棋不定，现在是有了实践的组织基础罢了。

棒喝团组建初期，它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性和主张暴力的野蛮性并不为社会认可，成员很少，到 1914 年 12 月成立“革命行动队”时，人数才有所增加，到 1915 年意大利参战之前，全国各地参加行动队的有 105 个地方组织，约 9 000 余人。他们公开收集枪支，搞暗杀恐怖活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试图通过自己的那套所谓“革命”去促使国王下令参战。

意大利参战，是协约国外交欺骗的胜利。墨索里尼认为这是上帝赋予的契机，是“意大利成为一个大国所受的洗礼”。但实际上，意大利的参战，只是给那些个人主义者一次表现的机会。伊曼纽尔国王的宣战令，令那些主战分子欢呼雀跃，他们的热情似乎是在庆祝胜利而不是欢呼参战，紧接着的就是各处设立兵站，征召自愿服役的参战分子。

战争爆发后，要求参战的最大呼吁者墨索里尼也报名要求参军。但他因曾是社会党著名领导人，军队对他这样声誉较高的危险的革命分子并不感兴趣。墨索里尼没有被征录。因他害怕别人指责他逃避战争，所以在 7 月 26 日，他给一位主张参战的众议员朋友写了一封信，再次要求参军。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宣战已有

两个多月了，我一直盼望入伍，但军队拒绝我，现在，成千上万的主战派得以履行义务，志愿报名参加了军队，而我——墨索里尼却未能如愿，也许大家都在看着我，这样有损于主战派的声誉。信中他还写道：为了摆脱这一窘境，难道真想逼我离开祖国去法国应征入伍吗？

也许是这封信的“情真意切”感动了他这位朋友。在朋友的帮助下，墨索里尼于9月13日离开了《意大利人民报》，应征到第11特种步兵团，即名震全国的伯萨利尼联队，在第5中队当一名士兵。

墨索里尼入伍以后，经过短期的战前训练就开赴前线了。前线的实际情况也让这位撒谎者真正地品尝到受骗的滋味：持久的阵地战掩破他“加里波第式”的速胜梦幻——军队装备很差，并且没有什么准备，士兵的素质低下；让人无法相信，连像样的军用地图也很奇缺。

墨索里尼在战争中表现的很不错，这一点，和另外的那个独裁者——希特勒一样，作战都很勇敢，并不像他的政敌所说的那样。他曾参加过几次大的战斗，如加索、伊松佐河和阿尔卑斯山的战役，另外还到过法国的边界去

作过战。他的勇敢得到同伴的称赞，不久晋升为下士，和希特勒一样拥有的“最高”军衔，但他还是没有希特勒走运，希特勒多少还得到一枚一直到死还挂在胸前的铁十字勋章，而墨索里尼却没有。在一战中，这两个敌对的未来独裁者的经历是如此相似，在以后他们又成为彼此的崇拜者，历史确实就这样在捉弄着人们。

墨索里尼虽然身在战场，但他仍然忘不了后方这时应该干些什么，他经常利用战斗间隙为一些报纸写时事短评。他说过，我们现在处于两面夹攻的状态，一面是前线敌国的对手，另一面是后方国内的意志薄弱者。这也难怪墨索里尼在前线总共呆有一年多时间。1917 年 2 月 22 日，他在一次训练中负重伤，先后做了 20 多次手术，取出了大大小小 40 多块弹片。由于无法恢复原来的体力，他不得不退伍，回到米兰。

墨索里尼入伍时，把《意大利人民报》交给他的朋友弗尔科，墨索里尼退伍以后，回到米兰继续从事报社工作。战时整个社会经济军事化，加之弗尔科的办报不力，《意大利人民报》暂时失去了以前的锋芒。这时，墨索里尼所面

对的首要任务倒不是立即重振《意大利人民报》，因为这时在议会内，以原政府总理焦利蒂为首的中立主义者又高唱起意大利应退出战争的高调，社会对战争的看法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正是墨索里尼在战壕里最担心的事。所以他把这当作是“真正的敌人”。紧接着，他开始对这些“真正的敌人”发起了攻击。他把此时战场出现的意大利的不利局面，全部归结于政府的腐败、将军的无能，没有“团结一致”去争取胜利。

为了显示他的革命性和彻底性，他声称自己的报纸不再是“社会党人的报纸”。实际上，正是这次参战后的转变，在他思想的深层次中，才开始逐渐地向法西斯主义演变。

意大利参战以后，暂时地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格局，德奥同盟国多线作战，并在多线的奔波中疲于奔命。美利坚人总比凯撒的后代多一点狡黠和无比的耐心，表面上不折不扣的“中立”，实际上隐含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简单的哲理。还是威尔逊总统比较直快：“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

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触及美国人的利益。1917年1月，德国外交部指示驻墨西哥公使诱使墨西哥结盟反美败露，后院起火的危机触发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协约国集团的实力再度膨胀，但这个效果，在当时并没有给意大利立即带去好运。而在此之前，俄国二月革命的旋风，不但让俄国人内外交困，而且对西线和南线的协约国军队，反而增加了新的军事压力，意大利苦不堪言。

1917年的战事对意大利很不利。意大利总司令卡多纳将军是个很好的战争组织者，但由于意大利在军事上的准备十分薄弱，协约国的统一部署，在意大利的前线，很难得到完全地贯彻执行。过去一年内的战争考验已经验证了意大利军队的真正"战斗力"。而俄国的溃败使奥地利腾出充分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意大利前线作战。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西线的陆战也互有进退，战局也呈现出僵持状态，德军修建了"兴登堡防线"，企图以此固守，腾出兵力和奥地利合力解决南线战事。

1917年5月间，提前来临的夏季把战火连天的欧洲大地炙烤的格外炎热。恐怖的拉锯战在意奥边境地区展开。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意大利在8月份动用了50多个师的兵力对伊松佐河东岸的高原地区发起了总攻，但高原的地形对拼命进攻的意大利军队十分不利，因此意军的进军十分缓慢而且伤亡很大。为了挡住意军的进攻，德奥联军也配备了强大的炮兵，在10月23日夜，对意军阵地发起了突然攻击。强大的炮火和芥子气的弥漫，意军的防御工事和后方交通联络线顷刻间瓦解，紧接着就是十五个步兵师组成的多层梯队层层推进，苦心经营几个月的伊松佐河东岸地区，所有的工事和重炮均成为德奥联军的战利品。接着，德奥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意军穷追不舍，并于10月24日攻下卡波雷托，直取重要交通枢纽乌迪内。这就是一战中著名的卡波雷托战役，由于意军中许多士兵的厌战，加之指挥者的一些失误，从而导致意军全线崩溃，意军死伤被俘人数达40多万人。

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使意军的战线向西后退了100多公里。政府为此引咎辞职，奥兰

多重新组阁，卡多纳被解职，改任阿芒多·迪亚兹为总司令。但这仍无法掩盖意大利国内的震惊，举国上下，一片哀鸣。墨索里尼的妹妹艾德维吉在《我的哥哥贝尼托》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我的哥哥整天灰心丧气，他苦苦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所在。……在10月底和11月初的日子里，卡波雷托战役的惨败一直索绕着他，使他惆怅不已。"他把失败的最后原因归结为俄军的背信弃义和国内的不团结一致。而这两点，他作为一个报人，所能做的努力，最多不过是再次地摇旗呐喊，尽其所能地提高士气，企图鼓动全国上下各种力量团结一致。

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意大利的盟国很快就看出了意大利的困难重重，于是协约国集团派遣了6个法国师和5个英国师到意大利前线来支援意军，但等英法联军达到意大利前线时，意军已奇迹般地挡住了德奥联军的猛烈进攻，并稳住了阵地，实际上英法军队只给意大利人起了心理上的作用。

在此之后，令人兴奋的胜利接踵而至。在皮亚韦河畔的激战中，29个师的意大利军成功地阻止了德奥50个师的轮番进攻；1918年，奥

地利在皮亚韦河畔的最后一次春季反攻中，也前功尽弃，并在10月底的威尼托大战中再次败北，意大利才得以雪卡波雷托之耻。1918年11月4日，意军最后攻占了梦寐以求的特兰托和的里亚斯特，奥地利投降休战。

9月末，德军"兴登堡防线"被突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起义。德皇威廉二世内外交困，只好退位出逃，宣布投降。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中，在协约国统帅福煦元帅的行军列车上，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样，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同盟国的失败宣告结束。

火山口上的分赃，意大利只得到残缺不全的和平，美丽的诺言无法兑现"大意大利之梦"，墨索里尼两面失望

血与火的洗礼，荡激着欧洲大陆，山河依旧，却破絮飘零。阿尔卑斯山的雄踞，依旧支撑着欧罗巴的天空，多瑙河多情的静谧中，已经很难再次找到往日的安宁和欣欣向荣。潘多拉的盒子再次煎熬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人，

还是这里的人，土地，还是这里的土地，但命运的坎坷与悲欢，又有谁能主宰？

战争，撕破了欧洲原有的版图；战争，打掉了世袭几百年的王冠；战争，改变了欧洲原色的单调。德国吐出了俾斯麦吞下去的肥肉，奥匈帝国被肢解，奥斯曼人也最后缩回了伸向欧洲的手。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都在隆隆的炮声中，寿终正寝了。十月革命的曙光映红了欧洲的半边天，在单调的帏幕下显示出新世纪的生机。波兰，也在三次被瓜分的劫难中，重见天日。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一系列国家的出现，也给战后欧洲的国际舞台，增添了新的星座。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胜者为王，败则寇”。

战前，山姆大叔瘦弱清贫，经济危机的煎熬，使他无力支撑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因此，它宣布中立，凭着中立的地位，从交战双方捞取经济实惠。战争，逆转了美国的经济：从战前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并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财大气就粗，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

促使美国提出夺取战后世界领导权的计划。总统威尔逊的政治哲学更是露骨："权利比和平更为珍贵。"

英国，是这场大战的胜利者之一，但战争的胜利却带来了英国的元气大伤，英国陷入了财政恐慌之中，10 亿英镑的国外资产被迫变卖，并向美国借了 44 亿美元的债务。盘踞海上 250 年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虽然，英国是战胜国中获取战利品最多的国家，但失去的和得到的不平衡，迫使英国不得不再次实行欧洲大陆均衡政策：不愿过分削弱德国，更不愿法国强大，以便从德、法对抗中谋取实利。

法国，在战后成了头等陆军强国。由于战争主要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法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2 000 多亿法郎的物质损失，把法国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一个高借贷者，40 亿美元的外债更加难以缓解一时经济凋弊的困境。但百足巨虫，死而不僵。因此，法国想极力削弱德国，使之不再能与它抗衡。

体质瘦弱却做着强盗美梦的意大利，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境况更加悲惨，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四起，其状

况与战败的德国相差无几，可能唯一的差别就是意大利曾经选择了协约国集团而成为战胜国。70多万人在战争中伤亡，460多亿里拉的巨额战费，使得战后国内经济恢复步履艰难。俄国十月革命的余波一直冲击到了亚平宁半岛，工人运动、社会党人的革命，声势浩大，米兰、都灵、热那亚地区的工人运动已经提出了“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口号。但社会的动荡与巴黎和会的筹备相比，在那些政治家的眼里，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正是这点可怜的疏忽，为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仍是政治，残酷的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最终的解决，还得坐在谈判桌前。

1919年1月18日，巴黎。

凛冽的寒风与巴黎的喧闹一点也不相称，凡尔赛宫的静穆与富丽堂皇，等待着蜂涌而来的政客。美、英、法、意、日等27个国家的70多名代表，带着不同的目的涌向凡尔赛宫。48年前的1月18日，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正是在这座宫殿的镜厅里，德意志帝国诞生了。今非

昔比，镜厅的摆设，或许是作为一种无情、辛辣的讽刺，一切如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法国总统普恩加勒成了这里的主人。正是这位东道主，正是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在无情地嘲弄战败的德国。

巴黎和会由78岁高龄的“倒阁神手”克里孟梭主持，会上虽有27国代表参加，但实际上，美、法、英、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四巨头会议”，却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上出尽了风头。他学者的风度，外交家的圆滑，加上“第一流”的资产阶级“滑头政客”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左右逢源，使得喜欢耍小聪明的矮个子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相形见拙了。意大利在战争初期的脚踏两只船，讨价还价，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让人小瞧。因此，奥兰多只不过是“四巨头会议”中的配角而已。

巴黎和会上，各战胜国都野心勃勃，各怀鬼胎：

美国总统威尔逊早在1月8号，就抛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企图作为解决战后纠纷的基本纲领。但实际上，“拆除经济壁垒”、“海上

航行自由”、“公正地处置殖民地”以及“建立国联”只不过是幌子，正如当时美国的一位评论家说，美国的参战不是为了“拯救民主”，而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在于“反对任何强国的出现”。法国在历史上曾两次遭到德国的入侵，为了让法国免遭更多的不幸，克里孟梭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瓜分其殖民地，在东欧建立一系列亲法的小协约国，并在经济上、军事上彻底摧垮德国。劳合·乔治凭着英国的实力和战胜国的有利地位，企图独占已经到手的原德国殖民地，尽量扩大“日不落帝国”的版图，利用美法矛盾、德法对抗来牵制、控制欧洲大陆。

实际上，奥兰多在和会上提出的贪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英法早就规定好了的。如果说，英法不失信的话，那么意大利在参战之前和英法签订的《伦敦密约》，这时应该生效。奥兰多也许没有忘掉这一点，所以他向和会提出的，也基本上在密约应许的范围内。具体地说就是：除了条约中意大利一心想得到的以外，还包括独占亚得里亚海，要求得到通向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基地——阜姆港。

美国人对欧洲事务的过多干预，引起了意

大利和法国的不满，特别是在讨论意大利的利益时，美国人的说三道四，更加引起意大利的强烈不满。对于意大利来说，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不能与美、英、法相匹敌。加之，在巴黎和会召开以前，奥兰多政府也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去处理国内外的复杂事务和和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等奥兰多和外交大臣桑尼诺男爵到巴黎以后，意大利人的尴尬局面和不利地位，就很明显了。

意大利人在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协约国的赞赏，70多万人的死伤，反被讥笑为意大利人不会打战。当然，奥兰多的拂袖离开会场，也并没有吓住其他人，忍气吞声的回到会场，只能说明意大利的无足轻重。

经过几个月的争吵撕咬、唇枪舌战，最后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妥协。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塞宫降下了巴黎和会的帏幕。对于《凡尔赛和约》，各国是哭的哭、笑的笑。英国人获得了2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法国人也增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并且两国将取得德赔款的大部分和对国

联的控制权。而美国人在巴黎和会上并没有取得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其他权益，十分不满，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完全暴露美国人的嘴脸。

意大利在战争爆发时，正是抱着建立一个“大意大利帝国”的美梦参战的，战后分赃的结果和原来的梦想大相径庭，这一点是奥兰多和国内的战争狂们没有想到的。在和会上，没有人对意大利冗长的主权要求备忘录感兴趣，当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大失所望。巴黎和会，没有带给意大利什么好处，幸亏，在这时奥兰多内阁垮台，尼蒂接管政府，任用蒂尼托为外交大臣，才在以后的谈判中，为意大利取得一点心理上的平衡。

1919年9月10日，在巴黎附近的圣日尔曼，意大利同奥地利签订了对奥和约，意大利得到了它垂涎已久的北部勃伦纳山口边界；1920年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拉巴洛条约，意大利取得了南的罗尔、的里亚斯特、伊斯特里亚和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在和英法解决利比亚问题时，法国“让给”意大利一系列泉水和绿洲，英国也慷慨地“让”出朱巴兰的一块地方。虽

然，意大利所分得10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绝大部分是沙漠，也难圆“大意大利”之梦。所以，在意大利国内，意大利被愚弄、欺骗的说法非常流行。许多人都认识到：在未来的世界事务中，只有意大利强大到能独立采取行动时，意大利才能支配世界。

一战结束后的几年，是意大利整个社会最动荡不安的几年，整个社会经济几乎停止了运转。战时，大部分民用工业改成生产军火，战后的军工企业也多数陷于停顿，并纷纷裁减工人，原来的工业生产大都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大大衰退。许多复员的军人，带着对战争结果的不满，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农民的破产，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贫困在积累，革命运动在高涨。

十月革命，红色地震！其深沉的威力，很快就波及到苦难重重的亚平宁半岛，工人看到了希望，总同盟罢工不断地进行。工人的政治热情很高，工会一旦接到通知或倡议，就立即举行罢工。米兰和都灵等地的工人发动了夺取工厂运动。工人们占领工厂，直接组织生产和

分配，并建立自己的武装赤卫队来保卫工厂。革命运动在意大利蓬勃兴起了。

工人运动的来潮，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但这时的社会党却蜕化了，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和战斗性。社会党原来的重要地位，在战争期间受到一些损失，社会党反对参战，对于意大利最终参战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失败；战时，社会党对提高工人工资作了一点努力，但不时暴露出的失败主义情绪，却常常为国内的好战者反对。墨索里尼就指责社会党是“民族的败类”、“内部的敌人”。

意大利社会党在创立之初，就掺杂着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成份。实际上，它只能算是意大利众多的党派中的一个中派类政党。“第一国际”的革命性和“第二国际”后期的机会主义性，都给这政党留下了深深烙印，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却奉行着机会主义的政策。或许是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高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道扬镳，对意大利社会党来说，似乎是一种暗示。于是，社会党也发生分裂。

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实际上，

在战争期间就背离了原来仅有的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合作了，它带着还没有被识破的面纱表面上支持工人运动，暗地里却破坏工人运动。以葛兰西、陶里亚蒂为首的社会党左派，在1921年1月21日，脱离了社会党，创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工人革命。这也正说明，社会党的分裂标志着社会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墨索里尼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更加坚信："左"的社会主义一套是无法满足自己的野心，立即"右"转，站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充当垄断资产阶级的打手，建立法西斯统治才是更加必要的。

墨索里尼的思想突然右转，并不是偶然的。他接管早期法西斯棒喝团以后，就开始怀疑原来社会党的那套雍容尔雅的斗争方式，就开始欣赏法西斯式的暴力运动。但墨索里尼知道，他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反社会主义者，需要宣传，需要别人相信、追随。

1918年7月，墨索里尼连续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共和制度、民主、改革、自由以及社会主义等概念都不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明天将有另一个主义，一个完

全不同的主义……它是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称它为民族社会主义。”为了表现与社会党的彻底决裂，1918年8月，他把《意大利人民报》的刊头副标题“社会主义的报纸”改为“战斗者和生产者的报纸”。虽然，在战时，以及战后的工人运动高潮时，社会党的影响受到一些损失，但在工人中的威信仍然很高，仍然是威胁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力量。所以，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中，社会党就是在野的首要的革命对象和竞争对手。

在墨索里尼夺取最高领导权的艰难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共和党的软弱无能，正好帮了墨索里尼的大忙。战时，奥兰多内阁虽然尽其所能，勉强地把战争坚持到胜利，但社会党和工人革命的兴起、因战争带来的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庞大的财政赤字，都让他感到无能为力，加之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事无成，也让奥兰多尴尬万分。所有的这些表明：资产阶级自由党在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时，在维护大资产阶级摇摇欲坠的统治时，也是无能为力的，失去了它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机能。

1919年6月，尼蒂入主内阁，尼蒂内阁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就，给当时的意大利的朝野注入了激情，但这只是暂时地亢奋。接踵而来的是意大利社会混乱，尼蒂内阁和继任者焦利蒂内阁都很少想出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是束手无策。最令墨索里尼和大垄断资产阶级不满意的是，尼蒂内阁对社会党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社会党分裂以后，“多数派”在意大利北部地区进行“革命试验”，大有如火如荼之势；1919年底，束手无策的尼蒂，想利用普选缓解矛盾，其结果，反而弄巧成拙，社会党占据156个议席，就连刚出现的人民党，也占据了101个议席。只是这些简单的表面现象，就足够让大垄断资产阶级感到：民主政治下的内阁是一代不如一代。墨索里尼两面失望。

墨索里尼让人把炸弹装在包裹里寄给市长，名不见经传的“法西斯”身显名扬，内阁总理退让三分

墨索里尼转得快，变得彻底。

浑水摸鱼，是墨索里尼的拿手好戏。工人

的革命热情，社会党的消沉，复员士兵的苦闷，内阁的无能，垄断资产阶级的徘徊观望……，所有的这些都为墨索里尼提供了全方位的机遇。

墨索里尼手里有一份报纸，他不会忘记《意大利人民报》的欺骗作用。当然，骗子的谎言，往往是最美丽动听的。他深知，报纸的呼吁是无需兑现的，而满足不同人的要求，既无需他怎样怎样地慷慨，又能为他笼络到追随者。他虽然抹去了他自己报纸上的社会主义的标记，但他仍别有用心地为工人争公司的盈利分成，为工人呼吁八小时工作权利。他敏感、精明，对于社会混乱中的每一个可能发迹的小事，绝不会放过。

战后，社会党自己曾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鼓动反战分子袭击、虐待退伍军人，特别是那些曾被认为是功臣的残废官兵。而尼蒂内阁对此事的不闻不问，结果给墨索里尼一个一石三鸟的机会。他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形同摆设的议会民主已经枯死，对社会混乱的无能为力，说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政府，才是意大利的未来。"他在报上为退伍军人所受的

不公正待遇鸣不平，他的巧舌如簧，引起了许多国家主义者、领土收复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社会党的憤恨。在后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人的议席减少，说明墨索里尼的宣传是卓有成效的。可以说，墨索里尼在与社会党的争斗中，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墨索里尼接管早期法西斯棒喝团以后，其基础是十分有限的，他以前的表演，特别是战后初期的表演，原来的法西斯分子和大垄断者还是比较满意的。为了取得更多的群众和退伍军人的广泛支持，他经常在报上著文，呼吁社会公正地对待退伍军人，以及下层人民的生活，并要求政府对退伍军人给予帮助，实际上，这是欺世盗名的，不负责任的。许多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在墨索里尼的甜言蜜语下，很自然地聚到他的大旗下，所以，追随者越来越多，而墨索里尼本人，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的角逐中，逐步地向法西斯主义演变。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法西斯党和发起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严格地说，“国际干涉行动法西斯”到1919年3月创立的“战斗的法西斯”之间，只能属于小资产阶

级的运动。但是，反过来，墨索里尼正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最后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法西斯运动。

1919年3月2日，墨索里尼先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一则启事，召集各地棒喝团代表到米兰开会。按照墨索里尼的重视程度，他很想把会开得很隆重。在此之前，他还特地向米兰的工商联合会借了一个富丽堂皇的会议厅。但在3月23日，会议召开时，仅到会约105人，而且还包括未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众多的派别。不过，令墨索里尼欣慰的是，这些参加者大多是各地棒喝团的首领或负责人，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派别，但他们都信仰墨索里尼的一套，不满现状，反对社会党，害怕并要求铲除赤色工人运动。他们之中有未来主义者领导人马里纳蒂，墨衫党头头维基，工团主义者米凯尔·比昂基、恩佐·弗拉利、梅拉维利亚等人，这些人在以后的法西斯运动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或许是墨索里尼认为这些与会者都是各地法西斯的精英，因此，他趁热打铁，把这些人组成第一批法西斯的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

斯”。

实际上，这个组织成立以后，一直到1920年5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墨索里尼并没有为它制定出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只是粗线条地提出了几条当时的行动方针："保卫最近的这次民族战争；突出宣传获得的胜利；抵制和反对政客式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方面的堕落。”因为墨索里尼也不想把暂时的“战斗的法西斯”变成一个政党，所以，“它(战斗的法西斯——作者注)不想与任何特有的教条形式和传统的教义联系在一起，并且拒绝把各种变化不定、形形色色的思潮以及时代的运动和事物的现实所揭示、所要求的方向和经验公式化地概括、压缩到一个不可触动的纲领的狭隘的、或者是牵强附会的限度之内”。基于这个出发点，墨索里尼知道，他该如何去扩大战斗队的影响。

墨索里尼清楚地看到：不同派别的人，之所以能聚集在法西斯的大旗下，是因为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因此，墨索里尼极力想让各派都认同这个社会基础，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走向大联合，去实现自己的扩大战斗队影响的愿

望。

为了安抚和笼络各派头头，他把领导的职位全部让给别人(这样做，也可以避免战斗队壮大期间，可能出现的不测和风险)，当然，作为“突出宣传获得的胜利”的工具——《意大利人民报》，是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时的“战斗的法西斯”的力量毕竟还很小，人数连同以前的棒喝团成员，也不过才1万多人，所以墨索里尼仍旧利用《意大利人民报》这块招牌，去蛊惑、欺骗那些视暴力和恐怖为同宗共祖的国家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在这个时期，墨索里尼的办报，一改过去的爱走极端、好斗的作风，《意大利人民报》简直变成了五味瓶，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口味。当然，对竞争对手——社会党的攻击，仍是不遗余力的。他对大垄断资产阶级说：“战斗的法西斯对于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人士与机构表示厌恶。……它(人和机构，作者注)所愿意做的只是根据议会内利弊得失的权衡做出的让步和予以否决。”实际上，这种公

开攻击议会，讨好大垄断者的意图，是人所共知的。

面对尼蒂内阁时的工人运动的方兴未艾，“战斗的法西斯”又高举起民族社会主义的大旗和社会党再次争斗，他们也提出维护工人的要求：颁布法令批准所有工人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代表参加工厂管理；把工人和公共事业的管理委托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建立由工业、农业、运输业等方面组成的全国劳动技术委员会，拥有立法权，等等。《意大利人民报》为了取悦工人，还提出了在财政方面的设想：对资本课以累进性特别重税；没收宗教团体的财产，取消主教的薪俸；没收非生产性超额战争利润。但墨索里尼和军火商安萨尔多集团的勾勾搭搭，以及《意大利人民报》为该集团做广告，并接受赞助，只能说明，说的和做的毕竟是两回事。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冷却，意大利社会党的命运也随之起伏。战斗队的暴行，《意大利人民报》的挑衅，激起了社会党的愤怒。1919年4月15日，米兰社会党工会举行全市罢工和群众集会，以示抗议。“战斗的法西斯”中央委

员会也当即决定，举行反集会游行。

反集会游行由米兰战斗队头子马里纳蒂和黑衫党头子维基组织。当两支队伍相遇时，早有准备、而且训练有素的战斗队成员、退伍军人以及部分米兰军官学校的学生，大打出手，冲击集会。部分法西斯分子趁机冲击《前进报》总部和印刷车间，捣毁机器，并焚烧了《前进报》总部的藏书和其他报纸。当时的奥兰多内阁正被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和国内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也无力去处理令他们幸灾乐祸的社会党倒霉事件。所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称这次骚乱为“法西斯主义革命的首项物质成果”。从此以后，各地法西斯分子纷纷效法，用恐怖和暴力手段向社会党和工人运动发动进攻。

“战斗的法西斯”成立以后，就按照墨索里尼为其制定的粗线条的行动方针开始行动。虽然在墨索里尼多变的政治观念中，曾激烈地反对过议会政治，但这时，他又认为“战斗的法西斯”参加议会和社会党斗争也不失为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墨索里尼决定说服“战斗队”，也参加竞选。

1919年10月9日，“战斗的法西斯”在佛罗伦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战斗的法西斯”参加竞选之事。墨索里尼再次展示了雄辩的口才，向与会的代表大谈特谈法西斯组织参加议会竞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为“战斗队”参加竞选提出竞选策略和竞选方案。但在实际竞选中，他提出的与其他党派联合竞选的方案根本无法实施，因为，压根就没有哪个党派愿和声名狼藉的法西斯党联合竞选。竞选的结果与墨索里尼的竞选热情恰恰相反，“战斗的法西斯”与社会党相比，选票只有社会党的1/40。

法西斯竞选的惨败，对于那些追随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和污辱。他们在竞选期间暂被压抑的暴力，很快就变得疯狂，他们的第一竞争对手、敌人——社会党的绝对胜利，似乎把这种疯狂的爆发变得更加迫切。于是，专门针对社会党的暴力事件，或者说是挑衅行为急剧增加。

11月17日，一伙法西斯分子在社会党人庆祝竞选胜利的大游行时，向游行队伍扔了一颗炸弹，结果造成好几个人的伤亡。还有更甚

者，墨索里尼让人把炸弹装在包裹里寄给米兰市市长（社会党员），一时间，恐怖又笼罩了整个社会。

竞选结束以后，社会党共占156个议席，一跃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左派的势力又占据了议会。社会党人通过议会对地方施加压力，并责成地方警察对法西斯的暴力行为进行查处。米兰地方警察署决定搜查法西斯委员会、敢死队员协会总部、《意大利人民报》总部以及墨索里尼、维基等人的住宅。在这些地方，警察均搜出大量枪支弹药。根据意大利当时的法律，私藏枪支是违犯法令的，因而，墨索里尼、马里纳蒂、维基等几十名法西斯分子被警察拘捕。

墨索里尼等人被捕之事，第二天，就传到了罗马，尼蒂内阁很快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也许社会党和法西斯分子也会感到惊讶，尼蒂政府这样做，是怕法西斯分子与政府对抗，怕墨索里尼给他本来就十分棘手的内政问题再增加麻烦。另外，社会党代表的左派的势力在议会中壮大，对他所代表的大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不利的，更何况，法西斯在社会上，专门与社

会党作对，也正中尼蒂的下怀。

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战斗的法西斯”经历了竞选失败和首领被捕两件尴尬之事，虽然，首领们后来被“无罪”释放了，但这仍使许多人产生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动摇，一部人退出了本来就组织松散的法西斯运动，就连墨索里尼本人也产生过动摇。正在这时，意大利的政治危机再次挽救了法西斯运动。尼蒂新内阁组成以后，新议会比过去更难驾驭，议会内，党派林立，彼此拖后腿，任何派别的有效联合执政，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党在议会中是第一大党派，其左倾性和可能的“革命性”都是大垄断阶级十分害怕的。如果说，以前的资产阶级对法西斯运动是不闻不问的默许态度，那么，现在转而支持、纵容法西斯分子对抗社会党，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可能是明智之举。

这些无言的信息，对政治嗅觉灵敏的墨索里尼来说，是如获至宝，他在报上给他的党徒们打气说：“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努力！努力！再努力！两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的确，在政府的默许下，法西斯势力再次得以膨胀，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法西斯分子的人数在

原来的基础上，翻了4倍，达到5万多人，他们之中的成份更加复杂，包括地主、富农、大资本家，还有不少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另外，以前的国家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等都纷纷云集于墨索里尼的麾下，就连在1919年9月率冲锋队攻占阜姆，而名噪一时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也不得不承认墨索里尼，更何况还有部分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者，也加入法西斯组织。这样，法西斯分子的势力的再度壮大，为墨索里尼以后组建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夺取政权，作好了部分准备。

第二章 “黑死病”

墨索里尼在裂变的权力场中，既想当娘子，又想立牌坊。他一贯反对议会，现在却为法西斯的“教义”大拉选票

1348年，意味着死亡和恐怖的“黑死病”席卷了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因此而锐减，乡村凋弊，万户挂灵。“黑死病”的肆虐，不仅跨过了英吉利海峡，而且也越过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横行。一时间，苦难和恐怖的降临，使得虔诚的也祈祷也变得无可奈何。

几百年过去了，几经风霜，几经沧桑，人们对待死亡、恐怖、黑暗、野蛮仍然是那么漠然、冷淡。一战后的世界，混乱、动荡、苦难、

不平和野心的膨胀，都为法西斯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和保障。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为非作歹，德意志纳粹希特勒的蠢蠢欲动，日本法西斯的张牙舞爪，给世界注入了新的动乱的祸根。

法西斯的泛滥，“黑死病”必将再度流行！

战后的巴黎和会，意大利虽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但最后的结果，意大利差不多和德国一样，同样痛恨巴黎和约。“战斗的法西斯”怀着对英、法、美强盗式外交的强烈不满，抱着力图“保卫最近的民族战争”的态度，对尼蒂政府施加压力。墨索里尼作为一个参过战的人，他深知，像自己一样，出生入死“为国作战”的意大利士兵，在自己的祖国被“欺骗”的一无所获之后，是何等的失落。他知道，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在退伍军人中间有极大的市场。所以，他和“战斗的法西斯”都坚持意大利必须补偿巴黎和会上的损失，要求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建立巩固的霸权，并且包括阜姆、的里亚斯特在内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

这些“要求”，的确给对外进行谈判的尼蒂内阁增加了难度和麻烦。虽然，尼蒂政府在对奥和约中，为意大利争到一些领土，但作为进

入巴尔干的基地——阜姆，还没有掌握在意大利人手中。也许是迫不急待，或者是想制造既成事实。阜姆的诱惑，还是让一些民族主义者铤而走险。

1919 年 9 月，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诗人邓南遮，在法西斯战斗队的支持下，率领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武装占领阜姆，并在阜姆建立一个自称隶属意大利政府的地方政府。这一“英勇果敢”的行为，在意大利国内被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所津津乐道，意大利政府对这事件也没有给予任何暗示和干涉。但在国际上却遭到了协约国，特别是法国的强烈反对。

阜姆事件最终结果，在 1920 年 1 月巴黎和约被批准以后，变得更加有趣：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拉巴洛条约》势在必行，而邓南遮却赖在阜姆不动。外交上的困境一时无法摆脱，焦利蒂最后只好派卡维利亚将军率军队攻打阜姆，可是焦利蒂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交易，当时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1920 年，焦利蒂再次组阁以后，法西斯战斗队在基层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久，随着焦利

蒂对法西斯采取纵容政策，法西斯很快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得到广泛的同情和军方的善意中立。因为焦利蒂已经清楚地看到是什么原因导致尼蒂内阁下台。他再次施展他“从沉船中脱身”的艺术，邀请其他政党参加政府，以期政府内部统一。虽然法西斯在第一次竞选中失败，但法西斯战斗队的不断壮大，却是一支不可、也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焦利蒂在对待法西斯时，有他不变的主张：“对付法西斯运动最好的办法，不是动用警察，而是采纳他们提出来的部分要求。”所以，在焦利蒂内阁的对内、对外政策中，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法西斯的缩影。

焦利蒂上台以后，社会党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和其他政治问题上和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使得焦利蒂有理由在社会党和法西斯分子之间作出选择。在两者之间，选择法西斯作为合作伙伴就理所当然了，并且，还对法西斯分子袭击社会党听之任之。最令法西斯分子欢欣鼓舞的是，在对付社会党和工人运动，以及在1920年秋天的地方议会选举时，法西斯分子被政府赋予和警察、军队同样的维持秩序的权力，并且还得到政府在交通工具和武器装备方面的直接

援助。法西斯分子得以公开武装自己就从这时开始了。

1920年秋天，随着意大利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原来的工人运动还没有熄灭的情况下，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在北方的工业区，许多工厂被工人占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到处流传，大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十分恐惧，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只好放手让法西斯分子去对付共产主义。

1920年9月6日，“战斗的法西斯”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当前的危机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统治者无能，没有向巴黎和会提出并要求解决我们的原料问题；二是工人的罢工狂，这是社会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进行的耸人听闻的反国家宣传的必然后果。”会议认为，战斗的法西斯现在所应做的，就是“要全体法西斯做好准备，一旦这场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旨在建立正统社会党官僚政客专政的公开起义，就坚决彻底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实际上，是把矛头再次指向政府的议会政治和社会党。

墨索里尼性格倔强，从不愿在自己的政治尊严上，作出半点让步，他和社会党决裂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决定了他对社会党的打击是决不手软的。1920 年底，全国的罢工和骚乱逐渐地趋于平静，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消失，说明社会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再次衰弱。“战斗的法西斯”决定趁此时机，再给社会党一次打击。

为了夺取地方政府的事务，1920 年 11 月，全副武装和组织起来的黑衫战斗队在波伦亚驱散了社会党人的市政局，法西斯战斗队只用了令人呕吐的蓖麻油和大棒，就封锁了社会党的各处机关。1921 年初，法西斯战斗队在波伦亚又放火焚烧了波伦亚的劳动局。社会党发动工人集会反对，但也无奈于法西斯分子的蓖麻油和政府给予他们的支持。法西斯分子的机动性、有组织性和野蛮性，也是社会党人无法比拟的。

法西斯分子的首要目标，主要是北部的工业区，同时，作为法西斯的对立面——社会党和刚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的、更加反法西斯的共产党，也主要在北部地区争取工人。最令法西斯分子不能容忍的是，在法西斯的老巢米

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米兰的厄运，继波伦亚之后，也就在劫难逃了。1月初，法西斯战斗小分队四处出击，恐吓群众，袭击工会，赶走社会党人占绝大多数的市议会，并占领市政建筑物，米兰的地方法西斯独裁专政代替了社会党的垄断。

探究墨索里尼的政治思想和方法是有趣的，在他当政以前，他没有形成完整的连续不变的思想，也许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投机者的特点。他从一个被人崇拜的鼓吹社会主义的社会党英雄，变成一个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叛徒；他一生曾多次诅咒过耶稣基督，反对过教会，但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做过教堂里虔诚的祈祷者；他在战前，为了登上社会党领袖的宝座，高唱过反战的圣歌，伴随着希望的破灭，他又从积极中变成一个极端的好战分子；他的思想，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个大杂烩；他高唱过爱国主义，他贩卖过帝国主义，他支持过国家主义，他崇尚过和平，但他更喜欢暴力；他大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但又为法西斯的“教义”大拉选票。

1919年11月，墨索里尼法西斯参加第一

次竞选失败以后，虽有短暂的心灰意冷，但并没打破他“未来的美梦”。社会党在竞选中的胜利，扩大了原来的影响。这一事实对墨索里尼，既是震惊，又促成其反醒：法西斯战斗队，在未来的意大利政治中，要想取得统治地位，不能仅靠暴力，而且必须利用议会合法夺权。

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法西斯在米兰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墨索里尼再次当选执行委员，他在会上提出：法西斯战斗队仍然应该参加竞选，走“议会道路”。这一提法，虽遭到部分主张进军罗马，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右翼反对，但在会议的最后，还是把法西斯继续参加竞选，写进决议。

墨索里尼说服了法西斯战斗队参加竞选，但它作为一个组织，参加议会的选举，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墨索里尼在竞选之前，和焦利蒂做了一笔交易，解决了这些小问题。

焦利蒂在解决阜姆问题时，害怕支持邓南遮的法西斯战斗队与政府对抗，因此要求墨索里尼保持中立，条件是帮助法西斯战斗队在竞选中获得议席。12月24日，卡维利亚攻打阜姆，法西斯战斗队从以前的狂热支持变为旁若

无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连篇累牍地攻击政府丧尽天良，言语的刻毒、辛辣，稍留心注意的人，都可以察觉到：战斗队和《意大利人民报》的反常，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921年5月，伊曼纽尔提前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墨索里尼在这次选举之前，很是慎重，尤其注重战斗队的蓖麻油和大棒头对选票的作用。和上次一样，其他的在野党，没有一个愿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战斗队联合竞选的。或许出于焦利蒂的许诺，或许是焦利蒂害怕自由党在竞选中被社会党、人民党彻底挤垮，所以自由党和共和党选择了战斗的法西斯作为竞选伙伴。

这次竞选伙伴的选择表明：政府或者说资产阶级接纳了法西斯分子。投票在5月15日结束，法西斯分子共得选票17.8万多张，赢得议席35个，这可能对于法西斯战斗队是个不小的胜利。在这个数字背后，隐含着暴力的功劳，墨索里尼也知道，这个胜利是在警察的权威和所有宣传机器倾斜的情况下取得的。

墨索里尼在大选以后，进入了议会，并获

取了自由辩论权和作为议员而享有的法律豁免权。这都为他以后向上爬，提供了便利。他进入国家的权力圈，着手在议会中组织法西斯团，以便和地方的法西斯战斗队一起，共同给最高决策者施加压力。法西斯分子在议会中只有35个议席，占总数的7%，根本无法与社会党和人民党那样的大党相匹敌。政治头脑比谁都清楚的墨索里尼心里明白：不能因感恩戴德而死抱住焦利蒂自由党。所以在人民党拥戴博诺米为首相之前，墨索里尼已经站在反对党一方，攻击焦利蒂并贩卖他的法西斯主义了。1921年6月21日，墨索里尼在议会的第一次发言，就令许多的议员不安，他无情地攻击焦利蒂的外交政策(这一点，让焦利蒂感到万分气愤和失望)。他向议会解释法西斯对国家的理解：

“国家向我们提供除恶安善的警察，组织有序的司法，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事变的军队和符合民族需要的外交政策。至于其余的，甚至包括中学，都应该让私人去搞。……如果你们想拯救国家，你们就必须按照战争告诉我们必须做的那样，取消集体所有制的国家，恢复曼

彻斯特式国家。”

他为了让议员们把他当时所说的，和1919年战斗队成立时发表的行动方针相区别，他有意无意地改变了许多说法，他已经不再把罗马教皇称为“凶残的梵蒂冈老狼”，他说：“今天，在我们这些具备崇高的无私精神的法西斯主义者看来，……天主教如今已成为罗马帝国拉丁传统的代表。”他也一再宣称：共产主义是产生于贫困和绝望时期的学说；财富少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使所有东西成为公有财产，大家人人分得一点。因此，现在的意大利“只要共产主义者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只能有战斗。”

墨索里尼在新议会上的第一次发言，其内容很多是在第二次参加竞选以后形成的。自由党、共和党的衰退，社会党的软弱，人民党的温和，使得墨索里尼认识到，在意大利，民主制度不久就会被罗马帝国式的独裁所代替。墨索里尼在裂变的权力场中，左右逢源，让法西斯瘟疫流行。

墨索里尼领略过被人称领袖的威严，也品尝过辞职的尴尬

墨索里尼在“战斗的法西斯”成立以后，他作为《意大利人民报》和法西斯理论的“魂”被其他的法西斯分子尊称为“领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

1920年底，法西斯组织迅速扩大以后，各种不同成份的法西斯分子加入其中，使得本来就不十分严密的组织，更加凌乱不堪，特别是参加组织“战斗的法西斯”的各地战斗队、黑衫团的头头们，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以及他们与墨索里尼在政治观点和斗争方式上的分歧，都常常威胁墨索里尼的“领袖地位”，这样，就为“战斗的法西斯”内部注入了不稳定的因素。

作为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墨索里尼总喜欢把自己的认识或思想强加给别人，而一些战斗队的头头们却认为，墨索里尼缺乏实践。法西斯战斗队的两次参加竞选，都有部分反对“温和革命”的极右派，反对墨索里尼的“议会

道路”。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各地的战斗小分队，几乎每天都要制造恐怖事件，而且矛头和打击对象很广，其中不免有报私仇的成份。为此，墨索里尼害怕打击面太大，会遭到其他党派的联合进攻。他指责地方战斗队的头头们，把战斗队纵容得无法无天，腐败堕落。而所有的战斗队的头头们，照样我行我素。同样，在议会内部，他想控制法西斯议员团，但墨索里尼又常处于少数派，或者意见常被否决。这些迹象表明：墨索里尼的被人公认的组织能力，受到他的同僚们的怀疑，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了挑战。

1920年，法西斯的势力第二次膨胀以后，大批富农和地主加入了法西斯运动，他们对那些在工人运动高涨时夺取他们土地的农民，进行秋后算帐，大肆屠杀农民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在农村，法西斯分子和农民的矛盾形成尖锐对立。对这种“农村法西斯主义”的做法墨索里尼表示反对，他的逻辑是：在意大利未来的战争中需要农民。

基层法西斯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墨索里尼的忧虑和不安。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势力，在地

方虽遭到一定的打击，但地方事务中仍有许多支持者和同情者，况且在议会内部，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势力仍然很大。墨索里尼认为，社会党在夺取工厂的运动失败以后，已经对法西斯运动不构成威胁，甚至有几分畏惧，社会党、战斗的法西斯和政府之间的三足鼎立，有利于法西斯集中力量对抗政府。所以，他要求“战斗的法西斯”能和社会党“和平共处”。这一提法一出笼，立即在法西斯分子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仅在法西斯议员团中，就有许多人反对，更不说那些在地方拥有实力的“暴力癖们”。

倔强的性格，自以为是的秉性，决定了墨索里尼的某一个想法一旦形成，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付之实施。

1921 年 7 月下旬，法西斯战斗小分队在萨扎纳围攻当地社会党，并制造骚乱，结果被当地的亲社会党的十多名警察开枪镇压。这就触动了墨索里尼敏感的神经：社会党一旦强硬，或者鼓动、支持政府的镇压措施，那么，法西斯战斗队的野蛮和恐怖，在荷枪实弹的警察或者全部武装的军队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墨索里尼担心战斗队在忠于社会党的警察手中栽

跟头，所以，8月3日，在新任内阁总理博诺米的调停下，墨索里民和屠拉梯分别代表法西斯和社会党，在“停止相互惩罚性袭击活动”的协定上签了字。实际上，在博诺米和社会党方面，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博诺米的内政中，多少可以减少点麻烦，而社会党更是求之不得。

没有经过法西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墨索里尼自作主张地同社会党签约，给他带来不少责难。停止攻击社会党，就意味着战斗队可能要因此而“失业”，同时，战斗队停止他们拿手的活动，对于在法西斯理论和上层政治圈内活动的墨索里尼来说，又是一个无形的突出。所以，许多战斗队的头领们都极力反对，特别是艾米利亚——罗马尼阿省区的头头格朗迪、巴尔博和法里纳切尤为突出。他们联名写信给法西斯中央，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法西斯运动的“领袖”。8月16日，他们又召开他们统领下的战斗队代表大会，大有声讨墨索里尼之势。

墨索里尼也许感到众怒难犯，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为自己辩护，他说，和社会党签约，只是为了让社会党放松对法西斯战斗队的

警惕；法西斯运动是他发起的，他代表着法西斯运动的方向；对法西斯运动可以有分歧，但现实的运动，需要有计划，决不可有半点盲目。巧舌如簧加之大胆冒险，墨索里尼再次征服了不少法西斯分子，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相信并转而支持他。但对上层法西斯分子的责难，墨索里尼只好以辞职相威胁，结果在8月18日，墨索里尼真得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并声称：希望只做一名普通的战斗队员。

墨索里尼本想以辞职作为要挟，没想到格朗迪、巴尔博等根本不怕这种以退为进的方法。因为他们知道，以前的棒喝团、战斗队、黑衫团的所有头头们，都无法与墨索里尼相比，但在法西斯运动中，邓南遮的威信并不比墨索里尼差。狂热支持邓南遮，并梦寐以求进军罗马的巴尔博，更是希望邓南遮能再次带领战斗队挥军罗马。邓南遮却一直对在阜姆事件中保持中立的墨索里尼抱有情绪，同时，也不想再次冒险。群龙无首，法西斯运动有可能四分五裂，甚至被社会党彻底击败。8月底，法西斯运动全国委员会在佛罗伦萨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拒绝墨索里尼的辞职，墨索里尼在对手让步的

条件下再次宣布就职。

墨索里尼领略过被人称作“领袖”时的威严，也品尝过辞职后无人理睬的尴尬，所以，他决心在别人顺从、让步的情况下，好好地整顿一下法西斯组织，以便以后能全方位地控制这个组织；按照他的思想去指导法西斯运动。1921年11月，“战斗的法西斯”在罗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这次大会，墨索里尼基本上达到了控制法西斯，并按他的思想行事的目的。

会前，大张旗鼓地反对过墨索里尼的格朗迪说过：“召开法西斯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所有的人。”格朗迪的这种让步，正是墨索里尼所渴求的，一团散沙，对他控制法西斯绝没有半点好处。墨索里尼从被动完全转变成主动。

墨索里尼在会上只字不提他和格朗迪等人的矛盾。他一再强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的组织很不完备，它发展过于急速，成份相当杂乱。”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墨索里尼认为战斗的法西斯必须进行一场自身的变革。会议的顺利进行，解决了以前潜在的矛盾。到

了会议的最后两天，墨索里尼顺水推舟，提议把这次大会也作为法西斯党的成立大会，他的提议得到大会的认可。大会先把法西斯党的名称定为“法西斯国家党”，并责成墨索里尼等人起草党纲，最后还选举了法西斯党的领导人。追随墨索里尼的米兰派领导人比昂基担选为总书记，马里纳蒂和斯达拉契等为副书记。墨索里尼虽没有担任高职，但实际上，法西斯党却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中。

法西斯党的党纲和部分原则，实际就是墨索里尼本人的意志和要求。党纲的第一句话就明确了建立法西斯党的目标，“是加强法西斯的纪律，明确法西斯的信念”——作为墨索里尼控制全党的基础和保证。墨索里尼把法西斯党的自身建设、夺取政权和满足大资产阶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所以党纲的原则充满了弹性：他强调国家“目前赋予议会的权力和职能应予减少”，“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就连教会也不能并且不应损害或削弱这种至高无上性”。他为了满足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明确了法西斯党的外交方针：“意大利重申有权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完全统一；意大利行使着地中海

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法西斯不相信所谓的国联所依据的原则”，意大利要在“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树立起意大利在全世界的高大形象”。

墨索里尼要求法西斯党在进行内部建设的同时，还要打击对手、着眼未来，法西斯党成立以后，应该彻底挤垮社会党。为了瓦解社会党现存的社会基础，法西斯党还提出进行社会改革，在国内厉行节约，力求财政平衡；坚决摒弃社会党的国有化、社会化的经济的模式；调解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冲突，禁止公共服务业罢工，同时建立仲裁法庭；法西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毫无派别成见地接纳真心赞成它的原则、服从它的纪律的人。

法西斯党纲还强调，为了未来意大利更加法西斯化，要求要特别注意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严格把握小学教育的民族性，以便包括从身心方面培养未来的意大利士兵，……中学和大学教育要负责初等军训，为培养军官创造条件。所有的这些纲领和原则对于在野的法西斯分子来说，似乎充满着可笑，但墨索里尼把它当作未来的施政纲领倒是信心十足的。

法西斯党建立以后，根据党纲中加强法西斯国家党的统一领导原则，墨索里尼着手加强对基层组织的控制。他吸取地方民团的组织经验，把基层战斗队组成地方联队，再把地方联队组成地区性的军团，军团直接归法西斯中央调遣。这样，在组织上，法西斯党的领袖就可以全面地控制武装的战斗队。

墨索里尼还非常注重法西斯政治教育和法西斯党德的灌输：法西斯分子和战斗队队员必须对法西斯党的理想、领袖孝忠，时刻准备为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事业和法西斯的民族精神，作出贡献乃至牺牲生命；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战斗队队员见到自己的同志，必须举臂行罗马式军礼……。别人问墨索里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法西斯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国家法西斯党以自己的战斗队组织了一个整体，这是一支自愿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国民军，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化身，是保卫法西斯意大利的生力军。

经过《意大利人民报》添油加醋的吹嘘，法西斯党的纲领在社会上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法西斯党崇尚暴力，更是对青年人有独特

引力。在这个时期登记加入法西斯党的人数，达15万多人。其中的1/3是原来追随社会党的“工人”。这可是一个令墨索里尼兴奋不已的数字，说明社会党的群众基础开始坍塌了。所以，也难怪墨索里尼吹牛说，这时法西斯党员有40万之众。

法西斯党势力的壮大，特别是部分“工人”转信法西斯主义，使得墨索里尼法西斯更是有恃无恐。法西斯党和社会党签订的相互停止攻击的协定，在法西斯党成立以后，的确变成了蒙骗麻痹社会党的一纸空文了。因为这时在政府的默许、支持下的法西斯战斗队对社会党的攻击更是有增无减。

面对法西斯日益严重的威胁，社会党左翼、总工会等都同法西斯战斗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21年春，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些法西斯骚乱严重的城市，就出现了“人民勇士”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的骚乱，但面对势力强大、装备优良而且嗜血成性的法西斯，“人民勇士”纷纷败阵。1922年2月，面对法西斯党更疯狂地、有组织地破坏工人运动，袭击、屠杀社会党、共产党成员（在此之前，社会党议员瓦

格诺被杀，共产党议员米歇亚诺和部分社会党议员被殴打）。10日，社会党、总工会和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旨在对抗法西斯组织的统一战线——“劳动联盟”，继续同法西斯党进行斗争。

不到10个月的短命内阁首相博诺米，在他组阁以后面临的内外问题，比前任焦利蒂还要复杂、棘手。上届内阁留下的经济危机，在不断的工人罢工、物资短缺、财政赤字的情况下，表现不出半点复苏的生机；外交上的困境，也比奥兰多内阁更为艰难，华盛顿会议的《五国条约》，再次把意大利的世界地位降低一档；博诺米想纵横捭阖，但法西斯党和社会党的签约并没有给他的内政减少麻烦，社会党抱怨、法西斯贪婪，使得博诺米作为调解人的身份变得更加微妙；议会内部更是无奈，法西斯党团的拉帮结派，社会党的若即若离，使得人民党的支持也变得有气无力。无法支撑的尴尬，迫使博诺米于1922年2月提交了辞呈。

博诺米辞职以后的意大利政治危机，给墨索里尼实践其法西斯党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没有主心骨的法克特，在无序的议会争吵中，被资产阶级保守派推上了总理的宝座。法克特

无法在争吵不休的各派之间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大垄断阶级对地方法西斯的暴力运动的纵容，也决定了法克特不敢冒然行事。所以，墨索里尼决定采用议会道路和地方暴力内外夹击的办法，给法克特制造混乱。果不其然，法克特内阁很快就精疲力竭了。

1922 年 7 月 19 日，社会党、人民党的议员抗议政府对法西斯采取忍让态度而宣布退出议会。地方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在消灭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更加嚣张。7 月 31 日，“劳动联盟”决定在意大利混乱、动荡、瘫痪的状态下，举行全国性的政治同盟罢工，以抗议政府的软弱。墨索里尼看到此时的政府，绝对没有能力去对付这次工人运动。因此，决定向政府和反法西斯势力提出挑战。7 月 31 日，法西斯党中央书记处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 48 小时之内还不能将罢工镇压下去，那我们将采取行动制止罢工。当国家有能力维护其尊严时，我们就支持国家，但是当它没有这个能力时，按照事物的法则，我们就要代替它行事。”另外，法西斯党中央也同时给各省委下达了秘密通知：

(1) 所有法西斯力量立即进行动员。

(2) 如果宣布罢工后48小时未能将罢工镇压下去，法西斯分子可以根据情况立即采取行动。

(3) 在上述48小时的时限一过，如果罢工还不停止，法西斯分子就要向各自的省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

(4) 法西斯分子只听从法西斯领导机构和法西斯领导人，也就是法西斯党的领导机构和各省党部主任的命令。各省党部主任负责执行各位总监和各位执政的命令。

(5) 绝对禁止未经领导人批准擅自采取任何行动。

(6) 如果采取报复行动，一定要干净利索。

8月1日，《意大利人民报》对部分通知作了摘要发表，这实际上是对政府"劳动联盟"的公开挑战。

8月2日，内部意见不一的"劳动联盟"宣布停止罢工，但迫不急待的法西斯战斗队在一些边远地区，已经展开了攻占省府，攻击、镇压罢工群众的战斗。到8月3日，政府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罢工已经被威吓、镇压下去；

这不仅使政府大为丢脸，而且也大大地挫伤了社会党人的士气。为此，大批工人退出了“劳动联盟”，加入了法西斯运动。

进军罗马！丘比特神殿被玷污，伊曼纽尔病急乱投医，错把灾星当救星。浑水摸鱼，墨索里尼乱中取胜

1922 年的夏天，奇特的炎热为意大利的烦躁又增添了几分萌动。走马灯似的更换内阁，也一次次地把人们的希望撕破。诺言不能兑现，就变成谎言，谎言被揭穿之后，是沮丧、绝望和恐怖的等待。

“劳动联盟”发动的罢工流产以后，大批联盟支持者转信法西斯。墨索里尼内外夹击的策略，使得社会党无力再与之抗衡，这时候，专心致致地与政府较量已经变得迫在眉睫。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软弱无力，靠法西斯战斗队镇压罢工，已经给墨索里尼夺取政府要害部门制造了借口；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权被法西斯党接管，简直成了法克特内阁身上的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议会内对此争执不休，使得本来就软

弱无力的法克特内阁更加岌岌可危，这就再次触动了墨索里尼敏感的神经。

原来的几位前任首相都在暗地活动，都希望能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奥兰多想把法西斯党也拉入内阁组成广泛的联合政府；尼蒂也希望和墨索里尼合作，八十高龄的焦利蒂更希望在让出一、二个部以稳住法西斯党；危机四伏的法克特内阁更不敢小看墨索里尼法西斯党。

人人都不敢得罪法西斯，人人又都想拉笼法西斯。法西斯党在资产阶级自由党中间，立即变得举足轻重，这正好成了墨索里尼耍弄把戏的砝码。彼此间的勾心斗角、打对方的牌，这为墨索里尼再次行骗提供了可能，法西斯党向他们每一个人暗地许诺，要求他们能再次组阁，并给予支持。果不其然，每一个都背着对手，帮墨索里尼进入政府。

无论怎么说，法西斯议员在议会内仅有 35 个席位，更何况不久前又有 3 名法西斯议员投靠了国家主义党。墨索里尼认识到，法西斯党在议会中的少数地位，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与其在别人的内阁中取得一、二个部，倒不如铤而走险。

因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说："现在的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了，或者要做一个执政党，或者要做一个乱党，何去何从，就要看事态的发展情况了。"这时的墨索里尼已经决定把目标放在从地方夺权，以制造政府和议会的危机。

在此之前，法西斯党的地方战斗队早已开始了夺权的准备。9月，墨索里尼组成了法西斯黑衫军最高司令部，并邀请支持法西斯运动的法拉和切凯里尼将军参与。许多现役军官或不甘寂寞的退役军官都积极帮助地方黑衫军编军操练，或出谋划策。

10月16日，法西斯党主要领导人在米兰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政变问题。会上，墨索里尼说，政府和反法西斯势力企图扼杀我们的运动(这在当时至少是假话)；公众舆论处于观望之中，颠覆分子正在组织工会联盟；焦利蒂认为可以给我们两个部，而我们则要求六个部，要么就一个部也不要，这样一来就要发动群众，制造议会外危机，走向执政。

同时，墨索里尼还建议在安科纳、奥尔特和契维塔韦基亚组建3个军团，由法拉、德博

诺和切凯里尼指挥，时刻准备进军罗马。虽然维基、法拉和德博诺等认为法西斯领导机构尚未健全，军事机构尚处于调整之中，争取军队的工作尚未结束，主张立即进军为时尚早，但会议最后仍然坚持立即进军罗马，具体计划和时间将在那不勒斯再作决定。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0月21日，法西斯党领导集团制订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实行总动员占领王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黑衫队员在罗马周围的5个城市结集；向法克特内阁发出通牒，要求交出全部权力；进军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各部，如果失败，撤到意大利中部地区，在中部的一个城市建立法西斯政权，并再次集中兵力向罗马进攻，直至胜利为止；如果战争不幸发生，罗马城周围的几支纵队从不同方位攻入罗马。

10月22日，墨索里尼将行动大权交给法西斯四巨头：比昂基、维基、巴尔博和德维基。10月23日，各地法西斯头目和中央领导前往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10月24日，在那不勒斯召开布署行动计划大会。墨索里尼及法西斯党其他的领导人，南意大利地区的战斗队头

目，都集中在这里。维苏威宾馆的富丽堂皇、庄严肃穆与法西斯全国委员的乌烟瘴气，一点也不相称。墨索里尼的充满激情的演说，把那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煽动得如痴如醉。他说："我们现在已处于箭在弦上，或者弦紧将崩之势！"

他把议会内情隐瞒了，他想让这些狂热的信徒知道，法西斯党历来都是"循规蹈矩"的，他说："不仅是法西斯分子，而且是每个意大利人都处在这个抉择面前：要法制还是不要法制？走议会道路还是举行起义？法西斯通过什么途径统治国家？我们为什么要统治国家？……懂不懂这一点，就意味着掌握不掌握解决整个意大利政治危机的钥匙。"他接着说："有些政治家问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解散议会，改革选举……要求掌握内阁的五个部和航空局。我们明确要求得到外交部、国防部、海军部、劳工部和公共工程部。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们的要求过分。"

他为了煽动情绪，故意地做了停顿，他说："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什么也不给！更可

气的是我们还遭到嘲笑。我们法西斯主义者不想为几个可怜的大臣职位而放弃我们那令人敬畏的理想的长子权，不想从奴隶的门走向权力。”

墨索里尼的演说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无法抑制的狂热，使得许多人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抛向主席台，似乎这种狂热的发泄是针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接着是比昂基布署行动计划：

27日，四大巨头到达佩鲁贾总指挥部，并进行法西斯全国总动员；28日，南北意大利的地方法西斯占领各省市政设施，罗马周围的法西斯黑衫军进军罗马。法西斯分子高唱着雄壮的《青年之歌》，结束了大会。会后，激动不已的法西斯分子还举行了一场游行，以庆祝法西斯领袖的英明和即将到来的壮举。

墨索里尼于25日回到米兰家中，他把在议会中的事务以及他和政府交涉的事情，全部地交给他的亲信科斯坦佐·齐亚诺、格朗迪等人处理，而他自己则在家中度过了温馨而紧张的两天。

墨索里尼并不是经常在家，特别是他作为

一个社会党党员呆在弗利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当时为所谓的革命而四处奔波，他也无暇去照顾家庭。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迹之后，才把他的妻子雷切尔和弟妹一起迁到米兰，除了周末和全家人一起看看电影或听听歌剧外，他仍很少回家。雷切尔对丈夫的政治活动一点也没有兴趣，她的生活就是多和孩子们在一起。而墨索里尼每次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奔着女儿艾达和其他的孩子。比墨索里尼小两岁的阿纳尔多和妹妹艾德维吉都特别崇拜他，他们的思想和墨索里尼如出一辙，墨索里尼一生中唯一最信任的人，只有阿纳多尔一个。墨索里尼入主内阁以后，《意大利人民报》就交给了他。

墨索里尼在暴动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内外夹攻的方法。他虽在家里不抛头露面，但《意大利人民报》仍在摇旗呐喊，他的一些忠诚的信徒、亲信们也在加紧四处活动。平衡财政，稳定货币，缓和通货膨胀，是前几任内阁无法解决的难症；而《意大利人民报》不负责任的吹捧，使得商界、军界和部分政界人士都把墨索里尼当成意大利的救星。对自由党的领袖们的不同许诺，也使得他们彼此相斗并一直蒙在鼓

里。法西斯党徒最终拉笼了能接近国王的重要人物。

10月28日凌晨，法西斯战斗队、黑衫军在黑暗中开始了恐怖行动。他们迅速占领了从意大利北部到罗马的所有交通线，南部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也开始攻占大城市的市政设施。军方则持观望态度，表明法西斯党以前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与此同时，在佩鲁贾总指挥部的四巨头也发出了进军罗马的宣言："……四年前的这几天，国家的军队发起了使它走向胜利的最崇高的攻势。今天，黑衫党的军队重申这一胜利是不完全的，它现在要殊死的向罗马进军，使罗马恢复凯撒的光荣。"

拂晓时分，法西斯黑衫军攻占罗马城郊。进军罗马的号角，彻底打破了法克特更换内阁以求稳定的美梦。他要求动用军队对全国实施戒严，但国王的犹豫不决，而国王最终的拒绝签字，把法克特手中的准备实施的戒严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所以，内外夹击的窘迫，法克特只好以辞职来摆脱尴尬。

当天，法西斯黑衫团攻占罗马，占领了各部，神圣的丘比特神殿被玷污了。

从伊曼纽尔国王的态度，墨索里尼看出国王对法西斯没有好感也没有坏感，虽然法西斯镇压工人运动的卖力，维护国家“尊严”和“地位”的做法，很受国王的青睐，但法西斯党的壮大是依靠暴力，这使国王非常矛盾。所以，自由党萨朗德拉想出面组阁，这可帮了伊曼纽尔的大忙。国王授给萨朗德拉组阁令，希望在萨朗德拉和墨索里尼的联合政府中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但墨索里尼的断然拒绝，彻底打破了国王的一厢情愿的稳妥之计。

为了继续给国王施加压力，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了文章，给国王和法西斯黑衫团发出暗示：“法西斯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几乎遍及全国的胜利。然而胜利果实不能在最后时刻失去。由萨朗德拉出面组阁，对于问题的解决根本无济于事。”言外之意也十分明显。

10 月 29 日，伊曼纽尔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下令由墨索里尼出面组阁。这年，墨索里尼刚好 39 岁，成为统一意大利后的最年轻的首相。

墨索里尼政治上早熟。他知道首届内阁不能是近亲内阁，但以后……。马太奥蒂针锋相对，开始了喋血权力的角斗

墨索里尼一接到国王的组阁令后，立即就把帮助发迹的《意大利人民报》交给他一生中唯一信赖的人——他的弟弟阿纳尔多，也许弟弟控制舆论会比别人更可靠。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法西斯党的领袖去组阁当政，面临的困难是许多的。他知道法西斯在议会中是少数的苦衷；他知道国王对他还存有戒心；法西斯党也绝不是铁板一块；社会党、总工会、人民党等绝不会罢休。他不知道的东西也很多。他不知道外国证券交易所里拉的价格暴跌，会不会影响意大利的“大国地位”；他不知道各国如何看待法西斯式的革命；大资产阶级会不会全力支持他，法西斯战斗队会不会一如既往。不过，不管怎样他都有一个不变的计划和目标：(1)“国家”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部门中都是毫无疑问地至高无尚的；(2)不容有反对派；(3)是帝国。

一盘散沙似的混乱对墨索里尼组建新政府绝没有好处。他凭借着法西斯黑衫团的威慑力量爬上总理宝座，但现实的社会中还有一个议会作为民主的外壳，没有被打碎。墨索里尼这时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实行独裁，所以，组建新内阁就成了他夺取政权以后的当务之急。

法西斯议员团中在议会只有 32 名成员，少数派的组阁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因此，墨索里尼决定组织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经过和他的几个亲信的严格挑选，墨索里尼于 10 月 30 日晚向国王呈交了他选定的内阁名单，其中有两个社会党党员、两个自由党党员、三名国家主义党党员和 4 个人民党党员，四名法西斯党党员。由于法西斯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因此，墨索里尼自己兼任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任命比昂基为内政部秘书长，任命罗西·凯撒为内阁新闻办公室主任。另外，墨索里尼还添设了一个叫做“公安总监”的新机构，监察长由他的亲信德博诺担任。法西斯分子虽然在内阁的人数并不多，但内政、外交、司法、财政这些重要部门基本上被法西斯党控制。

不久，墨索里尼内阁在议院的投票中，以

306 票对 107 票的绝对多数得到信任，当然，社会党和共产党没有人入阁，他们大多数是投反对票。

为了立即稳定秩序，或者说是兑现对国王的许诺，墨索里尼决定立即遣返法西斯非正规军。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告，规劝法西斯黑衫团的士兵要遵守纪律。他说："已纳入合法轨道的法西斯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绝对的安定和严格的纪律。""一切冲动的做法，一切不守纪律的表现和一切违抗首长命令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法西斯民兵仍要随时准备听候首长调用，一旦需要，即刻采取新的行动。"

墨索里尼害怕这些撒野惯了的黑衫军抱有情绪，或者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想法，他一再强调："大家那不避免的激动更应化为正确的镇静与安定，决不能因为激动而破坏了法西斯民兵所创造的力量和不可征服的意志与铁的纪律这一具有崇高威望的状况。"

10 月 31 日，墨索里尼签署了停止进军罗马并立即遣返的命令。各地来的黑衫军并没有给墨索里尼带来多少麻烦或者难堪，不过这与

墨索里尼本身处理的比较稳妥有关。他把那些尚未到达罗马的黑衫军接进城，并和原先到达罗马的战斗队员一起接受国王和议会的检阅，并分批分期地遣返。他这样做实际是想尽量让国王和议会明白，他有能力控制住这些凶神恶煞般的黑衫军。

社会党、总工会和共产党是墨索里尼内阁的主要反对派，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墨索里尼一反常态，对这些所谓的反对派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他过去指使战斗队破坏反对派的舆论工具，说明他不能容忍对方的指桑骂槐，他现在装得也像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允许反对派的报纸对自己的过错说三道四。并指使黑衫军把在进军罗马时占领的所有反对派的公共机构全部退还。

墨索里尼这样做，只是为了暂时缓和一下敌对的情绪，实际上，也确实起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即使黑衫团这时不胡作非为，但蓖麻油的滋味和大棒的威力，也使这些反对派心有余悸。

墨索里尼的一些应急措施很快地稳定了形势，但做为砝码，他故意在罗马保留部分法西

斯黑衫团，他想把这些可靠的“法西斯革命者”当做他实施“施政纲领”的有力保证，而所谓的“施政纲领”，只不过是把1921年法西斯党成立时的党纲做了部分修改和补充的草案。

11月16日，墨索里尼向两院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其实，这只是他要求权力的一种手段，如果两院接受他的纲领，就意味着必须让墨索里尼行使他本不应该有的权力。因此，在两院中遭到了部分议员的反对。墨索里尼对自己的纲领遭到别人的指责和反对，变得十分暴躁和愤怒。他对议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措辞十分激烈的演说，他要求议会授予全权，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否则，他不惜动用战斗队。结果在11月25日的议会投票表决中，以275票对9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为期一年的授权法，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授予墨索里尼统治国家的“执政全权”。

墨索里尼组阁，大批法西斯党的知名人士没有入阁，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他们大都和墨索里尼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他们的影响或支持下的地方战斗队，也趁机制造骚乱，地方关系一度紧张。墨索里尼被授与“执政全权”之

后，他立即决定对法西斯党的最高领导层和地方战斗队进行改组。

12月初，法西斯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墨索里尼在会上做了演说，他向那些“知名人士”解释他首届内阁不能采取清一色内阁的苦衷，并许诺不久将重用法西斯革命的功臣。他的演说得到与会者认可和谅解。接着，墨索里尼建议，为了法西斯党更好地为政府服务，政府能及时地知道法西斯的要求和希望，必须对法西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成立“法西斯大议会”。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并选举他为大议会的主席。

大议会作为法西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并行使着为内阁提供咨询的权力。实际上，墨索里尼不仅巧妙地控制了法西斯全党，而且还为以后废除议会打下了基础。1923年1月，墨索里尼又在国王的帮助下，把王室卫队、战斗队等非正规军事组织合并成“国家安全志愿民团”，并把它直接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

对法西斯党的内部取得完全控制之后，墨索里尼立即着手从议会内部控制、消灭反对派，以图改变1921年议会选举中的法西斯党的

不利局面。墨索里尼认为，法西斯运动的壮大，特别是法西斯党控制内阁之后，社会党的力量已经受到极大打击，在法西斯式的革命面前，社会党已经完全丧失它以前的革命锋芒，变得不堪一击。因此，他把主要的目标和力量全都放在人民党和自由党身上。当然，这是在墨索里尼成功地把国家主义党和法西斯党合并之后，否则，国家主义党也可能是他的一个主要对手。

削弱、控制做为议会第二大党的人民党可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人民党的党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虽然人民党没有给墨索里尼法西斯出过难题，但自从统一意大利以来的各世俗政府与梵蒂冈的僵化关系，也给墨索里尼控制人民党蒙上一层阴影。因此，墨索里尼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解决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以便自上而下地动摇人民党的基础。

他先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宣布放弃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纲领，并对以前的言行做了深深地忏悔。他下令地方政府给牧师、主教们增加薪水，并让中央财政给支撑教廷经济的罗马银行提供赞助，当然，这其中的幕后交

易是可想而知的。不久，宗教界的头面人物纷纷给人民党施加压力，希望人民党在对待法西斯政府的政策上采取一致态度。

1923年3月，人民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和法西斯党的合作问题，会上支持法西斯的派别从人民党中分裂出来，这样，议会中的法西斯党的力量得到加强。

自由党内部的相互拆台，给法西斯党的壮大、进军罗马和墨索里尼的组阁都帮了大忙。自由党作为有产者的代表，和国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军队和地方政府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因此，继续让自由党领袖之间保持分歧，就成了墨索里尼控制自由党的主要手段。

在几位前任首相之中，似乎墨索里尼和萨朗德拉的配合要默契得多，他认为法西斯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伟大”才能。焦利蒂总认为墨索里尼也和他们差不多，是一个短命的内阁。所以，墨索里尼把答应他的一些建议，当作是挂在驴头前面的萝卜，可望而不可及。尼蒂的回避和奥兰多的没有主见，又正好给墨索里尼一个让他们“吃香喝辣”的机会。就这样，墨索里尼基本上轻松地控制了对他有威胁的政

治领袖。

这只是墨索里尼实行专政的第一步。他在议会中能得到绝大多数的信任票这一点，比前几任内阁都好得多。作为限制他权力的议会，他早就强烈地反对过，特别是法西斯党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他更是耿耿于怀。墨索里尼取得“执政全权”以后，对议会的存在的容忍，似乎不符合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但原来的选举方式，不一定能使法西斯党获得绝对多数。

为了防止法西斯党有失败的可能性，他和他的亲信们一起设计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任何获得选票最多的党，都可以在议会中取得 2/3 的议席，剩下的 1/3 则按比例分给其他党。这就根本上保证了法西斯党对议会的控制。新的选举法是轻而易举地被制订出来，但让它变成真正的法律，却让墨索里尼废了不少口舌。墨索里尼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得他有足够的信心去说服议院接受这一法令。他对参议院的那些老朽们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健全议会，并可以确保议会永远控制在忠于意大利的人手中。也许是老弱昏花，来不及反应，甚至还有部分人

在没有明白“忠于意大利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的情况下，就毫无疑问地在投票中站在赞同者的一方。

想让众议院各党派接受他们“自杀”的法令，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坚决反对法西斯并与本党分裂的社会党、人民党、自由党议员，都坚决反对，墨索里尼对待强硬派有他不变的信条：狭路相逢，勇者胜。更何况他握有“执政全权”的法宝。

他指使阿纳尔多、萨维米尼制造舆论：法西斯改革选举法，是为了完善、健全议会，改变过去的混乱无力的局面；假如众议院反对这项选举法，议会可能要被废除；假如国王因此而拒绝解散议会，国家安全志愿民团将和以前的法西斯战斗队一样，站在法西斯的一边。地方的一些极端的法西斯狂热分子，也频繁地袭击、威吓反对派议员，为此，又有不少反对派议员屈服了、妥协了。

1923年7月15日，众议院进行表决，结果以235票对139票通过了这个实际上让反对派“自杀”的选举法。墨索里尼再次取得成功。

新的选举法在两院得到通过以后，法西斯

党对这次选举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但墨索里尼不愿在麻痹大意之中丢失一张选票。因此，他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1923年7月，新选举法生效以后，墨索里尼经常到罗马的一些工厂去慰问工人，以便缩短和工人阶级的距离。舆论界在经过半年多的谨慎和沉默之后，部分反对派的报纸又开始公开指评时政。靠办报起家的墨索里尼深知舆论对公众的作用，所以，他指示法西斯党徒对反对派的报纸再次进行恐吓。不过这次法西斯分子做得比较文雅，不像上次是直接闯入反对派的报社，进行一番打、砸、抢、烧，而是利用警察的威严，借欺骗群众、危害公共秩序之名，冠冕堂皇地勒令暂时停刊。

大选前的全国舆论界，可以说是噤若寒蝉，而《意大利人民报》和其它忠于法西斯党的报纸，却大张旗鼓地鼓吹墨索里尼的内政、外交政策。特别是墨索里尼组阁时提出的建立帝国的目标重新被提出，以及对近一年的政府的强硬外交的宣讲，使得全意大利的公众都为之激动。从这一点上说，墨索里尼是能得到选票的。

墨索里尼从组阁的那天起，就开始逐步地建立法西斯政权网，他取得“执政全权”的有利地位，更让他有恃无恐。到大选前夕，全国大多数省、区的地方长官被换成法西斯党徒或亲法西斯的其他党派人士。法西斯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所有的这一切意味着墨索里尼参加竞选已准备停当。因此，1924年1月25日，伊曼纽尔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墨索里尼立即组织他的亲信，拟定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名单的拟定，表面上是各个政党一视同仁的广泛联盟。墨索里尼故意地把法西斯党徒的人数定为200，而给其他政党的人数为150，但是150人之中，绝大部分是亲法西斯党的，并且大都是小党中的无名小卒，每个党中只保留有限的几个“名人”，诸如自由党的焦利蒂、萨朗德拉、奥兰多，人民党的戴托·克罗斯等等，实际也都是作为亲法西斯的本党领头羊，也不会对法西斯党的有利局面形成任何威胁。

到这时，许多党才认识到真正的“毁灭自己”已经开始，但迫于“领头羊”的威望，各党大

多采取痛苦的默认态度。

1924年的选举同样充满着野蛮、黑暗和恐怖。正式投票前，墨索里尼公开对那些法西斯党徒发出暗示，同时也是对那些可能的反对派发出警告。他说，不管过去是什么样的派别，现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护政府还是反对政府，是亲法西斯派还是反法西斯派，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墨索里尼一再强调，对待敌人就要像敌人对待我们那样，甚至比敌人更狠。于是在选举时，“甚至”的程度就被广泛使用。

法西斯党徒四处出击，强拉选票；殴打、袭击反对党选举人；制造恐怖、混乱阻止反对党召开选举集会；没收反对派的选举证，给法西斯分子多次使用，等等。4月6日的投票结果表明，法西斯党候选人共得全部选票的65%，而其他所有的党总共得票不到35%。根据新选举法，法西斯党在众议院中取得2/3的议席。这样，墨索里尼在控制议会，最后取消议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墨索里尼法西斯党取得大选的胜利，对于反对派来说，就是意味着穷途末路。社会党和

人民党从以前的第一、第二大党，一下子变成最末流的小党。法西斯党徒在选举中使用暴力和暗中作弊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也为之震动。

1924 年 5 月 30 日，新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法西斯党徒的暴行和欺骗行为，社会党的著名领袖马太奥蒂给以深刻地揭露和抨击，并提议宣布这次欺骗性的选举无效。马太奥蒂的演说很短，但其间被法西斯党徒打断竟达到 90 多次，议会完全失去了往日辩论的自由。

马太奥蒂说："政府多数派虽然名义上获得 400 万张选票，但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可怕的暴行的结果。法西斯领导人说得清楚，政府并不认为它自己的命运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即使它是少数，它也将继续执政……，为了实现政府的这一计划，存在着一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一支既不是为国家服务，也不是为乡土服务，而是为一个党派服务的国民自卫队。你们想使国家倒退，恢复专制主义。我们是意大利人民自由主权的保卫者，我们向他们致敬，当我们要求选举应当光明正大的时候，我们是在保全他们的尊严。"马太奥蒂最后对他的朋友

们说："现在，你们可以着手给我编悼词了。"

的确，这个不幸的人最后说的这句话，竟成了不幸的预言。

墨索里尼在会上面对马太奥蒂利剑般的语言，表面上装得异常冷静，与那些张牙舞爪之徒相比，俨然是得意的胜利者风度。但回到总理府后，立即暴跳如雷，训斥德博诺的"公安总监"是个只拿薪水的官僚机构，并告诉法西斯行政管理书记马里纳蒂，秘密警备队决不能让那个摇唇鼓舌的人再继续活动，让他永远不再出现。这种暗示，实际上就是告诉杜米尼之流该如何做。

6月10日下午，杰出的社会党领袖、反法西斯斗士——马太奥蒂在回家途中被杜米尼等法西斯匪徒绑架暗杀。此事后来酿成了墨索里尼内阁的政府危机。

亚平宁的阴霾笼罩着圣山阿芬廷，墨索里尼的强悍与反对派的懦弱，自然是狭路相逢弱者败

静静的台伯河，滋养着这片硫磺质的土

地，拉丁姆的七座圣山，最早地塑造着古罗马的辉煌，同时也延展着拉丁文明的过去和未来。罗马共和的灵光，无法掩映住充满到处的苦难和艰辛，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一直贯穿其中。公元前494年，正当贵族与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发生战争而需要平民支援时，为了取得平民应得的权利，武装的平民作为要挟，都“逃”到圣山阿芬廷去“避难”，拒绝为贵族去作战，迫使贵族元老院妥协。

历史，总是带着惊人的相似在不同的时空舞台上展示自己。20世纪的20年代，墨索里尼在议会内的兴风作浪，使得亚平宁的阴霾再次笼罩了圣山阿芬廷。

马太奥蒂的突然失踪(两月后，才发现他的尸体)，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极大反响。法西斯党徒以前的“赫赫战功”，以及马太奥蒂反法西斯的坚定，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马太奥蒂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警察当局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只好对马太奥蒂案件进行追查，杜米尼等人很快被抓获，无法抵赖的事实彻底揭开了墨索里尼的虚伪。

全国义愤填膺，国际舆论也纷纷进行谴

责。

6月13日，议会内的所有反对派议员，包括部分自由党和共和党议员在内，一致通过一项决定：在意大利全国没有恢复法律的威严和解散法西斯民团军以前，他们拒绝参加议会工作。并于27日，也仿效古罗马平民躲到圣山阿芬廷，要求重新选举，并追查、惩办案件幕后指挥者和支持者。政府工作因此受到冲击，有好几天处于瘫痪状态。墨索里尼尴尬万分，窘迫异常。

墨索里尼粗暴的性格中孕育着不屈的基因，他强悍好斗的秉性，改写了古罗马贵族解决"阿芬廷运动"的历史。他自己说过，他没有阿格里巴(古罗马贵族，劝说平民撤回罗马)那样的忍耐，对待干尸般的反对派议员，他只有味道好极了的蓖麻油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棒。但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威吓，至少说在得到元老院的支持之后是这样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政府危机中，墨索里尼的担心受怕、提心吊胆，似乎预示着短命内阁的政治节奏，他也无法逃脱。

为了尽快地摆脱危机，墨索里尼想做出部

分的让步，他下令警察逮捕杜米尼及其同伙，想以此平息全国人民和反对派的不满情绪，然而反对派的报刊仍然宣称，不举行新的选举、不追究幕后指挥者的责任，“阿芬廷的平民”坚决不回到议会。为此，墨索里尼又暗示与本案有牵连的内阁新闻办公室主任凯撒·罗西和亲信助手马里纳蒂辞去党政职务。

罗西和马里纳蒂接受了他的暗示，但墨索里尼本意是想把他们当作挡箭牌，下令予以逮捕。马里纳蒂后来出狱后为此而辉煌腾达。罗西出逃国外，在英国《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马太奥蒂案件的全部记录，并公开指出墨索里尼是马太奥蒂案的背后直接支持者、策划者。罗西的出逃和马太奥蒂案真相的曝光，再次把已经趋向稳定的墨索里尼内阁推向混乱的深渊。

在墨索里尼不变的性格中，人们自始至终可以发现他的两面政策，或者说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他一方面对自己的信徒、追随者做出“镇压”假象，另一方面，对反对派却从来没有放弃过采用武力的任何可能。

马太奥蒂案件大白于天下以后，社会党内

部决定举行罢工，以示对政府的抗议。但各派意见的不统一，使得可能的罢工流产，这给举棋不定的墨索里尼增加了采取强硬手段的信心。7月10日，墨索里尼首先对那些反对派报刊和新闻界采取外科手术，决定取消新闻自由，下令地方法西斯行政官员搜查和封闭反对派报纸，仅三天内就解散了95个政治俱乐部、25个反法西斯组织。

墨索里尼的这些带有刺激性的做法，很受法西斯党内极端分子的欢迎。墨索里尼宣称，法西斯式的革命只接受历史法庭的裁判。当时，参议院内部很不团结，大多数的自由党党员，包括焦利蒂在内，都认为法西斯党在平衡财政、稳定社会(指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成效卓著，愿意再给法西斯党一次机会。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们也不会放弃这个自统一意大利以来的第一位"诚心合作者"，况且社会党人对教会的强硬和反教会的宣传，也是红衣主教们比较头疼的事情。因此，在参议院的一次投票表决中，墨索里尼在近400张票中只有少数的20%的票是反对他的。

参议院和罗马教廷的支持，改变了他对众

议院的态度，他开始变得强硬，因为有上层人士的支持，他可以铤而走险，他还可以请国王解散议会。

1925 年 1 月 3 日，墨索里尼带着无法抑制的内心喜悦(因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对众议院进行一番威胁性的演说，他说：目前的混乱，假如是追悼一个死者的话，假如这是要求真的追究罪犯的话，我想我们政府得安然无事地照常去做；但是，假如有人想借此不愉快之事，不惜国家和平，为了表示其可怜的自私的政治野心，有意攻击政府，政府将不遗余力地给以反击。他又说，你们不是要追究责任吗？在众议院面前，在全体意大利人民面前，我宣布：对于所有发生的事，我一个人完全承担政治、道德和历史的责任。意大利要求和平、要求宁静、要求最起码的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将给它以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用武力恢复它以往的平静和安稳。

墨索里尼此次的大胆演说，实际上如同一个宣言，从此以后，一个“民主政府”的庄严的外貌荡然无存了。这次演说也宣告意大利议会“民主政府”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寿终正寝了。

墨索里尼在做此演说之前，已经布置地方法西斯开始行动。罗西和马里纳蒂辞职以后，墨索里尼又把内政部长的职位交给亲信菲德尔佐尼。菲德尔佐尼是个不折不扣的“凡尔赛匪徒”式的人物，他在1924年7月份解散、关闭政治俱乐部的基础上，下令解散所有对国家政权有直接或间接威胁的任何组织，禁止共产党人和其他被法西斯党视为激进分子的人公开活动。为了配合墨索里尼的政治攻势。菲德尔佐尼下令给各地的法西斯行政长官，要求他们严格搜查反对派报社，并控制反对派报纸的发行，为此，曾经是墨索里尼大加鞭挞的新闻检查制度，反在自己的执政时期变本加厉地执行着。

当时，许多反对派的报纸，也包括自由党的主要报纸之一的《晚邮报》在内，都仍坚持着意大利新闻界独立思考的传统。新闻界的这种活跃是墨索里尼不能容忍的。对待一些反对派的小报，蓖麻油和大棒就足以使那些编辑和记者们流亡或屈从，但对那些有影响的大报来说，过分的不文明可绝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墨索里尼和菲德尔佐尼就采取暗地施加压力和

收买的办法加以控制。"阿芬廷的政治平民"们失去可靠的喉舌之后，本来就陷入困境的抗议斗争，就显得更加有气无力了。

1925 年是意大利议会政治名存实亡的一年。反对派议员的阿芬廷避难，使得原来的一边倒的议会，如同百足巨虫死而不僵。

1925 年 2 月，墨索里尼召开法西斯议会，明确了法西斯党在站住脚跟之后，应当完善法西斯机构，整顿干部，以便在已经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之后，争取全部争斗的胜利。

法西斯大议会遵照墨索里尼的旨意，任命法里纳切为法西斯党书记。他是一个有"暴力癖"的极端主义分子。墨索里尼让他做法西斯党的第二把交椅，就意味着国内各种民主力量的"残余"，将再次遭到蓖麻油和大棒头的清除。阿芬廷的政治难民在法里纳切任书记期间，大都流亡到国外。参议院的一边倒和众议院的瘫痪，实际上，使议会变成了民主的摆设，墨索里尼不仅把控制议会仍作为形式的议会程序，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越了议会。1925 年 12 月，通过了扩大政府总理权力的《政府颁布法规的特权法》，完全地摆脱了议会的监督。

墨索里尼的强悍和反对派的懦弱，自然是狭路相逢弱者败。议会的枯萎，标志着反对派被彻底击沉。

墨索里尼操纵了议会，冠冕堂皇地通过一系列法令。为了控制国家的行政大权，墨索里尼下令通过《保卫国家措施法》，修改了过去的市政制度，由法西斯大议会指定官吏和市议会代替地方市长和选任的市议会。为了让司法大权也能自如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墨索里尼指令法西斯大议会撤去任何一个不听话的法官，改派法西斯党徒或其他所谓的忠实可靠者。被墨索里尼称为“法西斯革命的立法者”的阿尔弗莱德·罗科，就是这样当上法西斯司法大臣的。

这样，到1925年年底，除去还有国王作为一个残存的象征外，意大利做为一个“民主国家”所有标志——议会、行政、司法等均成为墨索里尼的手中的玩物。

1925年到1926年，是墨索里尼多灾多难的两年。“征战”阿芬廷胜利以后，墨索里尼就被一场大病击倒。早年流浪时得的胃病，这几年一直缠绕着他，胃疼的高频度突发，最后引发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下子把他击倒在病床上

达到40天之久。

一个多月没有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使得谣言四起，反对党的残余势力一时蠢蠢欲动，极端主义分子也暗地支持法里纳切以图取而代之。新闻舆论一反常态地大肆鼓吹墨索里尼如何如何健康，更加引起了社会的混乱。所以，在墨索里尼真的病愈以后，他立即进行反击，法里纳切曾帮助墨索里尼完成独裁，自然充当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角色，立即解除了党书记之职。

被墨索里尼用来作为神话吹嘘的是几次遇刺的大难不死，被吹做是神的旨意：是上帝派遣他来拯救意大利并把她导向光明，在没有完成这光荣的历史使命之前，墨索里尼不能离开意大利人民。实际上，这几次遇刺事件都被大肆渲染，并做为打击对手或者谋取更大利益的美丽借口。

1925年11月4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周年的纪念日，墨索里尼为了“弘扬”意大利的“民族精神”，激励法西斯军人的狂热，决定举行盛大集会。马太奥蒂被害以后，社会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主张以牙还牙的极端冒险主义

分子，他们一直把墨索里尼当做意大利社会的肿瘤，决心除掉。原统一社会党议员蒂托·查尼伯尼企图在墨索里尼演说时，从总理府对面的旅馆里向他开枪，但在此之前，如鹰犬般的秘密警察早已逮捕了身着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少将军服的查尼伯尼。墨索里尼就在这身军服上大做文章，许多原来对墨索里尼有过疑义的法西斯军人大都受到清洗，特别是曾经反对过他的卡佩洛将军，无辜地受到清洗。统一社会党也被强行解散。

墨索里尼对国内的任何风吹草动，只要能用来打击对手，那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

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参加完国际医药大会的开幕式，走向他的汽车时，遭到一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妇女的开枪射击。令人遗憾，子弹只在他的鼻子上留下了一个印迹。英国妇女的刺杀事件，自然与“科孚事件”后英国谴责意大利一事联系在一起。尽管英国驻罗马的外交官一再解释，但这一事件最终仍成为打击亲英的反对派报纸的一个借口。

1926年9月11日，刚从法国归来的卢切蒂，带着反法西斯流亡者的厚望，用手榴弹再

次袭击了墨索里尼，手榴弹在墨索里尼座车后面爆炸，使得这位独裁者再次幸免于难。当然，巴黎，这个意大利反法西斯流亡的避难所，以及法国政府，又成为墨索里尼及其舆论攻击的中心焦点。

每一次的谋杀，墨索里尼就强化法西斯政权一次。他任命阿图罗·伯契尼为公安总监，并让警察总局专门成立"监视和镇压反法西斯主义行动机构"。特别是1926年10月31日在波伦亚新体育场落成典礼上，年仅15岁的英雄少年赞伯尼又一次行刺墨索里尼失败以后，法西斯政府采取了更大的步骤：11月份，颁布了《特别法》，解散了所有反对政府的政党和组织，取消了123名反对派议员资格，老资格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图拉蒂、前首相尼蒂、原外交部长斯弗尔佐等都被驱逐出境，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和许多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特别法》还规定，对行刺国王和政府首脑的人，一律处以死刑。1927年，墨索里尼又组建了由他一手控制的秘密警察组织。

墨索里尼加强法西斯外部专制的同时，在法西斯党内也做了部分人事调整。早在1925

年，他把亲信阿尔弗莱德·罗科任命为司法大臣；1926年，他又把图拉蒂·奥古斯特扶上法西斯党总书记的宝座；又更换公安总监和内政部长等重要职位。《特别法》颁布以后，国内的一切反对派都销声匿迹了，成了法西斯党一手遮天的局面。

1928年底，众议院根据墨索里尼的意图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以墨索里尼为主席的法西斯大议会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最高机构。到此为止，墨索里尼把政府、议会的全权全部集中到自己的魔掌中，国王曾经有的特权，也在最高权力机构的淫威下，变得颤颤巍巍了。

墨索里尼在通往权力顶峰的拼搏中，扮演了成功的角色。与此相比，那位德意志的下士，可就稍逊一筹，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失败以后，又经过10年，才登上德国的权力顶峰。

他不懂经济，却常津津乐道。他骂过教皇，庇护十一世却与他眉来眼去

墨索里尼不懂经济，但却喜欢对此津津乐

道。如果一个领袖，只知道政治而不了解经济、外交等其它事务，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对领袖的一种污辱。当时意大利流行的墨索里尼传记，都一致说他年轻时学过经济，是最著名的“经济王子”巴莱多的高足。但实际上，他一辈子只有流浪瑞士时，踏过大学的门槛，还是偶然地做为旁听生，听一些当时对他有利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即便如此，他也绝没想过要学经济学，并且为以后担任总理时用。

墨索里尼做为一个老练的记者和编辑，他深知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状况。墨索里尼出任内阁总理，前内阁留给他的是经济极不景气，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里拉对英磅的比值拉大距离。所有的这些和当时意大利政局的不稳，共同构成了墨索里尼的最大心病。所以，在墨索里尼接到组阁令的当天晚上，就决定让经济学博士德斯特法尼·阿尔贝托担任财政部长，以帮助他渡过让前几届内阁束手无策的难关。

富人是墨索里尼的恩人，许多大资本家，像安萨尔多军工集团的总裁佩洛内兄弟，在他执政前就和他往来密切。

墨索里尼执政以后，尝到了甜头的大工业家、银行家们更不愿意放弃这个保护神，再说，墨索里尼根本也不想得罪这些财神爷。墨索里尼早些时候的那些针对大垄断者的高调，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收藏起来。因为他知道，一旦这些财神爷动怒，法西斯党的活动经费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将会更加困难。如果是这样，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内阁可能会流产，或者至少可以说，会像尼蒂、焦利蒂、法可特那样，也是个不足月的早产内阁。

和其他的庸俗经济学家一样，阿尔贝托博士也不可能摆脱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强大惯性。墨索里尼钟情于大垄断者，也给阿尔贝托推行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政策提供了方便。

1922 年 11 月，墨索里尼从鼓励私人资本出发，废除了有价证券记名登记制，停止调查军事利润，这一举措为法西斯国民经济全面自由化开了绿灯。墨索里尼和阿尔贝托为了拨动大垄断者那根赚钱的神经，决定放弃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让这时仍被政府控制的电话业和人寿保险业也放给私人经营，并且废除家族财产继承税、股票红利税，降低房屋税，以便直

接取悦于大垄断者。许多大的集团、公司对墨索里尼都感恩戴德，因为这段时间，意大利社会经济特别是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政府对富人的征税也大量削减，企业的赢利增多。整个意大利工业得以复苏回升。

工业的勃起，把意大利农业的贫困展示得一览无余。意大利南部的农业，不过是刚摆脱中世纪的苦涩。农业的干瘪、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不仅把有限的工业增长扯平、侵吞了巨额的外汇，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对意大利的“大国地位”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到1924年，工业的全面回升，使得阿尔贝托腾出手来狠抓农业。墨索里尼总是给以支持，而且，还别出心裁地起了一些动听的名称，诸如“增产小麦的战斗”运动、“垦荒战斗”运动等。

1925年，墨索里尼仿效古代东方帝王劝稼农桑的做法，在罗马尼阿也划据一块约70多英亩的良田，自己建立一个农场以昭示总理身先士卒。但他的农场是全套的进口机械，这一点，是无法在贫困落后、产生野蛮的南方农村中，显示其重视农业的诚心的。狂热时代造就人们疯狂的性格，就连领袖的屁也是香的。首先是

法西斯的喉舌，早就开始张扬墨索里尼拯救贫困的“宏伟计划”，领袖自办农场，最起码在当时的“民主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

1925年初，墨索里尼在总理府设立“小麦增产战斗委员会”，专门负责这场战斗的全权指挥。在此之前的“垦荒战斗”中有许多过火的行动——把那些本来只适合种植其它高效作物的土地，也当作“荒地”给开垦了。当然，水利的兴修、土壤的改良的确给增产小麦提供了部分保证。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意大利的小麦生产基本上达到自给自足。

责备求全是墨索里尼撤换他不满意的人选的最好借口。阿尔贝托为平衡财政，被迫恢复焦利蒂曾经执行过的制止逃税政策，并且拒绝给只拿薪水不干实事的法西斯民团增加经费。这种做法，对在法西斯党内没有任何根基的阿尔贝托来说，将是一种不幸。支持墨索里尼的那些大集团、大公司的总裁们都强烈反对阿尔贝托的“烤富翁”的经济政策，许多法西斯民团的领袖因捞不到油水，也对阿尔贝托恨之入骨。墨索里尼在很大程度上，对阿尔贝托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支持的，但迫于无奈，只好

以对里拉贬值无能力为借口，解除了阿尔贝托的财政部长的职位，代之以实业家朱塞佩·沃尔皮。

墨索里尼任用沃尔皮，有他的用心。沃尔皮是当时意大利的最大的金融巨子，又是世袭的伯爵。另外，墨索里尼看中沃尔皮，还因为他和英国、美国的实业界有广泛的联系。沃尔皮任职以后，利用其经营实业的乖巧左右逢源，在奉承墨索里尼时被用得淋漓尽致。1925年8月初，他向墨索里尼提出提高里拉币值的请求，并肉麻地说这是维护领袖的权威和信誉的最有效办法。最喜欢听奉承话的墨索里尼被吹捧得飘飘然了。所以在8月16日的一次集会上，被说成是迫在眉睫的“战斗”、“运动”，又一次从墨索里尼的嘴里迸出。

他说，意大利必须进行一场维护里拉币值的运动，我们要为里拉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因为它是意大利民族的象征，是财富的标志，我们要用我们的眼泪、鲜血，甚至生命来维护它。领袖的热情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窘迫，老百姓被迫勒紧裤带，虽然把里拉的地位强行抬高，但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使全意大

利人在裤带勒紧之后再次勒紧。

墨索里尼之所以在后来能很快地开动战争机器，与这时实施的法西斯式社团制经济管理，不无关系。

墨索里尼的御用文人大肆吹嘘："19世纪的统一运动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是成功的，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完整的国家。"为此，社团制的经济管理模式，很快就从学究们"派司"之下的蓝图，变成了笼罩社会的桎梏了。

实际上，这个痴人说梦式的想法并不新鲜，以前的国家主义者曾大肆鼓吹过，法西斯的"精神支柱"邓南遮在阜姆时也曾实践过，只不过是通过领袖之口，其他人的东西也就身价倍增，变成金口玉言了。因此，法西斯辛迪加或工会的成立，如同雨后春笋。

法西斯辛迪加，按照墨索里尼的思路，把雇主和工人一并包括在内，共同管理、经营自己的企业。这种权力的感召，对于孜孜以求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到1926年底，参加法西斯辛迪加的工人约有200多万人，这个令墨索里尼兴奋不已的数字，实际上应归结

于坚持不懈的法西斯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因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传："只有在服从国家需要的情况下，才有个人，除此以外，个人根本不存在。"

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社团制，是把原来的工会全部纳入法西斯体制的关键步骤。为了拉笼更多的工人，1927 年，又公布劳动条例，把那些许诺了近两年的八小时工作制、养老金制、病假补贴和女工产期工资照发等，以法律条例的形式给以规定。这实际上是"拿你的面包堵你的嘴"。

社会党曾经为这些权利呐喊了多年。现在，在法西斯蓖麻油和大棒头的威力下，改变了原来的腔调，再从墨索里尼的口中说出，似乎更加动听、美妙。但这种糖只是抹在鼻尖上，法西斯党不会让工人成为主人。

工会的领袖不再由工人自己选举，而是由法西斯党地方政府直接加以委任。更何况在此之后，国民业余互助会的建立，表面上是管理人民休养和娱乐，实际上是监视本该充满活力的自娱运动。到 1938 年，由这些人组成的被称为"法西斯和社团议会"的立法会议，代替众议

院，成为为工人制定“行为准则”的机构。

墨索里尼自执政以来，在世俗世界里平步青云。流血、恐怖和残暴对于那些基督的众生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在独裁者的野性中，“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正反映了他桀骜不驯的人格。墨索里尼小时候不事教堂的秉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而执政前的反教权主义思想，把为他洗礼的圣水变得更加污浊。他骂过教皇是梵蒂冈凶残的老狼。但他执政以后对教皇的谦恭，简直是判若两人。苦难的基督似乎忘记了犹大的历史，冷却了半个多世界的宗教与世俗的交往，在墨索里尼虚伪的甜言蜜语面前，又回温了。教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眉来眼去。

天主教的积习，在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时期里，仍然支撑着意大利人被法西斯主义掏空的灵魂。“十字军”东征的野性，或多或少地在基督信徒的血液中沉淀。基督文明把罗马人数世纪的精神风貌当作教化传向各地。意大利人笃信天主教，而半个多世纪的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无形中构成了对墨索里尼的潜在威胁。比上帝还聪明的墨索里尼知道，世俗的残暴或许

抵不上罗马教廷的一次布道。所以，和罗马教廷继续修好，甚至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就成了墨索里尼当政之后的重要任务。于是，墨索里尼和教皇各自带着彼此都知道的目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演出了自欺欺人的把戏。

1923年，墨索里尼特地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罗马，让罗马教皇给他们行洗礼，接着，又和妻子雷契尔补行宗教婚礼。教会要求人们家庭和睦，墨索里尼就立即把全家接到罗马同住。学校教育在法西斯主义多变的政策下，也成了试验场。小学校内重新安上了十字架，而且就放置在飘扬的国旗下面；讲授神学的兼职神父，走进了原来被视为法西斯主义苗圃的课堂。为宗教而举行的游行不但不再受到干扰，反而还受到警察的保护。1925年，被教皇宣布为圣年，民政当局调拨大量的车辆帮助运送朝圣者。更有甚者，热恋中的小伙子把镀金的十字架送给女朋友，竟成了一时间的时髦。圣诞的礼物中，肯定少不了受难耶稣的镀金金像。

以前反教会的法西斯分子，现在必须手按《圣经》向上帝发誓，而发誓的内容竟是应该忠于领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未免是

对上帝的无情讥讽。妇女必须回到家庭，去尽她们“养子敬夫”的古罗马的“传统美德”，夜生活也被严格限制，唯一的理由是——黑暗属于邪恶之徒。当然，被视为“有伤风化”、“张牙舞爪”的现代舞更是在严控之列。另外，法西斯政府还大力支持罗马教廷进行“正义输出”。几百年来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立，在墨索里尼时代再次变得热闹非凡。

虽然，在教会和世俗的政府之间仍不时地发生摩擦，但做为回报，教会还是大力支持墨索里尼，并从教义中节外生枝地为神化墨索里尼提供一些唯心的佐证。从1923年焦旺尼·杰蒂勒出任教育大臣起，法西斯主义者就有意无意地开始神化“领袖”。墨索里尼小时候曾经鼓吹过的“出生于加里波第去世之后不久”的说法，被当做法西斯意大利的幸运星而随意地联系起来。到1929年墨索里尼与教皇签约之前，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分子吹捧得已经神乎其神：意大利外交的胜利归结于“圣明的凯撒”；国内的“稳定”与“罗马天国英明的救世主”联系在一起。墨索里尼箝制思想、强化法西斯学说，则被教皇说成是“拯救意大利免受自由主义异端

邪说之害的使者”。

在1929年间，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之间的暖昧关系，主要是拘泥于1870年的“保障法”。“保障法”如同壁垒森严的城堡，禁锢着教廷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长达50年之久。为了摧毁这一堡垒，1926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开始和墨索里尼进行谈判，艰巨的谈判一直拖到1929年2月才得以签字：罗马教廷建立归教廷绝对所有的梵蒂冈国家，教皇也承认萨伏依王室的世俗地位；天主教做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国教。就这样，纷争已久的“罗马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取得了教会的支持，并控制了教会。

墨索里尼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他的强权在小国面前得到了满足，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在小国之中得到了补偿。要是想当国际流氓，他还比较嫩。

墨索里尼善于“演戏”，这在外事活动中也表现出来。

在墨索里尼的自我打扮中，国际形象似乎

比国内的尊容更为重要。国内指挥法西斯党徒所取得的"显赫战功"与领袖地位的确立，这种简单的直接形象的联系，对于少时智商低下的墨索里尼来说，还是能很容易地把"强权"与"威严"联系在一起。但想做国际流氓并不容易，因为需要内政外交的默契配合。

在墨索里尼的重振"大意大利"的狂想中，他早年的"活着就要让人感到威胁"的哲学，这时候又一次地占据于他的头脑，甚至被变态地理解成为：充当流氓打手，让人产生对意大利的畏惧心理，以便树立意大利的国际地位。

意大利人在凡尔赛体系中只占到微不足道的一角。这与墨索里尼要建立意大利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墨索里尼在当政前的每一次集会上，都忘不了要求修正意大利的不合理的位置，所以，他当政之后，与"富国统治的神圣联盟"——国际联盟作对，就成了他的既定政策。墨索里尼看清了"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英、法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貌合神离，使得国际联盟变成了"神圣的"侏儒。在他藐视一切的眼光中，认为各种国际组织不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形式，而这些组织的守护神，大多数是阻

碍法西斯进行"世界革命"的"罪犯"。

墨索里尼的外交和他的内政一样，政策根本没有什么一贯性的问题。墨索里尼曾经宣称：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堕落和枯老，只有由充满革命生机的法西斯主义代替；专制和僵化、充满幻想的共产主义，只能做法西斯主义的婢女；法西斯主义无须输出，她的潜移默化和倍受青睐，就像美丽的少女之于年轻的小伙子。

1923年，他又改变了这种看法：假如全世界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天下，法西斯意大利的首创之功肯定与意大利的大国地位并驾齐驱。

因此，墨索里尼开始注重通过扩大贸易来传播法西斯主义。并且，开始对一些落后国家派驻法西斯顾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许多外国的法西斯分子纷纷与法西斯意大利建立了关系，例如，西班牙的佛朗哥、德国的赫尔曼·戈林等。

值得墨索里尼吹嘘的是，他第一次为意大利获得实利。墨索里尼在世界上首次抛头露面，是他代表意大利参加讨论对土耳其和约的洛桑会议。那时，他刚任总理职务有一周的时

间。司仪交给他的基本外交知识让他做任何事都感到蹩手蹩脚，加之又是初登大雅之堂，言谈举止颇有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或许是外交场合不许有半点粗鲁和不恭，墨索里尼的行为改变了大多数的外国使节对意大利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英法的外交官把墨索里尼谈判时的不知深浅和语言的粗俗，当做是意大利强硬外交的征兆。

墨索里尼不会在谈判中逐步地做出让步或提出要求，所以，墨索里尼只为意大利争得了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但这与以前的自由主义外外交官的成绩相比，意大利人还是欢欣鼓舞的。在此之后建立的东地中海贸易基地，使意大利保持着活跃的贸易地位。

墨索里尼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洛桑会议取得的成就很快就成为他值得炫耀的资本。1923年，墨索里尼正准备积极进攻反对派，为了让国内人民相信他的大国地位的提法，墨索里尼在外交上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意大利要求世界上的大国把她当作姐妹，而不是当做侍女一样对待。现在，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

发展的时代。我们不想去践踏别的国家，我们只是要求有自己的尊严。”

凡尔赛体系确立以后，巴尔干半岛的微妙组合暂时缓解了紧张的局势。意大利曾有过的狂妄的梦想，随着《凡尔赛条约》的一锤定音而灰飞烟灭。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意大利同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三国的关系，历来是意大利各届政府的外交敏感区。法西斯意大利对三个国家都有所猜忌，特别是已经到口的阜姆又一次吐出，以及在委任统治的招牌下，意大利完全失去了从北方的阜姆到科孚岛的达尔马提亚沿海一带。这一切都激起了墨索里尼对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的藐视，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假如他去参加巴黎和会，或许他圆瞪的金鱼眼能吓住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

墨索里尼对东亚得里亚海的蠢蠢欲动，的确荡激着意大利民众狂热的情怀。对于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墨索里尼是绝不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兴趣。1923 年 8 月，墨索里尼企图让世界承认法西斯权威的冒险计划，终于有了借口：意大利的泰利尼将军在希腊被民族主义者杀害，这一事件很快被夸大——谋杀在国际划界

委员会工作的意大利军人，是希腊人在对抗国联。希腊人以意大利为敌人的说法，迅速地通过法西斯的新闻媒介传向全国。

1923 年 8 月，墨索里尼越过外交部直接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雅典立即正式道歉，希腊舰队向意大利国旗鸣炮致敬，希腊政府为受害者举行弥撒仪式，并赔款 5 000 万里拉。所有的这些没有实效的要求完全超越了正常的规格，墨索里尼估计希腊政府不会立即接受这一有损国格的通牒，更何况 24 小时通牒时限，希腊人根本就没有充分的时间给予讨论。通牒时间刚过，早已等候在科孚岛海域的意大利军舰就开始炮击科孚岛，紧接着，海军陆战队登上该岛，对该岛实施了军事占领。

科孚事件发生后，英国和法国在国联内对此看法也不一致，所以，墨索里尼顺势把这事提交给巴黎的划界委员会。或许是泰利尼将军因划界工作而被杀，可能的内疚和压力使得巴黎划界委员会毫无疑虑地支持意大利，所有强加给希腊的条件必须全部履行。法国人对意大利持支持态度，因为亲英的希腊受到意大利的收拾，能够动摇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美国

人虚情假意的抗议，也在得到了 1 000 万里拉的意外抚恤之后，沉默了(科孚事件中有一些美国难民死伤)。唯独英国人对此事大加鞭挞，新闻界的喋喋不休，激怒了墨索里尼的驴脾气。但舌头长在别人的嘴里，意大利的新闻管理机构也只能无可奈何。在 1926 年，爱尔兰妇女枪击墨索里尼以后，墨索里尼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终于找到了回击英国新闻界的机会。

希腊答应了意大利的全部要求之后，墨索里尼按照划界委员会的调解，不心甘地退出了科孚岛。这次被吹捧为"一百年来意大利主动进取精神最出色的表现"的征伐，的确让墨索里尼在世界上大显其名，他的那张并不具备什么特征的大脸在许多国家的街头报纸上出现。不过，大多数国家是把他看做是灾星。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众多小国认为意大利这是一次显示力量的行动，因而对意大利产生恐惧。为了继续让这种潜在的威胁永远存在，1923 年 9 月，法西斯军队又开进阜姆，再演了邓南遮进军阜姆的壮举。墨索里尼比较明智，或者说是狡猾。1924 年 1 月，他利用和南斯拉夫签订通

商条约的机会，连欺骗带威吓，把阜姆划到意大利的版图之内。

最能体现领袖“威风”的，是墨索里尼对意大利所属殖民地的残暴统治。凡是对墨索里尼国内地位构成威胁的法西斯分子，大多被派到海外殖民地去品尝做“小领袖”的滋味。无论是派往到索马里做总督的维基，还是被派到利比亚做总督的朱塞佩·沃尔皮，都是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

墨索里尼加强东非和北非殖民统治的直接意图，是同英国对抗，争夺红海和地中海的控制权。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把红海的诱惑和上世纪末意大利在“高原之国”的耻辱紧密相连。维基对墨索里尼的尽忠尽职，就是要把索马里变成意大利在非洲的发展基地。意大利控制地中海的野心把利比亚的地位无形地抬高。“狠狠打击”利比亚，使之绝对臣服，是意大利决不会放弃的政策。1924年到1925年期间，索马里和利比亚先后爆发小规模的民族运动，强权与血腥、野蛮与凶残，当然不会让这种危险的嫩芽萌发、生长以至于结果。

布腊人带着对墨索里尼的一半恐惧和一半

无奈，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艰难的关系。1929年，意大利主动地和希腊接触，无论是有无诚意，与虎狼为伴般的恐惧，希腊人在艰涩的谈判中只有屈服。

从1923年起，意大利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1924年，又同俄国和瑞士签订条约；到1925年，墨索里尼又把同匈牙利、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接近了一层，特别是同一、两年前还是敌国的希腊和南斯拉夫再次修好，被说成是意大利有史以来的外交最高成就。

墨索里尼的强权在小国面前得到了满足，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在小国之中得到了补偿；但墨索里尼想充当国际流氓，他还比较嫩。

墨索里尼捣法国的蛋，拆英国的台，对德国法西斯也热心扶持，但纳粹却想恩将仇报，墨索里尼恼羞成怒

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和卧室里分别放一套《铁血宰相传》和《恺撒大帝传》，这倒不是作为装璜和显示，因为墨索里尼自己认为，他的个

性中就溶有俾斯麦和恺撒的双重性格。墨索里尼做为一个乱世当道者，继续在欧洲捣乱。

凡尔赛体系的缔造者们把种种“苦难”的“枷锁”套在德意志的脖子上。意大利曾经做为体系的牢固支柱之一，但仅仅是支配地位中的配角，因此，对英法的垄断和专横产生不满。矛盾在旧日的同盟者之间增生。

《凡尔塞条约》签订以后，德国雄厚的潜力和倍受宰割的仇恨，增添了日耳曼人复仇的可能，法国人为此而感到惴惴不安。1920 年到 1924 年，法国先后同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四国同盟，后来又把南斯拉夫拉入自己的安全体系。手伸得太远，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安。

1921 年，国际联盟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并委托意大利保护阿尔巴尼亚领土主权的完整。在此之后，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有增无减。南斯拉夫的反意情绪，因南斯拉夫和法国结盟而连续高涨。标榜民主和自由的法国，一直是各国的“民主斗士”的避难所，令墨索里尼深恶痛绝的而又影响非凡的反法西斯流亡者，自然而然也选择了巴黎。这无形中使墨

索里尼增加了反法情绪，更不用说法国支持、拉拢南斯拉夫的举动了。

1925年，墨索里尼在处理洛迦诺公约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报复法国的目的。10月，在瑞士马乔列湖畔的旅游胜地洛迦诺，欧洲主要的大国的一些头面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共同商讨欧洲核心地区的安全问题。

早在1925年1、2月间，德国先后向英法比意建议：与莱茵河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公约，保证互不进行战争。英法比意四国非常欢迎德国的建议，赞成缔结有关公约。谈判开始后，法国和比利时要求英国和意大利担任莱茵河地区安全的保证国；法国还要求德国与它的东部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缔结类似的公约(波、捷是法国的小同盟国)。意大利起初也曾提出，要求各国对意、奥边界做出保证，但墨索里尼认为这是意大利软弱的表现，自动放弃这一本来可能实现的想法。在墨索里尼看来，领袖的面子总比国家安全重要得多。

从10月5日到16日，白里安、张伯伦、斯特莱斯曼和墨索里尼等各怀鬼胎，明来暗往的照会，勾心斗角的争吵，最后把不同人的心愿

汇集到一叠白纸——《洛迦诺公约》之中。德国和法、比的安全得到英、意的保证，而德国东部边界现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英国政府明确宣称，除了德国西部边界外的其它任何边界，英国都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法国人提出的德国和波兰、捷克也签订保障条约的提法，没有任何人给于理睬。德国仅仅和这两个国家订立了《仲裁条约》。为了安抚自己的盟国，法国人只好同波、捷缔结保障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人是没脸回到巴黎的。

墨索里尼在保证法国安全上没有和法国进行全部的合作，达到了报复法国的目的，被墨索里尼挂在嘴上几年了的“提高意大利地位”的说法，得到了部分的满足。但实际上，这在意大利国内可以这样讲，而在国际上，意大利追随英国，充当保证国，提高自己的地位的说法却广为流传。否则，张伯伦、白里安和斯特莱斯曼在洛迦诺会议后，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起重大作用”的墨索里尼为何连提名也没有得到呢？

墨索里尼上台以后，四处张牙舞爪，捅马蜂窝，素有“食尸兽”美称的意大利，在这时可

以说是名副其实了。人越贫瘠瘦弱，却越爱做着粗筋壮骨的海盗式美梦。“大意大利”不能再用罗马帝国的旧名，因为在墨索里尼看来，罗马帝国的辉煌已无法与现在的艰难处境相比。

英国人不想让法国过于强大，也不想让德国过分削弱，而德法的反目为仇，给墨索里尼讨了便宜。当然，墨索里尼不会轻易承认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是英国制衡德法的砝码。但实际上，意大利却因此而得到不少好处。1925 年 12 月，英意两国达成了划分在埃塞俄比亚的势力范围；1926 年 1 月，英意两国又达成债务协定，英国在意大利偿还一战时的债务方面予以特别优惠；同年 10 月，英国外交当局还推动意大利和西班牙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对于意大利控制阿尔巴尼亚的每一步骤，英国人至少是持善意的中立。但所有这些，墨索里尼总是不承认英国人是“大度友善”的。

在墨索里尼的骨子里，压根儿就不想得罪英国，但不时地给英国制造战略麻烦，或者让它庞大的殖民体系出点差错，却是他不变的法则。凡尔赛体系的建构，特别是红色苏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争取独立民主的衍生。

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也在这种大气候下，蠢蠢欲动。哪里成为热点，哪里就有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影子，从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到整个巴尔干半岛，从奥斯曼土耳其的废墟到整个苦难的小亚细亚，从丹吉尔、摩洛哥到利比亚、索马里。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欣欣向荣，把文明和野蛮、愚昧和宗教一并地传向世界。瘦骨嶙峋的罗马，无法与体宽肥硕的不列颠相匹敌，但墨索里尼可以利用被资产阶级视为"红色瘟疫"的俄国革命，做为杀手锏。

列宁带着俄国人冲破了帝国主义的网罗，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俄，任何举动都被视为输出革命。阿富汗独立的战火，在苏俄的支持下越烧越旺，土耳其的凯末尔，也因得到苏俄的帮助而腰杆坚挺。1924 年，意大利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并且和苏俄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一举动打破了欧洲的沉默。人们都不相信以前彻头彻尾地反过共产主义的墨索里尼，会变得如此之不可捉摸。尤其令英国人不安的是，墨索里尼的暗地捣乱，已使得英国人后院起火，墨索里尼又欢迎苏俄人"插手"阿拉伯半岛，或许会让英国的殖民体系出现坍塌。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凡尔赛体系，这个火山口上的分赃的产物，在2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战胜者的趾高气扬，战败者的屈辱忍让，把原先稳固的世界秩序，撕扯得乱七八糟。吹出来的强大经常让墨索里尼的内政外交左右为难，既不能和英法平起平坐，又不愿和战败者为伍，所以，他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的政策。英法的歧视，打破了意大利竭力维护旧同盟的美梦，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失意大利的“大国”地位，又为墨索里尼靠近德国提供了回旋余地。

《凡尔塞和约》如同枷锁、利刃，把战得精疲力竭的德意志幽禁了、肢解了。德国承担发动大战的罪责：领土被肢解了，原有土地的八分之一被强行分割，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分北、中、南三区，分别由战胜国占领5、10、15年。欧本、马尔梅迪划归比利时，西里西亚南部的胡尔琴区划归捷克，波兹南、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划归波兰，但泽被辟为自由市，默麦尔也被强行划给了立陶宛；德国的所有殖民地被强行瓜分；不得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必须

向战胜国提供赔偿。但在日耳曼人的血管中，还流淌着复仇、再次支配世界的血液。战后的德国，简直成了人间地狱，经济的崩溃把人们的生存推向绝境，国际的强权政治把日耳曼人往日的骄傲彻底击垮。苦难和不幸，随同着普遍的复仇心理一起滋生和繁衍。

1919年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诞生及其主张，很快在处于困境的德国中产生了影响，那个普鲁士下士希特勒，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大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把整个德国的民众煽动得如痴如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把共同的事业——对抗现实的“不平”在两国推开。

墨索里尼的理想是把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传向世界，并由他领导国际法西斯主义运动。1922年进军罗马以后，墨索里尼有意无意向德国派遣法西斯分子，希特勒也在1922年11月请教被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墨索里尼关于德国进行法西斯式革命的问题。至少在这时候墨索里尼还是对德国法西斯运动充满信心的，因为墨索里尼或多或少地对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是支持的。但是，在充满喜剧效果的“啤酒馆暴

动"失败之后，墨索里尼才真正地了解德国民众收复失地的具体范围和决心。

早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暴动"以前的1920年2月，就在纳粹党内提出了《二十五点纲领》，公开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并向东方斯拉夫等民族夺取"生存空间"。尤其令意大利墨索里尼关注的是，希特勒宏伟的蓝图要把奥地利并入大德意志帝国。而奥地利在这时候已经不构成一个威胁，假如在意大利的对面再出现一个与德国的巨大力量联合在一起的、一心想寻求报仇的奥地利，毫无疑问，意大利夺取的勃伦纳山口将失去意义，更为严重点说，可能要断送意大利的独立。所以，在墨索里尼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极力反对德奥可能出现的合并，就成了他对德外交的一个重点了。

墨索里尼对此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一战后并入意大利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关注，已是由来以久，1921年时，他公开谴责政府对上阿迪杰地区的政策不力，他指出："正在日益德国化，正在失去自己民族性的坎通特齐诺目前出现了一个民族保卫运动，我请大家注意这

个运动，……我在这里要向四位德意志族议员宣布：他们应该向勃伦纳那边说清楚，我们现在在勃伦纳，将来也要留在勃伦纳，不管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1924年到1925年，墨索里尼针对德国境内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宣传，在意大利最北部的南提罗尔——德意志族聚集的地方，掀起了“意大利化”的运动，学校里禁止用德语进行教学，原来的自治政府被取消，和奥地利的自由往来被禁止，连基本的邮件往来也受到严格检查。这一被德国、奥地利称为“野蛮的粗暴行径”，立即在德奥两国内引起民族骚乱，强烈的反意情绪很快在两国内蔓延。

墨索里尼支持德国境内的纳粹势力，对魏玛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个潜在的痈疽。砸粹凡尔赛和约的锁链，再建日耳曼人的强盛国家，成了全体日耳曼人的不公开的信念和决心。1925年2月德国国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艾伯特总统带着未能使德国再次强盛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迈的老军人、一战中战功显赫的兴登堡元帅被推上总统宝座。兴登堡出任总统，说明了当时代表旧德国反动君主势力再次抬头。兴

登堡的就职演说，特别是关于但泽自由市、波兰走廊和西里西亚的施政纲领的解说，使得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欢欣鼓舞，也就在这时，法国政府决定延长对德国科隆地区的占领，这对德国人沙文主义情绪的激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德国官方和民间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势力再次出现了新的凝结。

20年代的前期，德国还得在小心翼翼之中生活，任何可能的不慎都可能招致强敌再次压境。鲁尔危机的窘困灼伤了德国人民的心灵，巨额的赔款把德国人的骨髓敲干吸尽。改善德国的生存环境，从此成了德国外交生活的主题。

1925年，德国外长施特雷斯曼在给前德国皇太子的密信中明确指出，近期德国外交政策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作为加强德国未来地位的前提，赔偿问题和保障和平问题要有一个有利于德国的解决办法；第二，我在这里要提出保护侨居外国的德国人，也就是现在身居异国、遭受外族压迫的1 000～1 200万同胞的问题；第三项大任务是修改东部边界，将但泽和波兰走廊归还德国，修改上西里西亚边界，将

来还要合并德属奥地利。”所有这些不公开的信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德国的外交政策与意大利事关重要的有：德国的“泛德意志主义”运动和一直想合并奥地利。墨索里尼在南提罗尔的清除“少数民族的残余”的愚蠢行为，立即在德国的官方引起反响，德国的官方报纸公开谴责意大利，称之为“野蛮的粗暴行径”。许多知名的政界人士也都明确地表示支持为反对仇视德语少数民族而发生的骚动，更有一些激进的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纷纷潜入意大利的德语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大都带着枪支。对于这些情况，德国的官方态度是很明确地给予支持，这也至少表明：德国不愿意承认意大利人有控制德国人的资格。最让墨索里尼头痛的是，德意志重温控制南欧、巴尔干的旧梦，一心想并吞奥地利。这样一来，就与墨索里尼想通过奥地利问鼎多瑙河的企图，形成尖锐冲突，为此，墨索里尼不惜血本，在奥地利大力支持反德主义者。德意间的阴霾再起。

第三章　梦寻霸权

“黑色的星期五”把世界推向混乱，把亚平宁推向深渊。“做一天雄狮胜做百年绵羊”的雄心，再次撩拨墨索里尼的野心

1929 年 10 月，提前光临的冬天使北美大陆颤抖。阴冷的寒风，肆意地抽打着人们的脸，翻弄着行人的衣领。等待幸运和机遇的人们，无法掩抑失去财富的焦急。徘徊、躁动或翘首以待，对于惨跌的股票都无济于事。29 日，黑色的星期五！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倒闭，把人们最后的希望赤裸裸地撕毁。

不是瘟疫，却比瘟疫更令人恐惧；不是瘟疫，却比瘟疫流行得更快。令人谈而色变的经

济大风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顷刻间，使得整个现代文明的所有体系濒于崩溃、瓦解。穷人变得绝望，富人变得不安，独裁者却欣喜若狂。

“黑色的星期五”把世界推向混乱。

灾难的源泉——美国，经济危机立即遍及各个部门，从而引发了美国经济的总崩溃。胡佛总统的“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户车房里有一辆汽车”的竞选口号，在危机到来之后，迅速成了美丽的肥皂泡。美国工业生产下降53%，对外贸易减2/3～3/4，工农业产品价格分别下降了25%和60%。农民破产、工人失业，而资本家却大量地破坏生产设备和产品，社会更加混乱。病急乱投医！胡佛总统不顾千余名经济学家的反对，签署关税法案，全面提高进口关税，结果引发了国际关税战。自诩为“伟大的社会工程师”的胡佛，却变成了营造“胡佛小屋”的泥瓦匠，被讥称为“饥饿总统”，胡佛实际上在把资本主义世界引向深渊。

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深受黑色经济潮的冲击。到1931年，经济危机全面地侵入法西斯意大利的经济机体，本来刚刚取得的财政

平衡，顷刻间再次失衡，巨额的财政赤字使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前景更加黯淡。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使得本来就不十分景气的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意大利的工农业生产在连锁的反应中，也突然失去往日的令墨索里尼心醉的增长势头：失业人口高达80多万，农产品猛烈跌价，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土地，并且挣扎在饥饿和半饥饿之间，前几年开展的"增产小麦"的运动中积累的有限的粮食，在这个时候全部地派上用场。

1933年初，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对控制美国经济继续恶化，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做法立即被许多国家所效法，墨索里尼却暗地里嘲笑那些效法美国的国家，因为在墨索里尼看来，1931年的秋天，意大利政府设立"意大利私产基金"，为工业提供经费，并且严格控制数目较小的对外投资，帮助国家摆脱危机，才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最早做法，美国的做法只是跟意大利学的。不过，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只是墨索里尼私下里说过，从来没有公开地宣传过，这似乎与墨索里尼喜好张扬的性格不相符合。

不管怎么说，墨索里尼前几年实施的法西斯式社团制经济管理，确实有国家干预经济的成分，只不过没有罗斯福的政策那样系统罢了。此外，在经济危机期间，意大利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陷入了严重的工人罢工运动之中，这倒与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辛迪加和让法西斯分子控制工会有关。因此，意大利在蒙受比其他国家损失较少的情况下，渡过了危机的难关。这点可见的成就，不久就被墨索里尼用做再次加强独裁统治的借口了。

墨索里尼自1926年地位得到强化以后，不断地扩大个人权力、削弱法西斯党的独立性，就成了墨索里尼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化的目标了。墨索里尼在早期建党思想中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民主成分，到这时，也随着他党龄的增加而蜕化了，所有宣传媒介和教会的说法与做法都是神化领袖。绝对服从领袖，就是绝对法西斯化。

1929年，意大利的第27届议会任满到期。早在1928年下半年，许多法西斯大议会内的有影响的人物被召进政府，这一招，不久被证明是有效之举，因为，这年底，在墨索里尼把法

西斯大议会正式改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时，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党内的阻力。这样，在1929年议会换届时，墨索里尼无须担心自己以及法西斯党的一统地位的。而且，早在1926年的《特别法》就把他的党派全部地打入地下。唯一可能的潜在威胁，就是那些地下活动分子的在社会上的残余影响。

墨索里尼向来把自己的领袖威信看得很重，他绝不允许在议会中有一张选票否决他这几年的成就。要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可能投反对票的人彻底地从议会中扫出。因此，在选举新议会之前，他向议会提出了新的选举办法：向全国提出一份经过他自己严格圈定的400人名单，而且同意和反对都必须在一次表决中通过。墨索里尼知道，大议会中的任何一名议员都不想失去在政府中的肥缺。所以，即便有人对墨索里尼做法有点想法，也不愿在这件既无伤大雅而又个人无法挽回的事情上砸碎自己的饭碗。新的选举办法当然地得到全部议员的一致通过，在此之后的全民投票，也当然地让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占了绝对的上风。

议会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把墨索里尼的个

人权威推向了绝对的顶峰。任何小事经过墨索里尼的金口，就会变成玉言，任何一项法律，只要有他的染指，投票表决，就会是全体举手或一致欢呼喝彩通过。

墨索里尼成功了！他被崇拜得比上帝还要上帝！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领袖的高大形象都时刻给那些狂热的崇拜者一种潜在的安慰。墨索里尼的每一次广播讲话，所有虔诚的听众定会比在教堂中聆听上帝的教诲还要庄重百倍。有墨索里尼在场的每一次群众集会都是蔚为壮观的，只要他一开口讲话，长时间的掌声雷动只有在他挥手示意后才能停止。

墨索里尼把大议会并入政府后，为了不让原来的那帮老资格的法西斯分子继续左右新形势下的法西斯党，他采取了不断地更换党的总书记和其他的政府重要职位的办法。

1926 年任总书记的图拉蒂·奥古斯特，在他的任职期间的最大成就是把墨索里尼吹捧成“神”。到 1930 年的经济危机中，社会上的任何一个棘手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墨索里尼更换人选的借口。9 月间，焦旺尼·朱里亚蒂出任法西斯党总书记之职，此时，经济危机的狂飙正在

肆虐着意大利全境。经济的凋弊，把法西斯分子原来的贪婪，变得更加淋漓尽致。朱里亚蒂强烈地反对贪污的做法，无形中地把法西斯党内的不良风气全部地展示出来。法西斯领导层的腐化在以前是秘而不宣的，朱里亚蒂的这种举措，无疑不利于墨索里尼的继续加强法西斯社团制的做法，因为许多忠诚于法西斯的工人一旦知道自己的辛勤劳动被少数寄生虫占有，不满情绪肯定会再次弥漫。墨索里尼曾经想劝朱里亚蒂放弃这种做法，但墨索里尼后来转而认为：领袖的作风就是独裁，况且，领袖去劝说自己的部下放弃某种做法，也有失领袖的威严。所以，在1931年底，墨索里尼直接下令，撤去朱里亚蒂的总书记职务，代之的是斯特雷斯。墨索里尼之所以选择了斯特雷斯做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是因为斯特雷斯既唯唯诺诺、忠心耿耿，又有十分突出的组织才能。斯特雷斯搞了许多效忠领袖的名堂，他特别喜欢搞一些人山人海的大型集会。各种各样的标志着严格等级的服装也得到墨索里尼的认可。最具法西斯特色的仪式是举起手臂的罗马式敬礼，因为这些“唤起民众”的手段，可以使领袖的地位在

人们心中“永固”。

经过30年代经济危机的阵痛后，墨索里尼倍加感到：造就一个更适应未来的统治阶级，实在是迫在眉睫。因此，必须把国民生活的一切全部地置于由他代表的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墨索里尼要求的是作为法西斯的终极道德规范的服从，而不是品头论足；要求意大利人更有法西斯的纪律，而不是深邃的思想和怀疑；一切可能的讨论和怀疑应从法西斯的哲学、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全部地给予清除；坚持“独立思维”的青年人、有绝对影响的知识分子，应该“从肉体上给以消灭”。有时他大发怪论，说意大利人应该少受一点教育，因为未受教育或少受教育者比受教育者更有勇气、更容易驾驭。一切绝对的东西或极端的做法都被视为是法西斯的基本特征。

墨索里尼还狂热地宣传对战争崇拜。他鼓吹，必须把未来的侵略做为国家免遭覆亡的手段。他说，意大利要么在扩张中生存，要么在平平淡淡中完蛋。所以，他特别注重对国民，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军国主义的灌输。他说，意大利要想在未来更加强大，就必须首先成为一

个军事强国，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在未来的“世界各国的上诉法院”上永远充当胜诉者，意大利人的国民生活的最高准则就必须以战争为主。他强调要把青年和儿童训练成热爱国家、热爱战争的人。他打算让所有意大利人在和平时期也能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去提高国民的整体军事水平。

墨索里尼根本不服英法的气，希特勒也是耿耿于怀。希特勒想讨墨索里尼的好，但两个却同时钟情于……

为了实行军国主义化，墨索里尼颁布一项法令，让所有18岁到23岁的成年人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到1934年底，他又把这一年龄延推到55岁。他不断地鼓吹再建新帝国的蓝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不厌其烦地重复——所谓新帝国就是未来意大利的“生存空间”，并且为“生存竞争”做准备，为“民族竞争”做出牺牲。

早在1927年，墨索里尼就在全国发起一场提高出生率的运动。因为意大利的未来需要士

兵。他说："4 000 万意大利人同 9 000 万德国人和两亿斯拉夫人怎么能相比？4 000 万意大利人同拥有 9 000 万殖民地人口的 4 000 万法国又怎能相比？同拥有 4.5 亿殖民地人口的 4 600 万英国人又怎能相比呢？"

按照他的设计，一个最理想的家庭应该有 12 个孩子。对独身者或婚后无子女者，应征收独身税和婚后无子女税；对于堕胎者，不只在道义上受上帝的惩罚，而且还应当受到政府的处罚。不久以后，社会上出现许多"英雄母亲"，被授予"英雄母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们为伟大的意大利生产出许多"未来的士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索里尼忘了，这几年多生的婴儿，根本不可能在他计划的几年后的对外战争中，充当"未来的士兵"。

1930 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以后，法国和意大利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意大利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墨索里尼说，意大利要么成为地中海的统治者，要么成为地中海的俘虏。意大利要控制地中海，重新修改委任统治权，划改法国和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的边界。围绕这个目标，墨索

里尼大规模地修建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扩充海、陆、空三军。墨索里尼整天谈论“可爱的机关枪和轰炸机”。所以，自1930年以后，意大利的军事支出比例，在整个国家经济预算中逐年上升。

经济危机的冲击，特别是扩充军备的要求，把本来日益法西斯化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了经济军事化的轨道。

1933年，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第一次谈判破裂以后，意大利立即成立“工业改造委员会”，领导全国的垄断企业，特别是军需工业，进行生产。1934年，又制定了关于加强“行业组合国家”的法律，大规模地建立行业组合，加强军事工业以及与其有关的汽车制造、造船和炼钢冶金业的横向联系。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也就是那些军火工业的巨头、钢铁厂的老板、造船厂的厂主等，都直接支持墨索里尼法西斯的对外方针、政策，极力主张向外进行侵略扩张。

墨索里尼还实行国家专营制度，国家统一进行对外贸易，并严格限制外汇的私自流通，大量进口并储备意大利急需的战略原料，如石

油、铜、锡、棉花等。所以，从此以后，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全面地向军事化方向倾斜，经济出现了畸型的发展。

意大利的经济实力，实际上不允许意大利发展昂贵的武器，如坦克、航空母舰等，但墨索里尼却决心去建立一支能"遮天蔽日"的空军，一支能自由游弋的远洋海军。当然，这种计划的制订，是比较容易，并且下达后的执行情况，主管的将军们也可以用不切实际的情况来哄骗他。军队中的不实情况，自此，由于领袖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很快蔓延开来。

1932年，墨索里尼把陆海空三军的权力进行了集中，理由是，以后的战争是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各部的协同统一，最好由一个领导，而这个领导的人选肯定是非他莫属。可悲的是，这位所谓"真正懂军事"的领袖，在以后的战争中，却忘了三军的协调统一。

墨索里尼的强国梦，确切地说，在对国内的宣传方面，是全部地实现了。但它必竟不是强国，只能在两个集团之间徘徊。意大利虽然蔑视那虚伪的集体安全原则，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在墨索里尼看来，旧同盟已经开始

腐烂。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蔓延，让墨索里尼在寻找新的盟友的心里上，看到了希望。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传播，使得意大利开始失去英法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但墨索里尼并没有感到担心，失去的东西，肯定会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偿。从此，意大利开始了和德国的积极接触。

1933 年，希特勒上台以前，墨索里尼和魏玛共和国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德国外交中的合并奥地利和“泛德意志主义”运动，一直让墨索里尼大伤脑筋，为此，他在暗地里大力支持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亲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

墨索里尼根本无视国联的关于德奥的非军事化的条款，秘密地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提供武器。1928 年，意大利向德、奥偷运军火的事件被国际社会披露，这种破坏国际公约的行为，在墨索里尼看来，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后来，意大利对德、奥偷运军火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次数反而增加。后来有记者问墨索里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得很干脆：想支持法西斯分子进行法西斯革命，推翻对意大利可能构成威胁的政府。

意大利一直想插手巴尔干，染指多瑙河。因此，奥地利特殊的地理位置，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能让奥地利做为一个亲意大利的缓冲国，存在于德、意之间，这对意大利的安全保障将会起更大的作用。《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德国和法国、比利时的边界安全得到了保证，但德国同东部、南部国家的边界安全并没有得到保证，这些小国无论如何都无力与经济实力雄厚、人口众多的德国相抗衡。德国国内的“泛德意主义”运动，特别是国内纳粹党的猖獗，更加引起了这些小国的恐惧。

潜在的威胁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使这些小国不得不更换门庭，寻求新的保护主。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则把墨索里尼当做自己民族的救世主。

在这些小国中，最能引起墨索里尼关注的只有奥地利，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放弃了前几年提出的对意大利复仇的要求。墨索里尼向外偷运的武器，大多数流入了奥地利；许多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直接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墨索里尼曾多次对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保证：在意

大利荫庇之下的奥地利，绝对可以免遭“野蛮的普鲁士人”的侵袭。对于奥地利首相恩格伯特·陶尔斐斯，墨索里尼更是直接鼓励他按意大利法西斯的方式建立一个不受德国控制的独裁政府。

1933年，陶尔斐斯政府取消了议会制，宣布建立“专横的”法西斯制度，并宣称，在罗马“有奥地利可以信赖的朋友”。陶尔斐斯这一举措，使得奥地利境内的意大利拥护者和德国的支持之间争吵加剧了。先下手为强，结果，陶尔斐斯取缔了亲德的法西斯组织，奥地利在亲意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柏林，1933年1月30日，一排排耀武扬威的冲锋队员，跨着节奏整齐的鹅步，通过勃兰登堡凯旋门。紧跟着的游行队伍，也高举着火炬或者蜡烛，兴奋不已地随着冲锋队的步伐，向总理府方向流去。奋斗多年的纳粹党头子希特勒，终于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希特勒上台以后，立即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对外征服计划。他打着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旗号，大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叫嚷，必须“沿着条顿骑士们的道路前进”，“继续我们在600

年前中断的事”。希特勒宣称，德国最起码地要恢复俾斯麦的遗产。因此，他要求建立一个“有力的核心”，这就是由德国、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波兰的西部等德语地区组成的泛德意志。

希特勒一下子放下了以前共和时期的雍容尔雅的姿态，公开号召用战争来解决一切。他说：“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归根结蒂，刀剑能决定一切。”希特勒十分明确地指出：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目标就是“铸造刀剑”，而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保护铸造刀剑的工作，并寻求朋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希特勒所要求的朋友，是指他崇拜已久的“老师”墨索里尼。希特勒上台以后，墨索里尼立即打电报给这位他曾经鄙视过的崇拜者，并且十分露骨地评论道：“希特勒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其实，墨索里尼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梦寐以求的法西斯主义输出，现在终于在一个大国内开了花，结了果。但果子是甜是苦，还得在品尝之后才能得知。

充满自信的墨索里尼，此次十分绝对地相信：对自己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希特勒出任德国

总理，肯定会顺其自然地让他充当世界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于此，墨索里尼有点过分乐观了，因为，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立即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而一心想通过制造混乱使自己显身扬名的墨索里尼，却从此黯然失色了。

德国通过洛桑会议，基本上免除了战争赔偿。枷锁的松动，希特勒开始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挑战。希特勒当政之后，立即撕下温存的面纱，向国际联盟提出了军备平等的要求。以法国为代表的国际联盟拒绝了德国的扩军要求。希特勒趁机于1933年10月14日宣布退出裁军会议，接着又于10月19日退出了国联。从此，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很快地从秘密转向公开。

纳粹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的各种力量对比，对此，英国和法国都有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威胁。也正是有希特勒这样的“学生”，墨索里尼才真正地感到，有必要在德国和旧同盟之间再作一次选择。

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前半期，意大利和德国因奥地利的问题，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但

纳粹主义在德国胜利之后，墨索里尼却千方百计地想改善同纳粹德国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1933年3月，墨索里尼向英法德三国提议，建议四国在一切欧洲和非欧洲问题上，进行合作。作为合作的条件，墨索里尼还提出让三国一致确认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墨索里尼之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一方面，意大利可以和英法一起分享主宰世界的大权，架空国联；另一方面，德国肯定会因得到利益而对意大利感恩戴德。墨索里尼的提议在提交四国代表讨论之后，被法国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并把这一建议抨击得一钱不值。这一建议的最后流产，把意大利推向德国的怀抱。

对墨索里尼来说，那个普鲁士的下士而现今又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出生在维也纳，这可是个不幸的事情，希特勒决心把自己的出生地并入德国，这一点似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德国政治家都要迫切。

1933年春，希特勒谋求同意大利接近，当赫尔曼·戈林在罗马、前总理巴本在梵蒂冈和

意大利人进行会谈时，德奥合并的主张遭到墨索里尼和罗马教皇的一致攻击。罗马谈判之后，亲意的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取缔了亲德的法西斯组织，但墨索里尼和陶尔斐斯的这一行动，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决心。被陶尔斐斯取缔的亲德分子得到希特勒的鼎力支持，大部分被驱逐的头子也都纷纷聚集慕尼黑，利用广播和其他出版物进行大肆地宣传，要求杀死陶尔斐斯，让奥地利回归大德意志。

1934年6月14日，希特勒接受墨索里尼的邀请，第一次以崇拜者的身份访问意大利。为了在这个崇拜者面前显示"老师"的威严，墨索里尼特地身穿挂着勋章的第一元帅服，而学生的穿着却很随便。

"老师"和"学生"的初次会晤很不成功，"学生"既崇拜"老师"，又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才能，墨索里尼当然也不示弱，可能是想显示一下博学，所以，墨索里尼根本不用翻译。当他们谈到奥地利问题时，这两个"领袖"就脸红脖子粗地大吵起来。很明显，对谈判技巧知之甚少而又德语蹩脚的墨索里尼吃了亏，许多不应该说的东西都告诉了希特勒，诸如，陶尔斐

斯三次应召到罗马；陶尔斐斯和墨索里尼的亲密关系；意奥匈三国公约等等。

希特勒回国以后，立即决定对陶尔斐斯进行“外科手术”。1937 年 7 月 25 日，一伙纳粹分子伪装成奥地利军人，闯进奥地利广播大楼，用枪逼着播音员宣布陶尔斐斯内阁辞职，接着宣布新的林特伦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另一伙纳粹分子冲进总理府，开枪打死了陶尔斐斯。奥地利的剧变立即传到罗马，墨索里尼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当时，在意大利北方正有 10 万军队在演习，他当即命令 4 个师开赴勃伦纳山口和卡林西亚边境。墨索里尼宣称，意大利将“更加坚决地”捍卫奥地利的独立。意大利的摩拳擦掌、英法的强烈谴责制止了希特勒的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

不久以后，德国开始公开的扩军，并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这一刺激性的做法，以及德国继续想合并奥地利的活动，使得英法深感忧虑和不安。意大利虽然和德国在奥地利问题上尖锐对立，但共同的政治基础早已对民主政体提出了挑战。为了防止意大利倒向德国，英法利用德意两国暂时的冲突，积极拉拢意大利。

同时，墨索里尼也想利用英法的力量阻止德国合并奥地利。

不同的目的，却孕育着共同的利益。1935年4月，意、法、英三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莱沙召开会议。会议发表公报：对德国单方面违反和约的行动表示遗憾，并声明将对任何“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约行动采取共同行动”。当时，英、法、意三国的报纸对此大加赞扬，鼓吹这个牢不可破的“斯特莱沙阵线”，已经完全地制止了德国的嚣张气焰。实际上，半年之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很快让这个牢不可破的阵线崩溃了。

“新恺撒”寻觅恺撒梦，“非洲屋脊”狼烟四起。法国纵容讨好，英国患得患失。正义被强暴

1935年的雨季刚刚过后，繁茂的草原，已经露出荣枯交替的衰败，一切的安祥和宁静，似乎并不意味着和平。此时的墨索里尼，正把那双黑手悄悄地伸向这里。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对于一个非常落后、并且时时处

在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窥视之中的封建大国，无疑是个灾难之源。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可以说是垂涎已久。早在1919年11月，意大利政府曾要求英国给它提供在埃塞俄比亚的某些经济和政治便利，遭到英国的拒绝。墨索里尼上台以后，他就暗中订下了征服埃塞俄比亚的目标，并一再扬言要雪“阿杜瓦之耻”。

1925年12月，英国为了拉拢意大利联合反苏，张伯伦和墨索里尼讨论了关于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不列颠政府宣布：“对于意大利政府为取得埃塞俄比亚关于厄立特里亚省边境到意属索马里边境铺设和经营铁路的租让权采取的步骤，准备予以支持。”张伯伦一再表示，一旦墨索里尼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英国将不加以阻止。这样，意大利首先获得了英国的默许。

在得到英国的首肯以后，墨索里尼立即指示驻意属索马里的军队制造索埃边界纠纷，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寻找借口。

在历史上，两国交界处瓦尔瓦尔绿洲，就一直是两国有争议的地区。1925年，意属索马里总督维基下令意军强占瓦尔瓦尔地区，从

此，埃意两国的军队在这里开始了长期的正面冲突。

贫困的埃塞俄比亚坚决地对抗意大利，这是墨索里尼始料不及的。意埃的直接对立，不利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渗透。1928年，墨索里尼改变了对埃的政策，他利用花言巧语，和埃塞俄比亚签定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派出大批传教士；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意大利的领事馆；被称作是帮助埃塞俄比亚建设的"专家"随处可见。

其实，这些大多数独来独往的"专家"，并不是帮助建设的专家，而是破坏建设、制造内乱、搜集情报的专家。所以，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内发生任何事情，罗马都比亚的斯亚贝巴了解得更及时、更准确。传教士们则用上帝的圣灵，去掏空人们对埃皇的忠心，一些小恩小惠对于贫穷的人民来说，都是莫大的奢侈，为此，墨索里尼根本不需要这些"劣等民族"的感恩戴德，他要的只有征服。

1931年7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颁行宪法，力求建立统一的行政制度，以图

整顿内政，加强国力。海尔·塞拉西的这一举措以及随后颁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墨索里尼敏感的神经。1932年初，墨索里尼决定用武力征服埃塞俄比亚，并责成总参谋部立即拟定进攻计划。到这年年底，墨索里尼已经确定了进攻的时间，大致放在1935年的雨季过后。据说，墨索里尼为了早日把意大利在东非的殖民地连成一片，这个时间还是被墨索里尼提前了。

墨索里尼在决定进攻的时间以后，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战争准备，他决定让参加过1887年非洲战争的德博诺将军担任总司令，并负责向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运送战略物资，修建军用机场。到战争爆发前，意大利在东非的殖民地共结集30多万军队。

对于强盗的逻辑，无理也是有理。更何况墨索里尼早就指示："在军事和外交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便利用埃塞俄比亚的某一偶然事件实现我们的计划。"没有偶然事件，墨索里尼惯用的伎俩是制造偶然事件。1934年12月，埃意两军又在瓦尔瓦尔绿洲地区发生冲突。墨索里尼抓住时机，扩大事态，他下令驻索马里的

意大利军队不惜动用飞机和坦克。冲突之后，意大利立即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反咬一口，说埃塞俄比亚入侵意属索马里，并蛮横地要求亚的斯亚贝巴割地和赔偿意大利150万里拉的战争费用，并要埃塞俄比亚到瓦尔瓦尔向意大利的国旗致敬。海尔·塞拉西皇帝拒绝了这些无理地侮辱性要求，并向国联提出控诉，请求国联给予公正裁决。

墨索里尼正希望埃塞俄比亚拒绝这些要求。当他听到被他看不起的国联得知这一事时他更感到高兴，他正好可以试探国联，特别是英法两国的态度。

1934年以后，希特勒的锋芒毕露，引起英法两国的担忧。为了防止意大利和希特勒接近，英法此时主动地和意大利接近。1935年1月，法国外长赖伐尔抵达罗马，同墨索里尼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意大利答应放弃它对法属突尼斯的要求，法国则以满足意大利在东非的殖民要求，换取意大利在英法对德政策上的一致。1935年4月，赖伐尔同墨索里尼共同公布了法意两国在非洲的边界的正式协定，意大利从法国手中得到了曼德海峡对岸22公里的海

岸线，并且把杜迈尔岛让给意大利。特别是法国允许意大利使用吉布提港，实际上是帮助意大利人打开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大门。英国则一直想在殖民地方面给意大利一点心理上的平衡，所以，当英国人嗅出意大利将在东非有所举动时，对意大利全面地开放苏伊士运河，就成了唐宁街讨好墨索里尼的最好礼物。

英法的媚态，墨索里尼的咄咄逼人，使得埃塞俄比亚政府惊恐不安。5 月 11 日，埃塞俄比亚驻国联的代表向国联发出了呼吁，请求国联对埃塞俄比亚作出保护。“斯特莱沙阵线”结成以后，伦敦和巴黎在对意政策上走到了一起，对埃塞俄比亚微弱的呼声更是置之不理，但对于一个参加国联的主权国家的正义请求，标榜正义的国联又不愿在永保沉默中让人撕下虚伪的面纱。国联行政院假惺惺地组织了一个“五国委员会”，并授权寻求和平解决意埃冲突的“途径”。

6 月底，海尔·塞拉西皇帝为了不让意大利找到借口，下令埃塞俄比亚军队自边境后退 30 公里，并把这一做法通知“五国委员会”，但“五国委员会”却依据罗马、巴黎和伦敦提供的

材料，把责任推给了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2日傍晚6点整，带有特定意义的特定节奏的汽笛声响彻意大利全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意大利人，立即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各市镇中心广场或乡村公所，聆听领袖的"最高指示"。

不过这次似乎与往常不同，在习惯性的掌声雷动之后，却出乎寻常地播送出法西斯的国歌。人们刚从聆听国歌的庄严肃穆中解脱出来，就突然听到墨索里尼充满气愤的、强硬的、带有狂热煽动性的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动员令。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历史上最庄严的时刻正在来临"，"几个月来，在我们的决心的推动下，命运的车轮顺利地向目标前进；现在它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向前，任何人无法使它逆转！""1915年，意大利曾不顾危险，毅然参加战争，然而它的利益却被他国的利益所排斥。我们是那样勇敢作战，但得到的利益又有多少?！为了共同的胜利，我们意大利人曾有60多万人牺牲，40多万人残废，还有100多万人受了伤。可是胜利后，在那令人厌恶的和平谈判桌上，却没有意大利的发言权，因为它缺少

其他强国拥有的许多殖民地。”他看到当场的群众有些变得激昂慷慨，趁机向群众说道：“对于这些，我们已经忍耐有13年了。这13年中，窒息我们活力的利己主义枷锁越来越紧。对于埃塞俄比亚，我们已经忍耐有40年了，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他立即下令，授命德博诺将军进军埃塞俄比亚，并要求全体意大利人民全力以赴，支持军队“抗击埃塞俄比亚的侵略”。

1935年10月3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罪恶的阴谋，意大利30万侵略大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意埃战争爆发了。5时整，意大利军队兵分南北两路突袭埃塞俄比亚。北方战线是意大利的主攻方向，2/3的兵力和装备都集中在这里。德博诺将军在此之前，早就对墨索里尼下过保证：他的军队肯定能迅速占领阿迪格拉特、阿杜瓦和阿克苏姆3个城市，并率先攻占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为了让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德博诺还在南线布署了11万人，让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将军率领，从意属索马里向埃塞俄比亚的南部重镇戈拉黑、哈拉尔和迪雷达瓦方向进攻，目的是让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两线作战，在彼此牵制中疲于

奔命。

意大利军队的突然的疯狂进攻，激起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愤怒，海尔·塞拉西皇帝立即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他说："意大利军队对埃塞俄比亚的不断侵犯，使我们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们应该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了。"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海尔·塞拉西皇帝下令改组军队，让城里和乡间的所有人都武装起来。埃塞俄比亚人民在"坚决抗战，宁死不屈"的口号下，以各种形式投入了保卫祖国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

坚实的肩头背着高过头顶的步枪，迟缓的骆驼，老掉牙的腰刀，在武装到牙齿的意大利军队面前并没有畏缩。在大敌当前的时刻，原来有矛盾的部落之间握手言和了，他们把一片热忱无私地奉献给祖国。他们或组织伏击，或破坏意军交通补给，他们坚壁清野，埋粮塞井，尽可能地阻击意大利军队的推进。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由于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同仇敌忾，北线的意军进军不到100公里。此时，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意大利。墨索里尼为了尽快占领埃

塞俄比亚，不得不撤换指挥官，让总参谋长巴多利奥将军接替原来的总指挥德博诺。

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英勇抵抗，感到吃惊，对意军的缓慢进展，更是大为恼火，歇斯底里。墨索里尼变得丧心病狂，他指使巴多利奥："能烧的全部烧光，能消灭的彻底消灭。"并且批准让意大利军队使用化学武器。墨索里尼身为总理，是知道这种作法违背国际公约的。

1936年3月以后，意大利侵略军开始对没有设防的乡村、城市，甚至红十字会的医院进行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企图以此摧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战意志。3月底，意埃双方在阿珊吉湖地区再次形成对峙，芥子气的弥漫，使得埃军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阵地，顷刻瓦解，8 000多埃塞俄比亚军队全军覆没，首都外围的最后屏障被意军突破。

1936年5月5日，巴多利奥趾高气扬地踏进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国外，埃塞俄比亚最终陷落。

5月9日，伊曼纽尔国王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得意洋洋地宣布埃塞俄比亚从此并入意

大利的版图，成为意大利帝国一部分。这一“胜利”，对一心梦想“大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难以言表的自我满足。

当天晚上的罗马街头，被喜庆的灯火装扮得如圣诞之夜，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冲动，把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向街头，威尼斯宫前的广场上更是灯火辉煌，连续播放的法西斯国歌，把人们等待领袖的渴望撩拨得如醉如痴。

10时半，墨索里尼和伊曼纽尔出现在阳台上，墨索里尼轻轻地挥手激起了一阵阵狂热的高呼：“领袖万岁！”墨索里尼十分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崇拜者，他感觉国王站在他的旁边似乎有点局促不安，敏感的思维使他立刻想到这是他的崇[illegible]没有喊“国王万岁”的缘故。他骄傲地看了看国王，突然猛地一挥手，广场上立即平静下来。实际上，这一显示领袖绝对权威的做法，是故意表演给国王看的。他对麦克风吹了两口气，他明知道麦克风是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只不过是他讲话前的装腔作势的习惯罢了。他大声地宣布：

“意大利终于建成了它的帝国，法西斯帝国！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玉玺已经交给了国王维

托利奥·伊曼纽尔，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5年以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同盟国军队的帮助下，光复了自己的祖国。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对于表面平静的国际政治，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意大利作为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国，竟然敢公开蔑视集体安全的原则，这对在协定上签定的国家是一种蔑视和挑战。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对另一个成员国发动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敌对行为，一切成员国均有义务与肇事国断绝经贸关系。战争爆发后，意大利空军对埃塞俄比亚未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国联，被视为有效制止战争的机构，此时不得不跟着作出反应。10月7日，52个成员国作出裁定，确认意大利为侵略者，并责成调停委员会制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措施。

10月7日，调停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英法领衔的“十八国委员会”，负责制定对意大利的制裁措施，经过3天的讨论，或者说是讨价还价，10月10日，“十八国委员会”建议所有国联

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意大利进行所谓的制裁，制裁的范围包括：

(1) 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武器。

(2) 不向意大利提供借款和信贷。

(3) 禁止进口意大利的商品。

(4) 禁止向意大利出口某些商品。

墨索里尼得知“制裁”范围以后，不但没有停止进攻，反而下令尽快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制裁”是漏洞百出。国联虽然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武器，但没有对意大利实行军事方面的限制，虽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橡胶、铅、锡、铬等战略物资，但没有把对意大利生死攸关的石油列入禁运范围，而且，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对意大利运输补给船仍是畅通无阻。所以，在以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是纵容意大利的。

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但对国联的制裁措施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1935 年 8 月 31 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所谓的《中立法案》，禁止把美国军火出售给交战双方。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对海尔·塞拉西通过购买武器备战的政策是一个打击。意大利军队突然进攻埃塞俄

比亚两天以后，白宫停止了向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出售军火。实际上，美国的这一行动，无形中产生了和英法一样的效果，声称欧洲四强之一的意大利，未必迫切需要从国外获得武器，而对于仍处于中世纪的、没有军火工业的、又十分缺乏武器的埃塞俄比亚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埃塞俄比亚不得不经过其他国家向美国购买必要的武器，但这种必须经第三者的额外盘夺，无疑对埃塞俄比亚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财政，更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对其他的制裁措施，美国更是如此。《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却没有对战略物资的贸易加以限制。意埃战争爆发后，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禁运之机，立即扩大了对意大利的出口，仅意大利最急需的石油一项，其出口量，1935 年就比 1934 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被其他国家列为禁运的对象的橡胶、锡、铅等战略物资，绝大部分地在美国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美国还向意大利供应废铁、钢、棉花等重要战略原料。其实，美国和英法是穿一条裤子，走的是一条路。

制裁并未击中要害，墨索里尼事后也承

认："如果国联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上去，我就不得不在一周内从埃塞俄比亚撤退，这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无比的灾祸。"

希特勒得寸进尺，墨索里尼欲壑难填。两个乱世枭雄联手作恶，西班牙失身法西斯

1931 年，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的无可奈何，已说明国联对侵略无能为力；日本和德国的退出国联，尤其是羽毛未丰的德国的桀骜不驯，更使国联威风扫地。墨索里尼看到，国联只不过是欺软怕硬的侏儒而已，所以他决定对国联也采取强硬的政策。

他立即在国内煽动公众对国联的仇视，他下令给物资供应部门，暗暗地故意减少日用品的发放，以造成因国联的制裁而使意大利陷入困境的假象。这样一来，的确使许许多多的意大利人相信，他们神圣的祖国处在生死存亡之中。于是，所有的"爱国者"顿时团结起来，参加了反对制裁的运动。

墨索里尼对国联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煽动公众仇视国联，主要是表演给英法看的。墨索里尼多次威吓要用武力对付制裁，并退出国联。他在报界制造舆论，扬言将推开所有“阻挡他前进的人”。一时间，意大利将从空中轰炸地中海的英国舰只的说法，四处流传，英国驻罗马大使更是惊恐万分。而墨索里尼既不承认，也不辟谣，更让伦敦忐忑不安。

对法国的说法，也很奏效。墨索里尼直接告诉法国大使，继续制裁意大利，必将影响意法两国刚确立的新友谊，意大利对法国把自己的盟友置于困境，表示遗憾，意大利只能另求生路。实际上，这不过是墨索里尼的威吓之词而已。

早在1935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和法国总理莱伐尔曾在巴黎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在“交换领土”的幌子下，建议埃塞俄比亚皇帝把奥加登省全部、提格雷和哈拉尔省的东部地区让给意大利，以换取意大利的南厄立特里亚的一条被称为“骆驼走廊”的狭长地带，和通往阿萨布的出海口。英法的这种企图牺牲埃塞俄比亚而讨好墨索里尼的做法被新闻界披

露以后，激起了包括英法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愤怒。霍尔不得不引咎辞职，而法国总理莱伐尔也在对政府提出的信任问题中，得到了少得可怜的支持。1936年1月，莱伐尔内阁也被迫辞职，同出一辙的阿尔贝·萨罗出任总理。

不可告人的阴谋，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改头换面而立即停止，相反，法国的新内阁和英国一起，一唱一和。1936年6月18日，英国政府负责国联事务的艾登宣布：英国内阁建议取消制裁。很快，这一建议得到部分国家响应，到7月4日，国联作出不再继续实行制裁的决定。此时，墨索里尼已经跨出了脱离英法的第一步。

希特勒自英法意三国结成"斯特莱沙阵线"的那天起，就决心拆散这个貌合神离的暂时同盟。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给希特勒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国联制裁的实施在意大利引起普遍的怨恨情绪之后，希特勒的孤立意大利并迫使其自动向德国靠拢的政策，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希特勒从国联中游离出以后，成了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人"，所以，在对意大利的制

裁中，德国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希特勒决定利用墨索里尼全神贯注于埃塞俄比亚的时机，逐渐加紧德奥合并的步伐，并加强对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渗透。

为了陷住墨索里尼，希特勒背着墨索里尼，偷偷地通过第三国卖给埃塞俄比亚大量的武器，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大耍“糖抹鼻尖让人舔”的花招，他让驻罗马的大使明确地告诉墨索里尼，纳粹德国决不参加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意大利军队从埃塞俄比亚人手中缴获没有制造产地的武器时，墨索里尼始终认为这是英国或法国在与他作对。当然，墨索里尼还能从德国买到他所急需的工业原料和燃料，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希特勒的好感就油然而生了。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暗送秋波，意大利国内的亲德派和反德派立即竞先争宠。半年前，意大利和德国在奥地利问题上剑拔弩张的时候，墨索里尼最喜欢听反德派的言论，意埃战争爆发后，这些反德派分子很快受到墨索里尼的冷落。

希特勒看到墨索里尼在对德关系上徘徊不

定，他立即通过驻罗马的德国大使，和意大利的亲德分子挂上了钩，鼓励他们积极敦促墨索里尼和德国结盟。当时，就数前总理府副国务秘书琼塔鼓吹德意同盟最积极，他通过私人关系极力向倍受墨索里尼赏识的齐亚诺阐述德意结盟的好处：

"首先就是能够保证欧洲的平静。意大利和德国共计一亿人口，而且由两位杰出的领袖统帅着，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拥有1500万人的武装力量，意德两国密切合作，就可以把自北海到非洲海岸的整个一大片土地置于我们两国的控制之下。"

身为领袖的女婿、外长，号称"小领袖"的齐亚诺，立即把琼塔的牺牲奥地利和德国结盟的建议转告给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听了女婿的分析以后，很快改变了他以前的想法。

1936年1月，意埃战事正紧，他决定和德国和好，以争取尽快结束意埃战事。6日，他突然接见德国驻罗马大使哈塞尔，让他转告元首，意大利根本上是不反对德奥合并的，"斯特莱沙阵线"已经不存在了，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将和纳粹的德国永远保持一致。哈塞尔似乎有

点不敢相信这些话是出自墨索里尼之口。但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墨索里尼在外交上不断地打德国牌，向英法讨价还价，表明“斯特莱沙阵线”的确松动了。其实，墨索里尼是不想让英法一下子失望的，他只是想逐步地向德国靠近。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终于在西班牙内战的契机中合作了。两个乱世枭雄联手作恶，西班牙身陷囹圄。

墨索里尼建立东非帝国之后，地中海就变成了意大利通向东非帝国的重要生命线，为此，“意大利湖”以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

墨索里尼把埃塞俄比亚并入版图，使得他本来就不可一世的性格中更增加了目空一切的因素。英法的纵容，被他看成是英法的胆小畏惧，所以，当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在“意大利湖”中任意游弋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屠夫脾气再也无法忍受。

他早就认为和“民主政体”的英法共事，如伴虎狼（其实正恰恰相反，英法反而感觉和墨索里尼共事，如伴虎狼），尤其在意埃战事之

后，英法和意大利的矛盾渐次尖锐。墨索里尼为了对抗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把地中海真正地变成“意大利湖”，他决心全面封锁地中海（其实意大利是不具备这个实力的），但封锁地中海的关键就在于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所以，意埃战事一结束，墨索里尼立即把那双金鱼眼从埃塞俄比亚转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位于西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上，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脉，把半岛和欧洲大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本身就显得孤单的半岛上，也只有葡萄牙和她为伴。或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那条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道，被上帝之手捏得很细，很窄，直布罗陀的特殊和险要，在被人们臆断地作为非洲和欧洲的分界之后，更变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苦难恰恰就在这里繁生。

西班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1931 年 4 月，二三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灵光，才在这时击退中世纪的黑暗，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把王冠上的宝珠砸得粉碎，共和国才得以建立。

病毒最喜欢侵袭残肢不全的躯体，所以，

当法西斯的瘟疫在欧洲大陆肆意横行的时候，这位发育不全的新人立即受到了感染。1933年，反动势力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并很快地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党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法西斯“长枪党”的猖獗，撕破了人们建构文明和秩序的梦幻。为了防止法西斯分子把西班牙再次拉向黑暗，1936年1月，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倡议下，成立了以共产党、社会党和共和党参加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接着，在2月的全国大选中，阵线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以阿萨尼亚为首的新内阁，遵照人民阵线的纲领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根本上地触动了法西斯分子的根基，引起了“长枪党”的恐惧，尤其是新内阁的反法西斯和亲苏的外交政策，更引起了德意法西斯的惊慌和西方大国的担忧。

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西班牙军队里的法西斯分子不甘失败，特别是总参谋部的佛朗哥和戈德两位将军，更是处心积虑地要颠覆年轻的政府，仿效意大利和德国，建立法西斯的独裁专政。

“长枪党”自成立之日，就得到德意法西斯

的大力支持，许多法西斯分子的头子得到过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亲自“指教”。和梵蒂冈有密切联系的西班牙教会，也暗地支持法西斯分子。秘密组织遍布各地，原先的兵营变成了法西斯分子对抗政府的堡垒。

1936 年 4 月，法国也出现了人民阵线运动。西班牙和法国的民主力量的初步胜利，再次引起了西方反动集团的恐慌，德意和英国在反赤化的问题又走到了一起，德国还得到英国的暗示，他们在反赤化的行动上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涉。

德意立即着手煽动西班牙内战。德国外交部向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出关于如何在马德里夺取政权的详细指示，大批党卫军的军官为西班牙“长枪党”的头头们举办特别训练班和军事讲座。墨索里尼也答应向“长枪党”提供军事援助。内战爆发之前，“长枪党”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步枪 1 万支、手榴弹 2 万枚、机枪 200 挺和 150 多万比塞塔的直接援助，更增加了反叛的实力。

1936 年 7 月 18 日，叛乱分子设在休达的电台播送了一条事先约定的暗语：“整个西班

牙晴空万里。”行动的讯号一发出，以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驻军首脑佛朗哥为首的反政府叛乱开始了。叛乱分子首先在南部的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发难。接着，在西班牙的北部，叛乱分子在莫拉将军的率领下，也在纳瓦拉、旧卡斯蒂利亚开始了行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等城市的“长枪党”也群起响应。西班牙内战爆发了。

西班牙的叛乱一开始，墨索里尼立即找到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机会，他决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应该而且必须支持“长枪党”的叛乱。这一政策首先得到梵蒂冈教皇的鼎力支持，因为罗马教会不愿意看到中世纪天主教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西班牙共和体制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墨索里尼醉翁之意不在酒，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在针对西班牙时或许还能作几分辩解，但大量的军用物资运给佛朗哥，似乎对于方兴未艾的法国人民阵线的“布尔什维克”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在法国的侧翼建立自己的力量，并把直布罗陀海峡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把英国的势力从地中海中挤出。

7月4日，国联解除了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这无疑是解放了墨索里尼被束缚的手脚。此时，英国和德国在西班牙的问题上，正亲密得不可开交，这又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怀疑。墨索里尼非常害怕英德达成谅解，有损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利益、于是，他决定加快和德国接近的步伐。于此同时，希特勒也急于组成纳粹法西斯联盟，吞并奥地利，拉拢意大利。

共同的利益成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间嫁接罪恶的媒婆。

1936年10月下旬，意大利新任外交部长齐亚诺带着“领袖”的亲笔密信应邀访问柏林。齐亚诺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德国承认刚建立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帝国”，加强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并在共同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上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了表示意大利的诚意，齐亚诺还奉墨索里尼之命，把一本由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撰写前言的外交文件汇编《来自德国的危险》，转交给德国政府。

德意顺利地签订了秘密协定，意大利的欲望全部得到了满足。从此，两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的方针，包括两国联手纵火西

班牙。

其实，德国和意大利在作出联合干涉西班牙的正式决定之前，两国都早已开始了实际干涉的行动。7 月 25 日，希特勒作出援助佛朗哥的正式决定，并借口保护德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派出两只海军分舰队驶往西班牙海岸。30 日，希特勒又派出 20 架“容克”式飞机飞抵西属摩洛哥的土安，以便把叛军运往西班牙。除此之外，德国总参谋部还把 100 多架战斗机和 4 500 人的“兀鹰”航空军交给叛军支配。

墨索里尼唯恐对西班牙叛军的援助不及希特勒，而影响他对西班牙的直接支配，所以，他尽量要比德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在战争的头两年中，希特勒给佛朗哥提供了 600 多架飞机、200 多辆坦克、700 多门火炮，而墨索里尼则提供了 1 000 多架飞机、960 多辆坦克和 2 000 多门火炮，就连直接派出的官兵，意大利也要比德军多派出 20 万。不仅如此，德意两国还分别成立了“W”司令部和“赴西班牙作战委员会”，指挥对西班牙的直接武装干涉。

德意两国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并没有引起英法美等国的反对。他们一致商定仍采取和意

埃战争期间差不多的政策——“不干涉政策”。在英国的策划下，法国政府首先宣布对西班牙战争保持“中立”。1936年8月，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采取共同行动，禁止向西班牙出售武器和军用物资。

此后不久，在欧洲又出现二十七个应声虫似的政府接受法国提出的“不干涉政策”，并联合成立“不干涉委员会”，以监督禁止向西班牙及其领地输出、转运各种军用物资。而佛朗哥叛军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德意手中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武器装备。更有甚者，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不顾英法的监督，德意的封锁，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但绝大多数的商船在地中海航行都遭到过意大利潜艇的袭击。所以，西班牙共和国的境况一天天地恶化。

德意的直接武装干涉，很快地改变了叛军的不利局面。德国为了研究其未来的总体战的战术，在西班牙大量地试用新研制的武器，更增加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西班牙人民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得到了世界进步势力的大力支持，大约54个国家的志愿人员组成国际纵队，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西班牙，他

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拯救西班牙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我将献出全部的直至最后一滴鲜血。"

1938年，佛朗哥叛军联合德意干涉军对人民阵线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这年春天，法西斯联军突破了人民阵线的阿拉贡防线，并且一直突击到地中海滨，把西班牙分割成南北两半，使得共和国的军队南北各自为战，失去了彼此联系，处境更加困难。

年底，德意干涉军和佛朗哥叛军集中三十多万的兵力，在北方的加泰罗尼亚发动了新的攻势，双方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恐怖的拉锯战，最后该地于二月沦于敌手。佛朗哥叛军的胜利，最终使英法政府卸下了"不干涉"的假面具，2月27日，两国政府公开承认佛朗哥为西班牙政府首脑，断绝同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而此时的共和国政府军仍在英勇地坚持抵抗。

1939年3月，在马德里的"第五纵队"的配合下，叛军和干涉军用最精锐的四个纵队的兵力发起对马德里的进攻。马德里人民和共和国的军队，以及国际纵队在法西斯的重重包围

下，不畏强暴，团结奋战，在多次打退法西斯军队的轮番进攻后，终于于3月28日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德里陷入敌手。4月初，法西斯的瘟疫流行全国，共和的西班牙政府被国内外法西斯分子联合绞杀了。

法国的纵容讨好，英国的患得患失，并没有博得墨索里尼的欢心，相反，把意大利推向希特勒的怀抱。正如丘吉尔所说："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以前是三比一，现在变成二比二了。"

墨索里尼在和希特勒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的过程中，加快了和德国联姻的过程，与此同时，意大利改善了在东非的战略地位，又和希特勒在西南欧制造了第三个法西斯伙伴，法西斯的力量得到增强。接着就是德意日结盟纵火，世界遭殃。

墨索里尼在权力顶峰和希特勒玩双簧戏，张伯伦、达拉第甘当观众，坐看他们和奥地利的三角关系

墨索里尼建立东非帝国，把西班牙人的思

想强行地“划到法西斯的体系”中，使得意大利出现了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的新高潮，特别是西班牙的教会“避免了共和政体的亵渎”，更让梵蒂冈对墨索里尼感恩不尽。

《意大利人民报》自1931年阿纳尔多去世以后，其负责人迪纳尔也把对领袖的无限忠诚，视为保住这个美差的关键。所以，《意大利人民报》这时的宗旨，就是要结合梵蒂冈，把领袖吹捧得比上帝还要上帝。

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斯特雷斯更是不甘落后，他对谒见领袖的礼节作了特别的规定，凡是想参见领袖的人，必须跑步到领袖面前，行“罗马式”举手礼，接着才能和领袖谈话，结束后还跑步到门口停下，再行“罗马式”举手礼。墨索里尼的画像，也贴遍街头。

墨索里尼在以前，对众人的吹捧还多少作过一点谦让，现在，他特别喜欢生活在人群的欢呼和奉承者的歌功颂德。在国外，他则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

意大利法西斯在世界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确在一些国家影响较大，意大利作为一种被英法和德国争取的力量，其可能的平衡作

用，也被意大利的驻外新闻机构吹捧成“强大的国力”，这些无疑是在说领袖是怎样怎样的伟大。最让墨索里尼高兴得睡不着觉的是，希特勒对自己的赞许。希特勒称他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家，根本没有人和他相比。”因此，他产生一种幻觉，希特勒也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说自己没有人可比，看来自己的确是伟大人物。

1936 年 6 月，意大利宣布把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后不久，他就把外交大臣的职务，交给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目的是让齐亚诺把自己的强硬的外交政策推向世界。

吞并埃塞俄比亚后，墨索里尼得到国王颁发给他的“开创新帝国的功勋”的最高荣誉奖章，这对于意大利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荣誉，但就是由于国王代表国家给他颁发，他总感到别扭。国王虽然只作为一种形象存在，他仍有一种无形的威胁感。1938 年 3 月，墨索里尼终于背着国王，让被他节制的法西斯大议会给他也授予“新帝国第一元帅”的头衔，并真正地掌管海陆空三个部。这样，在心理上墨索里尼取得了和国王平起平坐的满足感。除此之外，墨

索里尼还根据自己的爱好，撤换了一大批有独立主见的外交官。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在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后说过："征服埃塞俄比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向其他目标迈进一步。"西班牙的陷落，德意的接近，墨索里尼也认识到世界战争在所难免。他立即让总参谋部开始着手制订世界性战争的计划，并让总参谋部制订出一套新的训练士兵的条例。

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还是看准了的，因为在此以前，意大利军队主要是把来自北方的德国当作假想敌。墨索里尼认识到，一旦世界战争爆发，意大利军队的阿尔卑斯式的战争模式可能不适应和英国军队作战，尤其是不适应争夺非洲和中东的战争。

可惜的是，墨索里尼发现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的时间太晚了！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一支军队的战斗作风和战术、战略，简直是痴人说梦，更何况，过去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怎样的强大只是在报纸上出现过，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动员多少多少的军队也只是在广播

中听说过。墨索里尼还没有真正地品尝到吹牛撒谎的苦楚。

德意法西斯连续的行动，引起了英法的恐惧。被墨索里尼讥讽为颓废的和平主义者的英国，也开始了一项庞大重新武装计划，法国也不甘落后。墨索里尼自然要硬着头皮干着意大利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

在墨索里尼的战略中，未来战争主要是针对英国和法国(此时他根本没有把美国考虑在内)，所以，他在西西里海峡的潘特莱里亚岛上着手兴建一个海军基地。很明显，这个海军基地是针对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和北非的英法殖民地，同时向西北还可以直接对法国的领土形成直接威胁。

墨索里尼非常欣赏希特勒的国民教育政策，特别是戈培尔利用一战后德国的苦难，煽动德国人的好战情绪。墨索里尼看到纳粹的宣传效果比意大利要强百倍，他不免有点感伤，意大利的法西斯精神神不知鬼不觉地蜕化，所以，他决定要再次“弘扬”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不能让“革命”精神落后于纳粹。

巴黎和会带给意大利的不平和耻辱，已被

反复地使用多次，可能不会再象以前那样，让人们产生激情和狂热。于是，他稍作变通，把东非帝国和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当作最新的胜利，来刺激被他认为是麻木已久的国民革命性。他经常说，意大利人绝对地需要在不断的战争中，锻炼他们的性格；意大利人绝不能在太平的日子中变得碌碌无为。

墨索里尼要求的"意大利的一切都必须军事化"的说法，很快得到普遍地执行。墨索里尼学着希特勒的做法，把所有大中型企业，全部收归法西斯国家管理。军事训练在全社会普遍地开展；如果大学生的军训成绩特别优良，可以免除考试，直接毕业。军人的妻子先提出离婚也被新的法律所禁止；军校中学生的人数急剧地增加。"普鲁士化"的军事训练，大量地引入意大利，当然，阅兵时能"鼓舞整个国家的士气"的德国式正步走，也被作为一种军事技术引了进来。

当墨索里尼在国内重整旗鼓的时候，希特勒已操起带血的钢刀，开始了肢解凡尔塞体系这具已失去安全意义的"僵尸"。

希特勒上台不久，当时德国有一种公开出

售的明信片，上面印着腓特烈大王、俾斯麦亲王、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的注脚最能说明问题："国王所征服的、亲王建成的、元帅保卫的、士兵拯救和统一的德国。"历史的戏剧性效果，恰恰就在于希特勒把自己和先人并列在一起，而且还赋予自己很高的使命。

1935年，德军举行了以进军莱茵区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德军总参谋部制订了代号为"奥托"的对奥地利作战方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和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一切准备停当，只是等待时机的问题了。从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唱一和，开始了暴力修改边界、改变欧洲现状的罪恶步骤。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最紧要的1936年3月，亚的斯亚贝巴城下的战火，吸引了英法等国的全部的注意力。浑水摸鱼是最佳的可乘之机。3月7日，英、法、比、意四国大使应邀前往德国外交部，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他们递交了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称，法国和苏联签订条约，破坏了洛迦诺公约的公平性，德国决定在莱茵非军事区恢复"完整的和不受限制的主权"。还没等四国大使反应过来，三万德军就

在“执行训练”的命令下，闪电般地重新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占领并使莱茵区重新军事化的计划的代号叫“训练”)。

希特勒明知世界舆论肯定要谴责德国破坏公约，于是他先声夺人，说：“德军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并且虚伪地保证德国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或许是希特勒虚伪的许诺起了作用，3月12日，英、法、比、意等国仅作口头上谴责德国违反洛迦诺公约，根本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对德国进行制裁，尤其是墨索里尼，口是心非地谴责一番，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因为他正考虑和德国进行结盟。

1937年，德意两国在共同干涉西班牙的问题上，初步达成协议。墨索里尼对德国重新武装的具体实力有了很大的了解，德国的越来越强大，让这个首尾两端的法西斯头子举棋不定。不过，不久以后的法西斯和纳粹的部分领导人的互访，解决了墨索里尼的内心疑虑。

1936年10月，齐亚诺访问柏林时，所确立的德意轴心，在墨索里尼看来，此时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德意的亲密关系。因此，他决心把

非正式的轴心改成与德国的正式结盟。在此之前，希特勒曾多次邀请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但他总认为时机尚未成熟。1937年9月，墨索里尼决定准备和德国结盟之后，这个“尚未成熟的时机”一下子就成熟了。9月25日，墨索里尼接受邀请正式访问德国。希特勒也想通过展示德国的实力笼络墨索里尼。希特勒故意安排许多宏大的场面接待墨索里尼。纳粹领导人列队欢迎，纪律严明的纳粹冲锋队，带着先进的武器齐步接受检阅，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希特勒特地为他安排的德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更是让墨索里尼体会到德国的强大绝不是在吹牛。希特勒第一次访问罗马时，双方在奥地利问题上闹得不欢而散，这次墨索里尼访问柏林，虽然没有主动提出意大利将作出让步，但在希特勒提出合并奥地利时，墨索里尼已经是很明显地作出了让步。为此，希特勒是欣喜万分。

1936年8月，日本首相会议制订了北攻苏联，南攻南洋群岛的《国策基准》。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日本急欲想在欧洲得到德国的支持。希特勒历来在欧洲采取行动时，都

打着反共反苏的旗号，所以，双方的利益不谋而合。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代表武者小路同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德日两国的卿卿我我，无疑对墨索里尼是个刺激，又是个挑逗。墨索里尼此时也想加入这个协定。所以，意大利想和日本取得广泛的联系。日本也具同样心理。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意大利并没有立即承认“满洲国”。德日签订反共协定后，意大利立即在沈阳开设总领事馆，事实上是承认“满洲国”。或许是礼节上的需要，日本随即也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总领事馆，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合法。日意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接近一步。

“七七事变”以后，英美和日本在远东的矛盾更加尖锐，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但意大利却乘此时机，向日本大献殷勤。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的代表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公开替日本辩解。抗战一爆发，墨索里尼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武器，当时有一批武器已经运到中国南海，但墨索里尼仍以中日交战为借

口，把一船武器运回意大利。不仅如此，墨索里尼还表示："如果有必要，意大利为支援日军，可以向中国派出军队。"日本在得到意大利的支援以后，于10月20日同意和意大利签订《防共协定》。

希特勒获悉日意签订协定的消息后，22日，随即派里宾特洛甫飞抵罗马，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讨论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的问题。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对齐亚诺说："为了戒备和西欧列强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德意有必要缔结军事同盟。"齐亚诺十分赞同里宾特洛甫的意见(其实是巴不求得的)，要求参加日德订立的《防共协定》。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德国、日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从而宣告了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的正式形成。12月11日，意大利在德日的支持下退出国联，又一次地调戏了英法。

从此，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在外交上互相支持，在行动上互相配合，以反共反苏的烟幕弹，开始了掩盖侵略野心的罪恶行动。法西斯分子异常高兴，希特勒称之为"伟大的政治三角"。

德意的军事结盟，把德意之间以前存在的分歧抛到了九霄云外。墨索里尼说得更加明白，“让奥地利事情听其自然发展”。这种外交上的露骨的语言，实际上就是告诉德国可以在奥地利自由行动。

1937年5月，尼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张伯伦自竞选之时，就感到大英国已经失去了“日不落”的辉煌，他深感英国的军事、经济力量难以和德国抗衡，所以，他执政之后，更不愿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危机之中。1937年底，张伯伦任命积极主张同德国改善关系的汉德逊为驻柏林大使，以换取英德两国之间的“最友好的谅解”。

法国也不愿在英意和德国接近的过程中，揽下德国的不满和怨恨，同时，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法国也很快地追随英国改变了对德关系。一边是旁敲侧击，一边是力不从心。由此，希特勒很快就从英法得知：英法“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奥地利地处中欧的战略要冲，是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计划的关键。墨索里尼的默许，英法的纵容，撩拨起希特勒压抑已久的欲望。

1937年6月24日，希特勒制订了入侵奥地利的“奥托计划”，并且批准了与“奥托计划”相关连的奥地利的希特勒分子赛斯—英夸特等人的暴动计划。希特勒还通过情报机构，不断利用奥地利纳粹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为了侵略奥地利寻找借口。

1938年2月12日，德国20万大军开到德奥边境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邀请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到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别墅，强令许士尼格释放被监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并任命塞斯—英夸特等3名纳粹分子为内政、国防和财政部长，德奥军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希特勒强逼许士尼格在一份议定书上签字，并限定3天之内给以答复，否则，20万大军将立即开进奥地利。

在希特勒的强大压力下，加之墨索里尼的暗中做工作，许士尼格屈服了，答应希特勒的所有要求。

许士尼格的卖国行为，激起了热爱自由与和平的奥地利人民的愤慨，于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在罢工、游行中释放。无法在希特勒和奥地利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许士尼格，在3月9日

决定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表决德奥合并的问题。希特勒深怕即将成功的合并突然流产，3月11日，希特勒向许士尼格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全民投票，立即辞职，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临时政府总理。许士尼格内外交困，被迫屈服。

当晚，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打电话给赛斯—英夸特，要求他发电报"请求"德军帮助"维持安宁与秩序"。但还没等电报发出，20万大军就越过德奥边界，奥军奉命不予抵抗，希特勒兵不血刃，占领了奥地利。

3月12日，希特勒亲自赶赴奥地利，和赛斯—英夸特会见，并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东方省"。4月10日，在纳粹分子的全面控制之下，德奥公民举行"公民投票"，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德奥合并。

法西斯的魔掌伸向欧罗巴时，张伯伦还在慕尼黑开"拍卖行"，希特勒"胡乱报价"，墨索里尼跟着起哄

希特勒的锋芒毕露，掩盖了墨索里尼的势

头，用墨索里尼的话说就是：是可恨的柏林，而不是罗马，被人看成是法西斯新文明的中心。墨索里尼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德国日益强大，即使墨索里尼不愿承认，也只能在无可怀疑的事实面前，假装着平静和大度。

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味口大增，“泛德意志主义”的高调被唱得更响，在德国周边的所有的“德意志族人”，都有一些头面人物呼喊要求回归祖国。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奥地利之后便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所以，希特勒曾对他的党羽说：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被一把“钳子”夹住了。

墨索里尼和德国结成轴心同盟以后，也就开始了一些纯属于赶时髦性质的做法。他为了迎合希特勒，也宣布在意大利实行驱赶犹太人出境的反犹太人法。为此，他早年的情人、意大利官方的第一本《墨索里尼传》的作者萨法蒂，也成了这个反犹太人法的祭品。墨索里尼曾经大张旗鼓地反对过德国的种族主义运动，因此，在意大利境内也实行种族主义的政策，不仅一时让国民难以接受，而且还遭到了教皇的坚决反对。

或许又是墨索里尼在逢场作戏，在意大利国内的种族主义运动并没有怎样地得到推行。相反，在国外，他却大力支持希特勒把劣等的斯拉夫人“从地图上抹去”。1938 年 5 月，他得知德国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之后，他立即向希特勒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将以武器和道义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希特勒自上台伊始，就开始在苏台德地区培植了以汉莱因为首的日尔曼人党，并且仿效德国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建立了一万多人的自由军，希特勒给他们提供活动经费、供应枪支弹药，所以，这支力量很快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大患。

1937 年 4 月，汉莱因一伙根据柏林的指令，要求苏台德地区自治，后来，他们又不断地以强硬的方式向捷政府提出这一要求。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不仅对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流血冲突进行大肆的威胁、恫吓，而且还建议汉莱因分子不断提高对政府的要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任何妥协都不能实现。

1938年5月19日，希特勒借口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遭到捷克人的压迫，公开向德捷边界调遣了4个摩托化师，以此想用武力迫使捷政府屈服。捷政府立即发布动员令，对德方的要求作了有力的回答。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害了软骨病的英国政府，特别害怕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酿成欧洲战争。因此，英国政府早就有了关于消除“危机”的设想：让贝奈斯总统满足德国人的要求，从而使德国人失去发动直接或间接进攻的一切可能。或许是张伯伦仍对希特勒维持欧洲现状报有很大的希望，所以，他决定谋求法国一起为解决危机而努力。

捷克斯洛伐克的全国动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忧虑和不安，张伯伦立即要求贝奈斯总统“对此作出贡献”。此外，英法两国政府还对捷克斯洛伐克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表示公开怀疑。这种拙劣的外交，无疑告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英法对可能继续恶化的局势，将置之不理，并且苏捷的关系的全部结果，英法将不予承认。

英法和德国在这个关键时候，都把意大利

当作一颗很重的砝码。英法竭力想把意大利从德日轴心中拉出；德国却想直接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墨索里尼顿感身价倍增，他想让英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单方面承认东非帝国。他对德国的要求，更为实际，要求德国承认意大利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势力范围。彼此有求，于是，最拿手的“脚踏两只船”的伎俩又一次被墨索里尼使用起来。

5 月的危机过后，希特勒并没有放弃侵捷的计划。1938 年夏秋两季，由苏台德的法西斯分子和党卫军中骨干分子组成的“志愿军团”，在德捷边界上挑起了三百多起流血事件。希特勒通过外交、报刊等途径，大肆地宣染这些事件，并声称战争不可避免。英法两国害怕以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便相继向贝奈斯施加压力。

9 月 5 日，贝奈斯无可奈何地宣布同意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自治。但欲壑难填，希特勒立即提高要价，要求苏台德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出去。这一要求遭到贝奈斯的否决，并且被迫再次进行全国动员。希特勒正是求之不得的，立即召回驻捷公使，并在德捷边界大规模集结军队。中欧形势进一步恶化，瑞士、

比利时等国纷纷加强本国边境防备，劳碌了几个月的英法担心以前的努力付之东流，更是惊慌得不知所措。

墨索里尼的砝码作用，启发了张伯伦，张伯伦按捺不住内心恐惧，使得他无法再顾忌大国首相的面子。或许是德意的轴心关系还给了张伯伦一点希望，让墨索里尼劝说希特勒放弃战争。9 月 12 日，张伯伦请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朗迪打电话给领袖，请他出面，劝阻希特勒“不要以武力解决问题”。墨索里尼当即给予回绝，并对英国人还进行了一番挖苦：“这是个荒谬绝顶的作法，看来，英国人真的被吓得灵魂出窍了。”张伯伦被无情的拒绝，一时间一筹莫展。

9 月 13 日，法国内阁也召开会议，认为形势极端严重，法国总理达拉第碍于面子，也建议张伯伦亲自出马，火速同德国谈判。当晚，张伯伦硬着头皮向希特勒发出一份“特急电报”：“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提议乘飞机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希特勒的赞同，使得以前从不乘坐飞机的张伯伦，此时也把生死置

之度外，9月14日，他不顾年事已高，平生第一次乘飞机前往德国，谋求和希特勒的合作。

9月15日，张伯伦乘飞机抵达慕尼黑，然后又乘火车到达希特勒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和希特勒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张伯伦赞同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法国进行磋商。

9月18日，达拉第和外长庞纳应邀到伦敦会谈，双方制定了一份联合方案："凡是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第二天，英法两国政府向捷政府发出了照会，强迫贝奈斯总统接受这个方案。利诱、威吓迫使贝奈斯把"卖身契"交给张伯伦，贝奈斯政府终于被迫屈服了。

9月22日，这位自命为欧洲"和平使者"的张伯伦，带着骗到手的捷政府的"卖身契"，兴致勃勃地再次飞往德国，和希特勒继续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几度反复，德国又提高了要价，要求在几天之内，捷军警全部撤出苏台德地区，由德军进行军事占领。9月26日，希特勒发表动员性质的演说："如果到10月1日，苏台德区还没有交给德国，我希特勒将亲自作为

第一个士兵去同捷克斯洛伐克作战。”捷克人的不甘受辱，英法的胆怯，最终演出了“慕尼黑的大拍卖”的丑剧。

张伯伦的穿梭往返，可忙坏了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墨索里尼受命阿托利科，密切关注英法活动的进展。9月底，墨索里尼发现英国人可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以换取德国亲近，于是他立即改变了主意，准备接受在英法提出的调停角色。

9月28日，张伯伦出于最后的无奈，分别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建议，立即由英法德意捷五国举行会议，讨论中欧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五国政府发出“和平信件”，建议召开国际会议。墨索里尼对张伯伦的再次央求自己感到好笑，同时，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向英国施加压力，让英国尽快承认东非帝国。

墨索里尼决定出面调停之后，立即和希特勒进行了直接联系，希特勒同意墨索里尼的意见，决定推迟24小时行动，作为给英法一个回旋的余地，但墨索里尼务必参加首脑会议，以免希特勒一个人唱独角戏。

1938年9月29日，正午刚过，英法德意四

国政府的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继驱车赶到慕尼黑的“元首宫”前的广场上，威严的警察把广场前的很大区域划入戒严范围，预示着将有重大的行动在这里举行。以后的历史告诉人们：这次慕尼黑会议的揭幕，实际上完成了“拍卖行”的开张。拍卖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拍卖的主人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自己，而是英法为首的绥靖主义者。

墨索里尼想充担英法和德国之间的调停人，但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像英法那样的绥靖计划，也没有支持德国的具体步骤。不过，在墨索里尼决定参加四国元首会议到慕尼黑会议的开幕的短短两天时间内，他却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面建议。

当时，英法的与会者肯定不知道，这份受到英法代表欢迎的、实际上只有根据几天前英德谈判时的德方备忘录翻版的协议草案，竟是由德国外交部起草，经过希特勒批准的，墨索里尼赶赴慕尼黑之前才收到电文译稿。也正是这份名义上墨索里尼的草案，得到了英法的一致称赞。

在仅仅9个小时的会议上，中欧危机顺利

地解决了。而真正的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却自始自终地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所有的内容，只是在30日清晨四国代表签字后，才由英法代表向他们宣布，并强迫他们同意。就这样正义被强奸了。

英法代表第一次公开讨论墨索里尼提出的议案，并成为解决问题的蓝本，使他的名气因此而大增，许多国家都把他看成是实现欧洲和平的关键人物。达拉第和张伯伦也都纷纷地拍他的马屁，称他第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 。墨索里尼对“发挥主导作用”的说法特别高兴，但对“第一次”的说法却十分不满，因为如果承认“第一次”，就意味着否定意大利以前的大国作用，但在外交的场合，他又不敢表现得太露。

墨索里尼回国时的盛况更是空前绝后，从勃伦纳山口到罗马，凡是墨索里尼途经的地方，都用胜利的鲜花装点着，国王专程去佛罗伦萨车站去迎接这位“拯救和平的英雄”。欧洲各国的吹捧、意大利夸张的宣传和迎接“英雄”的隆重，似乎真的预示着和平女神降临了，但和平女神是否真的降临，也只有墨索里尼和希

特勒才清楚这个问题。

任何想用文字点作装璜的只言片语，来作为限制野心的千古戒律，都是幼稚的。对于决心发动战争的希特勒来说，更是如此。正当英法还沉浸在慕尼黑和平的兴奋之中，希特勒已经作出了继续实行“绿色方案”的决定。

德国根本不会放弃对捷克斯洛伐克残存部分的要求，在德国的操纵下，捷政府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斯洛伐克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并得到德国的承认。1939 年 3 月，捷克政府和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自治政府”要求希特勒派军队“保护”。3 月 15 日，希特勒召见了捷克的总统和外长，告诉他们，德军将进驻捷克，要求捷克军队不要抵抗。上午 6 时整，德国的几十万大军踏入捷克领土，德军只遭到很小的抵抗，在不到 3 天的时间内，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去了。

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曾向任何人保证过，不再夺捷一寸土地。这一美丽的诺言不仅蒙蔽了英法的绥靖主义者，而且也蒙蔽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

希特勒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立脚托

黑森亲王带来了例信，向墨索里尼解释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尽管希特勒把捷克人保存军队，和俄国人联系以及虐待德国侨民说得玄而又玄，墨索里尼仍然十分不快，他知道，希特勒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他又不好在公开场合下发作，只好在背地里和齐亚诺一起诅咒希特勒。或许是齐亚诺年轻气盛，对墨索里尼说："这么重大的事情，预先都不向我们通报一下，他们自行其是，还要轴心国协定有什么用？"齐亚诺认为，希特勒的一番解释对戈培尔的宣传可能有益，但不应用以搪塞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想到的更多，德国既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违背慕尼黑会议上许下的诺言，那么希特勒会不会在将来也违背他对意大利许下的诺言呢？

希特勒在中欧的一再得手，极大地刺激了墨索里尼的野心、但希特勒的行动又让墨索里尼举棋不定，心神不安，尤其是他担心希特勒占领了奥捷两国之后，会和他在巴尔干及地中海地区争夺权益。3月17日，齐亚诺召见德国驻意大利的新任大使，旁敲侧击地暗示：如果希特勒不信守"巴尔干及地中海是意大利的势

力范围”的诺言的话，轴心国的协定可能会就此结束。冯·马肖森大使对此非常敏感，他经过请示希特勒之后，十分委婉表达了德国的意见：德国历来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优先地位；地中海不是德国海，不可能成为德国的海，也不应当成为德国海。墨索里尼在得到希特勒德国的承诺之后，立即决定抓住德国又在谋求波兰的时机，在地中海地区采取突然行动——入侵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作为意大利的一个近邻，实际上早已在意大利的控制之下。尤其从 1938 年以来，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和经济的逐渐渗透，几乎达到像控制一个省一样的自如。即使是这样，为了更好地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自由行动，墨索里尼仍然决定把阿尔巴尼亚也从地图上抹去。

1939 年 4 月 7 日，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示意不战而降的情况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4 万多意大利军队在黎明时分登陆，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山鹰之国。自此以后，墨索里尼决定以此为基地积极扩军备战，准备为进攻希腊在搭建跳板，妄图

实现他积梦之久的“意大利湖”的梦想。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欲壑难填，他们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他们对法国十分蔑视，认为它是一个已经相当腐烂的国家；对英国原有的几分畏意，也在保守党政府的一味退让中，烟消云散。张伯伦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墨索里尼、希特勒不但拍手称快，反而觉得大英帝国掌握在张伯伦之流的手中，更加没有什么害怕的理由了。

第四章　荒唐的悲剧

墨索里尼别出心裁，建议把“鲜血同盟”改成“钢铁同盟”。但从生效那天起，它就充满了离心的因素，不过，骗子对骗子，就看谁心更黑，谁脸皮更厚

墨索里尼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法西斯集团的实力大增，特别是德国把工业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入领土，更增加了实力。

1937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德、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法西斯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侵袭。德、

意的垄断组织趁此时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市场上竭力排挤英、法、美等竞争对手。

希特勒分子在中欧的每一个举动，在对英、法的许诺中都被说成是反苏的准备或条件，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希特勒在中欧，还是墨索里尼在东非、西班牙和巴尔干的活动，都是在掘英法的安全体系的外围。这一点，在希特勒代替了墨索里尼成为动乱基因之后，更是如此。

1938年9月，希特勒分子完成了一份决定他们基本战略方针的文件。它明确指出："德国不仅需要足够的殖民地，而且还需要保证自己的海上交通和出海口。"对于这个条件的实现，文件中说得更是露骨：只有违反英法的利益才能实现，并将限制英法的大国地位；不能指望于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言下之意，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割取英法的肥肉。

墨索里尼退出了"施特莱沙阵线"，使得阵线内只剩下英法。这一时期，法英关系仍然相当复杂，英国一再向法国人保证，一旦他们遭到德国进攻，英国将提供援助，但英国在外交方面，却力图削弱法国在欧洲和近东的大国地

位。共同的竞争对手，或许还有形同一纸空文的“施特莱沙”协定的支撑，让英法两国在对德意的关系中，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戒备。慕尼黑会议以后，德国继续在捷克斯洛伐克搞小动作，引起了英法的不安。

1938年11月，张伯伦会见达拉第，谈判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两国的备战程度，但是，双方又都不是抱着十分的诚意去进行的，因为张伯伦已经作出1939年初出访意大利，作最后一次努力，企图把意大利从德意轴心中拉出，（张伯伦认为拉出墨索里尼就能制止德国），达拉第也对英德的拉拉扯扯表示不满。

1939年上半年，墨索里尼、希特勒在阿尔巴尼亚和捷克的连续发难，一次次地捅破张伯伦和达拉第精心营造的绥靖政策。德意和英法的矛盾再次紧张。4月1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声称墨索里尼使用武力的表演，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如果希腊和罗马尼亚遭到威胁，英国将采取干预政策。法国总理达拉第则声明，如果受威胁的政府认为必须起而抵抗时，法国将给予一切援助。这些实际上就是针对意大利的声明，更加剧了英法和意大利的对抗。

德国此时也是咄咄逼人，而且和意大利配合很非常默契。捷克事件以后，希特勒要求波兰但泽自由市“归还德国”。德国的下一步矛头直接指向英法的盟国波兰，危机再起。希特勒感到，德国“不能期望重演捷克事件了”，“要进一步取得成就，不流血是不行的了”。

为了和德意对抗，英法两国在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开始了广泛的接触。3月22日，双方在伦敦互换了照会，规定了战时互相援助的义务。在这之后不久，英法两国还分别对欧洲的波兰、比利时、荷兰，以及亚洲的土耳其等国提供了领土保护。这种公开的保护他国领土和接受保护，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英法为对抗德意的反法西斯同盟。

墨索里尼在外交上亲德，内政上反英法，彻底地打破英法拉拢墨索里尼的美梦。1939年初，张伯伦笼络墨索里尼的外交失败之后，英法普遍地加紧了军备，这对实力薄弱的意大利，无疑又增加了对抗的难度，从而更加引起了他对法国的仇视。

墨索里尼对法国的仇视，源于法国和意大利在西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平分秋色，这是墨索

里尼称霸地中海过程中除英国之外的又一障碍。意埃战争爆发后，法国和英国一起组织了对意大利的制裁，墨索里尼便把法国当成意大利的敌人之一，继之法国在承认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上迟迟不予答复，也让墨索里尼仇恨不已。

1938年，墨索里尼决定将来对法国的关系只有用战争来划句号。这年的下半年，他开始着手在舆论界制造反法的舆论，方法仍是像对待小国那样的方式对待法国，希望以威胁和恫吓迫使法国放弃科西嘉和尼斯，并在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实行意法共管。3月22日以后，法国对意大利的态度明显强硬，特别是在入侵阿尔巴尼亚之后，法国对意大利的未点名的警告，使得意法关系更加紧张。

随着意法关系的紧张，墨索里尼感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冲突势不可免，于是，他开始真正地倾向于和德国结成正式同盟。以前希特勒为了更大胆地对外侵略，曾几次要求和意大利结成正式同盟，都被墨索里尼以各种理由推脱了。现在，当墨索里尼感觉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法国对抗时，他决定和德国结盟，以借

助于德国的力量。

墨索里尼既想立即和德国结盟，又不想让希特勒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他只好再次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吹牛，来骗取和德国人结盟。1939年初，他向希特勒吹嘘，意大利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和法国人作战，并且能够取得彻底胜利。希特勒知道墨索里尼正准备与法国打一场殖民战争，但他害怕墨索里尼的不自量力，可能会搅乱他的全盘计划，所以，他立即同意和意大利结成正式同盟。不过，希特勒的想法是，让墨索里尼为他承担义务，并且还能有效地阻止墨索里尼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动，以利于他的全盘计划。

由轴心同盟变成军事同盟，在这一点上，希特勒要比墨索里尼更要热心，而且结盟范围还应包括日本。墨索里尼对此表示原则上的同意，不过，他对把日本包括在内持保留意见。因为，从意大利的利益出发，墨索里尼担心同美国发生冲突。他深知，一个有日本参加的三国军事同盟，将给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胁，而且必然要把美国列入意大利的敌人。这样一来，意大利又可能多一个强敌，而

且意大利经济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关系，可能因此而泡汤。

墨索里尼对结盟的建议，起初一直是犹豫不决，他认为同盟是“一项神圣的誓言，必须得到尊重和完整的履行”(实际上他后来并没有完全这样做)。为了表现出对希特勒建议的热情，1938 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对来访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说：“当德国和我们之间的同盟看来已经成熟时，规定同盟的目标将是必要的，我们决不应结成一项纯粹防御性的同盟。我希望建立一项同盟，是为了要改变世界的地图。”这些最起码在当时是口是心非的说法，说明墨索里尼认为德意结盟还是必要的，只不过还要看风使舵。

或许是英国的一种策略，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纷纷报道，说在意大利国内，正孕育着一股非常强烈的反德情绪。这些报道很快就被德国的间谍收集回国内。这些传闻使墨索里尼很尴尬。12 月底，墨索里尼在加米纳特堡的几天休假之后，最后下了决心和德国结盟。不过，此时德国仍然在努力签订三国同盟，而日本只同意以苏联为主要进攻目标，不同意攻击英法

两国，这样，使得三国军事同盟的协定迟迟不能签订。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绿色方案”，英法立即作出反应。3月22日，英法达成协议：规定了战时相互支援的义务。4月7日，墨索里尼趁着耶稣受难日，把阿尔巴尼亚国王的王冠戴到了伊曼纽尔国王的头上，这下，更损害了英法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英法两国又对意大利进行了不指名的警告。为了防止英法采取某种不怀好意的和危险的行动，墨索里尼决定加速缔结德意双边同盟。

1939年4月16日，戈林飞抵罗马，戈林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德意最终签订同盟条约解决两国在军事上的分歧。墨索里尼、齐亚诺分别和戈林进行了会谈，决定了两国如何准备战争，采取措施协调双方的一致行动，以共同保障战争的需要。双方还制订了空军和海军的共同行动计划。在会谈中，墨索里尼还向戈林明确表示：“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在考虑什么时刻对轴心国最有利以及谁能在这场冲突中掌握主动权”。这次会谈是德意两国为缔结军事同盟而采取的一个直接步骤。

4月底5月初，日本人仍然坚持他们对三国同盟的保留条件，为此，墨索里尼非常高兴。经过齐亚诺和里宾特洛甫的又一次谈判之后，决定德意两国先建立双边同盟。

5月21日，齐亚诺到达柏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为此，齐亚诺感到这一轴心同盟在德国比在意大利更得人心。签字仪式在5月22日举行，意大利人故意避开24日那一天，那是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德国的周年纪念日。条约的内容除了序言部分空谈"保证和平"外，还谈到两国决定"以共同的力量保障它们的生存空间"。双方保证互相给予"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援"，以防止"对安全和其他切身利益的威胁"。第三条规定得更明确：签字国一方如果受到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进攻，另一个签订国作为盟国，必须立即使用所有陆海空力量给予援助。这一条约的签订，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墨索里尼在齐亚诺动身前，对所要签订的条约的名称，着实进行了一番斟酌。这位靠在小报上制造新名词发家的造词专家，曾为杜撰过"轴心"一词被广泛使用而高兴不已。据说对

这次条约的名称，他原先选用“鲜血同盟条约”，但这似乎不能反映意大利法西斯的战斗性和德意法西斯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改为“钢铁同盟条约”。

齐亚诺和德国签订了“钢铁同盟条约”，也变成了意大利的英雄。5 月 24 日，他从柏林返回罗马，全体法西斯高级官员和大批群众都来到车站热烈欢迎。伊曼纽尔国王甚至准备给齐亚诺授以侯爵称号，尽管后来被墨索里尼谢绝。为了表达国王对齐亚诺的感激之情，他破例给齐亚诺发了一份贺电。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从 1900 年至今，我从未向大臣发过电报。我相信，为表达本人之深情，破例亦在所不惜。”即便如此，全国上下对同盟条约的热情，似乎也不如德国人的热情程度。

无论从实力，还是从个人的野心，墨索里尼都不像希特勒那样急于进行欧洲大战，但“钢铁同盟条约”无疑支持并促进了希特勒加速发动战争。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第二天，1939 年 5 月 23 日，希特勒就召集德军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形势，并作了发动大战的战略布署。希特勒指出：英国是反对德国的主力，德国将

同英国进行殊死的争斗，并迫使其投降，为此，德国首先应该把波兰从英法同盟中消除，德国还应该占领荷兰、比利时，打败英的盟国法国，以便从法国西部封锁英国，切断它的粮食和石油的进口供应线。不过，希特勒并不想把这一计划告诉他的新盟友。

德意同盟从签订之日起，就充满着离心的因素。

早在条约签订之前的历次谈判中，意大利的代表，无论是齐亚诺，还是墨索里尼自己，都认为德意对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意大利一直坚持战争应在两三年的准备之后。所以在签订条约时，双方保证互相支持，但意大利却慎重地在条约中插入一句话，说它需要两年的准备时间。

希特勒对这种圆滑并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从此以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每一步骤，都不与墨索里尼事先商量，根本不考虑这些步骤会对盟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8月下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签订，对于意大利刚刚参加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来说，更是一个“意想不到”。而墨索里尼的政策主要

是：在希特勒的冷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前，软弱无力地蠕动着，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意大利地位。

1939年7、8月间，德国加紧了在波兰的行动，波兰所受到的压力日益猛烈。墨索里尼深感和德国同步前进，力不从心。于是，他又回想起慕尼黑会议时充当调停人的“光辉形象”。他建议希特勒召开一个只有德、意、英、法、波兰和西班牙参加的和平会议，但这时的希特勒已经决定和波兰“彻底解决”，也不愿再出现一次像慕尼黑那样的场面，让墨索里尼欺世盗名。为此，墨索里尼在是否要撤回对德国的百分之百的援助问题上，几度徘徊。

8月11日，齐亚诺又奉墨索里尼之命，再次和希特勒以及里宾特洛甫商量延迟战争爆发的问题，齐亚诺极力说明：“此时爆发战争实在愚蠢。我们的准备工作还不足以使我们自信稳操胜券。胜利的可能性只有50%，至少领袖认为如此。不过3年之内这种可能性将达80%。”“意大利尚未作好准备，发动战争将会给意大利带来严重危害。”但是，希特勒对此置若罔闻。真正达成协议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在此之后，德国通讯社事前没有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商量就宣布，齐亚诺此行的谈话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注意到但泽问题——结果是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协议。“没有一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此后不再举行会谈了，因为双方都没有适当的时机”。

齐亚诺对此不负责任的做法非常生气。他在8月12日的日记写道：“最终我感到，德国人之所以与我们结盟，只是因为我们可以牵制若干敌军，减少对德国战线的压力。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原因。对于我们的命运，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知道，决定战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而到战争结束时，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不过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希特勒说：来吧！领袖，我给你肉吃；墨索里尼说：无首，我再等一会。这里黎明静悄悄，“白光”闪过之后，墨索里尼却以“非交战态度”出现，希特勒大骂墨是下流坯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稳定了希特

勒。英法和苏联的谈判流产之后，德国侵略波兰的步骤骤然加快。

8月23日，但泽的法西斯分子破坏了“自由市”的地位，宣布希特勒的代理人、纳粹头子福斯特尔为“国家首脑”。法西斯分子在但泽的故意胡作非为，是为了引逗波兰的反击，然后指控波兰进行“侵略”，并借此发动战争。实际上，早在22日，希特勒就作了进攻波兰的动员和部署，并把进攻波兰的“X日”定为8月26日。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生效后，英国在8月25日同波兰缔结了互相帮助的协定，规定：如果一方遭到一个欧洲国家侵略而与之处于敌对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全力对之提供支持和援助。法国也在同日宣布，在波兰遭到一方无辜进攻时，法国将给予全力援助。很明显，英法的声明，是完全针对德国的，只不过，巧合之处就在于：在此之前，英法并不知道第二天就是德国的准备进攻波兰的日子。

和以前一样，希特勒又是在重大行动执行之前，才告诉意大利。不过，这次希特勒不只是告之意大利一件事实，而且想请墨索里尼和

他一起干。8 月 25 日，也就是德国准备进攻波兰的前一天，墨索里尼收到了希特勒要他参战的信件。希特勒兴致勃勃地希望能得到墨索里尼的鼎力支持，没想到墨索里尼却给他当头一棒。他在当天下午的复信中说：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但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尊敬的元首，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行动方面不采取主动行动。……不过，如果德国能立即把军事物资和原料交给我们，以便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就可以立即参战。……我认为，作为一个忠实的盟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您，并在事前把实际情况通知您，否则，将会给我们双方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英法同盟的签订，以及法国的有关声明，对于希特勒来说是节外生枝，而墨索里尼的复信则又是冷水一盆。希特勒在当天下午不得不取消业已下达的命令。凯特尔被“元首”紧急召

见，并奉命立即停止反波的军事准备。

停止进攻的命令是在最后一分钟下达的，联络官员只得坐汽车追赶已经出发的部队。有些地方来不及下达命令，法西斯军队便开始入侵计划中规定的“特别行动”。

希特勒下令停止进攻波兰后，心中不胜愤怒，他似乎无法容忍墨索里尼的“滑头”。他冷静下来之后，立即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短得异乎寻常，省去了一切本来并不可少的恭维话，而且充满着酸涩。信中问他，为了能保证意大利“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的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希特勒要求把这封信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墨索里尼。

信以电话的方式传递！墨索里尼被希特勒逼上了绝路，使得意大利无论如何必须作出决定。

墨索里尼收信的第二天上午，就火速召集意大利三军司令和外交部部分官员，拟订了一份作战12个月的“最低”军备需求清单。墨索里尼此时立即在几分钟时间内就算出意大利所需的物资。

这个清单用齐亚诺的话说“足够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大概包括：700万吨石油、600万吨煤、200万吨钢、100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资，一直到600吨辉钼矿、400吨钛和20吨锆，以及150门高射炮。这些物资用一个形象的数字来描述，就是足够装满1万7千列的火车。墨索里尼这样做，无疑是要让德国人知难而退。因此，当里宾特洛甫问意大利驻德大使“贵国何时需要这些物资”时，阿托利科毫不犹豫地说：“即刻需要，必须在开战前送到。”

墨索里尼把清单交给齐亚诺，转发给阿托利科，表明墨索里尼在长期的动摇之后，决定在日益迫近的欧洲冲突中继续“作壁上观”。

德意同盟条约如不散的阴魂，缠裹着墨索里尼。一方面他怕坐失良机，总想掌握更多的军队和弹药；他也怕希特勒发牛脾气，所以又准备立即参战。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意大利的瘦弱无力与英法对抗，军队状况除了宣传的效果外，极不景气，装备陈旧且无力更新，军官训练不良。加之，意大利人民确实存的对德不满情绪，这些都让墨索里尼寻找到足够的

“作壁上观”的理由。

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请墨索里尼进行积极的宣传，不要在战争爆发之前，让英法了解到意大利的态度，并且采取适当的军事示威措施，以牵制一部分英法军队。

墨索里尼则选择了两条不变的原则：

(1) 一旦战争爆发，如果英法参战，意大利则设法体面地摆脱德国人，免遭失败的厄运；

(2) 如果英法仍然一味忍让不出兵，那么意大利则借机与南斯拉夫算清总帐，索取两国有争议的地区。

在这两条不变的原则之下，墨索里尼彻底地坚定了观望的立场。

墨索里尼的态度，仍使希特勒放心不下。8月27日，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长信。或许是希特勒彻底想把墨索里尼拉下水，或许是希特勒想最后试一下意大利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态度。他在信中继续要求意大利鼎力协助。这就是，请求墨索里尼派遣一些意大利劳工，去帮助德国进行工农业生产。这种提法和要求，乍听起来，可能特别新鲜和滑稽，而墨索

里尼似乎没有作任何考虑，就答应了希特勒派出劳工的要求。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在意大利各地，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场面，一大批青年离妻别子，背井离乡。他们就是那些信奉政府的诺言，到德国去支援法西斯革命的“革命青年”。其实，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德国工厂、矿山和农田里的苦工。

1939 年 8 月 31 日傍晚，黑暗与灾难一同降临。在夜幕笼罩之下，150 万德军向着波兰的前沿阵地快速移动，边境上的一线军队，在伪装草的掩护下，早就进入了临战状态。

晚 9 时正，德国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希特勒向波兰呼吁和平的声明。其实，这一声明只不过是战争前奏的一种掩饰。与此同时，希姆莱和戈培尔正在精心谋划代号为“罐头鹅肉”的格莱维茨电台事件。一批德国党卫队队员身着波兰军服伪装成波兰士兵，袭击了位于波德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将十几个懂波兰语的德国囚犯，带在麦克风前面说了一段波兰语，并用波兰语发表了煽动性反德演说，随后就将这些身穿德军军装的囚犯乱枪打死，冒充被“打死”的

德国士兵。这样，发动战争的借口就找到了。

1日凌晨4时45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德国法西斯出动了57个师、2 500多辆坦克、2 300多架飞机，对波兰进行袭击，开始实施“白色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爆发之后，英法先后发出照会，要求德国停止对波兰的进攻，撤出一切军队，否则，英法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9月2日，墨索里尼乃以调停人面目出现，建议交战双方“原地停火”，在两三天内举行会谈。为此，墨索里尼建议英法召开会议，修改凡尔赛条约中那些“造成目前局势恶化的原因”的条款。英法对此表示勉强地同意。而希特勒认为西方不一定会参战，因而拒绝了墨索里尼提出的进行调解的建议。意大利调停失败，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

9月3日上午9时，英国大使汉德逊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定德国在上午11时之前给予答服。限定时间一过，德国并没有什么反应。9月3日11时15分，英国政府正式对

德宣战。当天，法国以及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先后对德国宣战。9月6日和9月10日，南非联邦、加拿大都对德进行了宣战。

战争爆发之后，意大利法西斯的高层领导却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墨索里尼希望欧洲几个大国相互厮杀，等三年之后，他准备好了再坐拾渔翁之利。齐亚诺、巴尔博、德博诺和格朗格等人坚决反对参战，并主张脱离德意同盟，而坚决主张参战的人很少。墨索里尼在几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难以定夺，最后还是“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占了上风，他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不过，他对齐亚诺说，中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地位而不失其体面，有朝一日它应该准备介入。”

英法对德国的直接宣战，立即表明了自己政府的政策。为了澄清意大利的立场，墨索里尼公开宣告，意大利采取“非交战态度”!

其实，墨索里尼的这一说法确实比较高明，最起码，在国内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对英法德来说，如果意大利立即宣战，则

意大利可能面临法国迅速而成功的入侵；中立的态度，也可能是鼓动英法放手和德国对抗的一种变相手法，唯独"非交战态度"却给英法的行动，造成了一种不可捉摸的气象。这恰恰是在事实上帮了德国的大忙。

意大利采取的"非交战态度"立即结出了硕果。在此之前，墨索里尼一直害怕突尼斯、吉布提、奥兰等地会采取的反意措施，有可能引起严重事件。法国对德宣战之后，为了消除意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法国在这些地区纷纷取消了反意措施。9月5日，意大利的股票市场行情飞涨，购买意大利工业、金融股票的订购单源源不断地从英法飞来。墨索里尼对此充满了信心，更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不过，很快他就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气势，意大利或许无须三年的时间作准备，就可以在适当的时间，"以我们本身的语言和手段，叙述我们所欲言的东西"。所以，他立即指使总参谋部尽快全面地加速军队的治理。

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并没有在两线陆军大大超过德军的优势情况下，直捣德军之背，以解波兰的燃眉之急，而是百万雄兵坐视波兰败

亡。在半年的时间内，不战不和，出现了奇怪的“静坐战争”。

10 月 6 日，希特勒向英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新划分世界殖民地和要英法承认德国造成的既成事实，但遭到了英法的严厉拒绝。在“静坐战争”期间，德国加紧备战，武装了 140 多个师，制造了 4 000 多架飞机，同时完成了将主力从东线西调的任务。

为了保证侧翼安全并对英法形成战略上的弧形包围，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发起了北欧战争。丹麦不战而降，挪威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但由于德军过于强大，进展过于迅速，加之挪威前国防部长吉斯林起而内应，在不到两日的抵抗之后，挪威也沦入敌手。

北欧战事尚未结束，德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 5 月 10 日对欧洲的洼地之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发起了攻势，直接进攻英法的军队。

5 月 10 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希特勒遇上战争的克星，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说：“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们

才开始同英国作战。”

墨索里尼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后，继续采取“非交战态度”，希特勒此时仍迫切需要墨索里尼和他并肩战斗。1940年3月1日，英国宣布切断德国由海道通过鹿特丹运往意大利的煤炭运输，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极端仇视。趁此时机，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要求两国并肩战斗，共同保护可能的成果。希特勒在信中说：“这次战争的结果无疑也将决定意大利的命运……你总有一天会面对今天与德国作战的这些敌人。”“我也看到我们两国的、两国人民的、我们革命的和我们制度的命运，都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墨索里尼这时候根本不相信希特勒所说的话，特别是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对他说，德国将要在西线发起进攻时，他更感觉到这可能是诱他下水的骗招。

墨索里尼在宣布意大利采取“非交战态度”以后，希特勒曾大骂墨索里尼是典型的意大利无赖、下流坯，但骂归骂，希特勒仍然想在西线战事发起之前争取到墨索里尼。

3月18日，两个独裁者在勃伦纳隘口车站

进行了会晤。这次会谈，表面上是双方的，实质上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表演独角戏。经过希特勒口若悬河似的、简直像独白式的动员和开导，墨索里尼终于在最后承认："保持中立一直到战争终了是不可能的，与英法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意大利不愿受到摈弃并且变成一个二等国家，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狡猾的墨索里尼在没有看到德国的实际行动之前，是不肯轻易地把话说死，他又一次顺水推舟，要求推迟参战的日期。他表示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宣布参战。

希特勒大口"吃肉"，墨索里尼眼馋垂涎，他怕错过与"历史的约会"，匆匆间却痛失"东非帝国"

希特勒吃丹麦、吞挪威、攻比利时、占荷兰，"节节胜利"，证实了3月份勃伦纳会谈时希特勒的预言。墨索里尼这时方感到"元首"的魅力。他所憧憬的"武功"，在德意志人的闪电般的行动中得到了令人羡慕的表现。

墨索里尼对德军的每前进一步，都感惶惶

不安，唯恐意大利的消极态度延误“他与历史的约会”。他后悔在3月的会谈之后没有及时参战，未能在战场上为意大利取得像德国那样的辉煌。他对齐亚诺说：“数月之前，我就预言同盟国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今天我断定他们要彻底垮台了。我们意大利人的面子是丢尽了，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在近期之内，我们必须向敌国正式宣战。作为最高统帅，我将命令意大利空军和陆军向英、法发起攻击！”

墨索里尼的“非交战态度”，的确对西方的一些国家产生过幻想，英法都曾想让墨索里尼摆脱意德同盟或者保持中立。5月10日，丘吉尔入主内阁，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他给这位自己在20年前就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呼吁信，要求两国排除战端，重归于好，不要让“拉丁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共同继承者”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丘吉尔措词委婉、不卑不亢，就连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自己也感到“威严而格调高”。然而，墨索里尼却故作姿态、反应冷淡，大有戏弄之意。他在回信中说：

“我之所以给你回信，是为了告诉你，阁下

一定知道使我们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历史的和偶然的重大原因。不必追溯得太远，我愿提醒你，贵国政府1935年在日内瓦率先提出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当时意大利不过是为了要对非洲的阳光下获得一小块空间，它丝毫未损害贵国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领土……”墨索里尼为了继续奚落丘吉尔，他在信中还写道：“假如英国对德宣战是基于《英波互助条约》，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意大利必须遵守《德意同盟条约》的诺言。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意大利仍然要遵守钢铁盟约，而且它将成为意大利今天和明天对外政策的指针。”

5月10日，德国136个师在3 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北、中、南三路突袭行动。北路楔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南路在马奇诺防线一带佯动，以牵制对方；中路集中了德军最精锐的部队，从法比边界，翻越了法军认为德军装甲部队插翅难飞的阿登山区，突入了法国境内，开始实施入侵法国的作战计划。德军出奇制胜，进兵神速，仅10天就进抵英吉利海峡，把英法近40万的主力围困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使得英法有机会表演敦刻尔克大撤退

的辛酸悲喜剧。随即，德军转锋南下，法国北部的一马平川，立即显得岌岌可危。

墨索里尼在5月下旬看到"庄严的时刻"就要来临，立即作出了全面的反应。5月29日，意大利组成战时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的职位理所当然地由墨索里尼自己担任。墨索里尼任命巴多利奥为总参谋长，普里科洛将军为空军参谋长，格拉齐亚尼元帅为陆军参谋长，卡瓦尼亚利将军为海军参谋长。墨索里尼还让宣传部立刻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宣传战争光荣，向人们灌输"战争是决定国家等级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外交部接到命令，准备随时向英法宣战。

墨索里尼的这种不顾实力、进行战争的想法和做法，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这些人中，军需生产局副局长佛巴格勒沙将军最有权威，他向领袖报告说："即便把所有需求的物资和原材料弄到手，昼夜加班生产，也需到1942年十月能完成战争准备。"有几个将军请求他再缓几个月，结果遭到墨索里尼的训斥。他说："如果按照你们说的，等军队做好准备，那我得等几年后才能参战！然而我要倾注全力，立即

参战。”墨索里尼为了将来能以战胜国的一员坐在和平谈判的席位上，他不顾许多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决定于6月5日以后向英法宣战。

6月初，墨索里尼和巴多利奥元帅粗略地制订了意大利的作战计划，并下达给各具体的作战单位。6月8日，当他得知德军正在法国中北部地区遭到顽强抵抗时，他感到特别高兴，他认为德国开始受挫，对意大利军队可能的胜利来说，就是均分胜利果实的砝码。因此，他决定立即对英、法宣战。

1940年6月10日下午，利令智昏的墨索里尼身着帝国第一元帅服，出现在他经常发表政令的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宣布了与意大利命运息息相关的参战宣言。他说：

“命运的时刻，无法取消的决定，正在我们祖国的上空鸣响着。我们将与西欧的主权国以及反动的民主主义各国进入战争……今后，我们将与德国和日尔曼人民，以及与他们攻无不克的常胜大军一起前进……我们在一场征战之后，继而把基于正义的永久和平，推广到意大利，推广到欧洲，乃至全世界。”他最后向全体

国民发出号召："意大利国民，拿起你们的武器吧！同时，不要忘记发挥你们的勇气，不折不挠的精神，以及真正人生的价值。"就这样，墨索里尼看着希特勒大口吃"肉"，眼馋垂涎之后，也开始了凶残的"同类相食"。

被罗斯福总统指责为"暗箭伤人"的墨索里尼，在宣战之后，立即集中32个师的兵力，在阿尔卑斯山发动了进攻。法国在对意大利方面的防务非常单薄，只有6个师在坚守防线。虽然墨索里尼穷凶极恶地发动了战争，但是墨索里尼的战略重点很显然放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所以在阿尔卑斯山前线，32个师的兵力对仅有6个师法军的英勇抵抗，也无可奈何。不过，即便意大利军队没有显赫的战果，但它给法国增加了新的压力，加速了法国的崩溃。

墨索里尼乘人之危，露骨的投机，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此表示了极端的厌恶。大不列颠当即对意大利宣战。英国海军接到命令，截夺海上所有意大利的船只。11日，也就是参战后的第一天，就有五艘被阻拦在直布罗陀的意大利船只被夺走了，并被带到英国海军所控制的港口。另外，不少在海上航行或停在外国港口

的船只，因没有收到警报而未能返回意大利。意大利仅在参战后一天，就品尝到战争损失的苦果。这或许是墨索里尼所始料不及的。

战争爆发以后，希特勒的显赫成绩让墨索里尼妒忌不已，他也仿效希特勒，建立军事上的战时独裁。为了显示法西斯的内阁大臣个个都是天生的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把许多内阁大臣和法西斯高层领导人调离办公室，去各个战场直接充当指挥官。比如6月11日，齐亚诺就奉命去意大利南方军团，指挥并带领空军去轰炸马耳他和北非的港口，并在地中海上搜巡法国地中海舰队。

德军在巴黎以北的平原上迅速推进，墨索里尼在南方趁火打劫，法国立即陷入了全面困境。6月14日，意大利军队在法军前线还没越过雷池一步时，巴黎已经陷落了。埃菲尔铁塔仍旧矗立，但凯旋门前不再凯旋。墨索里尼对法国的如此稀松感到有点悲伤，不过，这只是幸灾乐祸后的一点担忧，实际上，他倒希望法国对德军能多抵抗一段时间，以便增加意大利参战的积极影响，好在胜利后的谈判桌上多为意大利捞取一点儿好处。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

事，法国统治集团已经决定投降。6月16日，法国政府改组内阁，投降派首领、一战期间显赫一时的法兰西民族英雄贝当担任总理，他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停止战斗，向德意投降。

希特勒接到贝当政府请求停战的照会以后，立即召见了意大利驻柏林大使。17日，新任驻柏林大使阿尔菲耶里打电话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希特勒想与他尽快会晤，讨论对法国的宰割。墨索里尼对突如其来的和谈，很不满意，但意大利没有在战场上取得主动，因而只能听从希特勒的安排。17日晚，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等一起讨论了意大利对法国的要求，墨索里尼给希特勒开了一张清单：由意大利占领包括土伦和马赛在内的罗纳河流域，并使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解除武装，法属索马里并入意大利东非帝国。

18日下午，墨索里尼在齐亚诺等高级军政人员的陪同下，第二次来到他比较熟悉的慕尼黑。故地重游，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的人群，墨索里尼心中极不是滋味。希特勒在墨索里尼一行到达之后，立即举行会谈。墨索里尼要求把战争继续下去，把法国彻底消灭；而希特勒则

担心，再战可能会把法国残存的武装力量推向英美的怀抱。所以，他回绝了墨索里尼对法国领土的要求，并且不让意大利参加对法的停战谈判。根据希特勒的意见，意大利只能和法国单独议和。

1940 年 6 月 22 日，在法国北部的贡比涅森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签字求和的那节车厢里，法德签署了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意大利基本上没有捞到好处。德国占领了包括主要工业区在内的约 3/5 的法国领土，剩下的部分全留给了贝当政府，意大利只附随着德国的停战协定讨到一点残羹剩饭。当然，德国让意大利帮助解除法国舰队的武装、管制非占领区内的机场和空军的地面设备，只是由于希特勒不想让墨索里尼太难堪，否则墨索里尼真的无法对国民解释——既然意大利战胜了法国，如何又两手空空？另外，德国的实力一时不能达到地中海地区，也是墨索里尼从希特勒手中拾取好处的一个原因。

法国投降之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各自的利益，分别在自己的计划中开辟自己的战场。德国占领了从北欧到法国西南部的

3 200 多公里的海岸，形成了对英伦三岛的战略半包围。希特勒着手对英国进行和平攻势，企图迫使英国屈服。墨索里尼则趁此时机，加强了对巴尔干、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进攻，目的是企图抢在希特勒之前，把英国人赶出非洲，赶出中东，实现称霸地中海，建立大罗马帝国的迷梦。

1939 年欧洲战争爆发后，埃及立即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与商务关系，宣布全国处于“戒备状态”。埃及政府还把全国港口都交给英国海军控制。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后，埃及又和意大利断交，宣布将恪守英埃同盟，并保证在其领土之内，向英国提供“凡所要求的一切援助与方便”。埃及这一举动，触痛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想要建立大罗马帝国，只需把利比亚、埃及和意大利东非帝国连成一片就可以了。所以，墨索里尼把埃及与意大利作对，看成是建立大罗马帝国的最大障碍。根据这一想法，墨索里尼决定从北非和东非迅速夹击埃及。狂想一出，非洲大陆狼烟四起。

墨索里尼为了称霸非洲，掠夺大英帝国在非洲的遗产，早在 1940 年 6 月正式宣战之前，

就在东北和北非的意大利殖民地集结了大量军队。根据6月2日意大利总参谋部的布防计划得知：在北非，利比亚境内有14个师，其中，9个步兵师，3个法西斯黑衫军师，2个利比亚当地人组成的师。他们的任务是密切注视突尼斯和埃及境内英法军队的行动，随时准备向埃及进发。在北非帝国境内，由意大利人和当地人组成的殖民地军队共有28万人，由空军元帅、埃塞俄比亚总督统帅，密切注视英属索马里和吉布提的英法军队的行动，并随时准备配合北非军队进攻埃及。

1940年8月，德国开始了空袭英国，英国加深了本土抗战。趁英国自顾不暇之机，墨索里尼首先发动了东北非战争。

意大利的东非驻军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向苏丹、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发动了进攻。在苏丹和肯尼亚境内，封建的落后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意军的锋芒，许多地方迅速沦入敌手。英属索马里是意大利军队进攻的重要目标。意军为了迅速取得胜利，调集了35 000多人，57架飞机，向英属索马里的仅有6 000余名的英军发动了进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

李，英国守军终因得不到援军不得不渡过海峡撤往亚丁。英属索马里暂时被意大利军队占领。

意军在东非的战事一起，埃塞俄比亚境内久已积蓄的反抗力量，迅速地发展起来，人民起义很快席卷了西北全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区。苏丹、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的当地人民都纷纷举行起义，迫使意军停止了继续深入的进攻，这就给英军以喘息的机会。英军得到补给之后，在苏丹、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的三地大量招募当地居民入伍，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1941年1月15日，英军从苏丹、肯尼亚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并于2月初攻入意属东非的领地。埃塞俄比亚总督阿奥斯塔在得不到国内支援（此时地中海东部地区已被英国控制）的情况下，陷入了当地人民战争的泥潭。2月26日，英军攻占了意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接着意军节节败退，海尔·塞拉西皇帝此时也率领游击队四处打击意军。4月6日，英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之下攻占了亚的斯亚贝巴。意大利东非帝国的命运已如同垒卵，岌岌乎可危！

在厄立特里亚的战斗则更为激烈。意大利

在厄的统治时间久远，基础比较稳固，给英军反攻带来了困难。英国从印度调来2个印度师团，从苏丹东北部向厄立特里亚发动攻击。经过十多天的顽强拼搏，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境内的克鲁、巴仑图和阿戈达移高山阵地，初步稳住了阵脚。

从2月3日起，英军开始了攻取克仑的战役，克伦是通往首都阿斯马拉和意大利海军基地马萨瓦的唯一要道。几经反复，历时53天，方将意军消灭。4月1日，英军占领阿斯马拉，并轻取马萨瓦海军基地。4月8日，马萨瓦内外交困，守军投降，漏网的弗鲁希将军带领残兵败将从厄立特里亚撤退到基本上获得解放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东非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1936年的5月5日，意大利军队占领亚的斯亚贝巴，宣布埃塞俄比亚灭亡。1941年的5月5日，海尔·塞拉西皇帝复位，宣布意大利侵略失败，重建帝国。5月19日，被困已久的阿奥斯塔总督见大势已去，被迫向英军投降，从厄立特里亚撤入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弗鲁希将军也于1941年11月27日投降。墨索里尼昙花一现的非洲帝国寿终正寝了。

墨索里尼也想去埃及看看“艳后”的芳容，但他的将士却无法为他开道。他和希特勒赌气，希腊却因此而遭殃

任何一个赌徒，都只想赢不想输，输了，还想捞，结果是越捞越深！1940年9月27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为了加强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在柏林，三国代表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自此，德意日法西斯的命运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也正是有了这个条约，在一年以后，在德国突袭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才有德意日对美苏联合宣战的一致行动。

德军自7月到10月的对英国的大规模的轰炸，并没有打垮英国的皇家空军和海军。9月17日，希特勒下令无限制推迟“海狮计划”，并决定把西线的军队东调，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进攻苏联。

10月4日，在希特勒的主动要求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再次在勃伦纳山口进行了会晤。为了让墨索里尼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牵制英国

力量，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在地中海加强对英国殖民地的进攻。墨索里尼虽然不了解希特勒的具体意图，但加强在地中海地区的攻势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因此，他即刻答应在地中海地区加强攻势，以配合德军的行动。

实际上，早在9月13日，意大利的北非驻军就迫不急待地发动了进攻，格拉齐亚尼元帅(北非军团总指挥巴尔博乘飞机被意军高炮误杀，故格氏代之)集中6个师以上的兵力从利比亚向埃及发起攻击，英军当时在埃及、利比亚边境仅有一个师的兵力。意军利用英军人少的有利形势，迅速向前推进了90公里，并于16日胜利地占领了西迪巴腊尼。

英伦三岛的战事得到初步缓和之后，英方立即加强了北非和巴尔干的防务。此时，英国利用希腊境内的基地，对地中海上的意大利补给线进行了袭击和封锁。意军指挥失灵，补给中断，利比亚境内的意军军心动摇，刚刚延长的90多公里的补给线，不断地遭到小股机动英军的骚扰，格拉齐亚尼被迫停止了进攻，双方在西迪巴腊尼和马特鲁之间形成对峙局面。

10月间，意军在北非和东非取得初步的胜

利之后，墨索里尼欣喜若狂，高兴地称赞非洲军团的将领们“做得对”，“应该负起这次进攻的全部责任”，并下令意军继续扩大成果。其实，墨索里尼在指挥作战方面绝对是个不称职的蠢材。他明明知道，此时意大利通往东非和北非的补给线基本上陷入了瘫痪，还命令意军四处出击，这无疑是在自己断送本来还有一点的进攻能力。东非的军队遵循墨索里尼的旨意之后，立即失去了进攻力，并很快为英国军队击退。北非的格拉齐亚尼元帅也在进入埃及之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英国政府对意军攻入埃及深感不安，假如非洲的英军被挤入大西洋或地中海，英国不仅要失去非洲的殖民地，而且英国与中东、印度、南洋地区的联系也要被切断。所以，丘吉尔在英伦三岛还没有完全摆脱德军空袭的困境的情况下，急忙向埃及派遣增援部队。强大的援军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地中海运到韦维尔将军的手中。

韦维尔将军的“尼罗河”集团军，经过补充之后，于12月9日转入了反攻。当天就踏平了西迪巴腊尼周围的军事据点。意军全部龟缩到

西迪巴腊尼。12 月 10 日，英军在空军的掩护，坦克部队和步兵夹裹前进，攻克了西迪巴腊尼，意军被俘过半，残余部队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势，慌忙退回到利比亚境内的巴尔迪亚要塞，英军很快取得战略主动。

为了配合东非英军的反攻，1941 年 1 月 3 日，英军越过边境对巴尔迪亚的意军发动了突然袭击，经过近 3 天的激烈的拉锯战，1 月 6 日，该城意军 45 000 多人向英军投降，英军缴获坦克 129 辆和 400 多门火炮。英军取得巴尔迪亚胜利之后，马不停蹄，迅速两进，很快把意军包围分割在几个据点。22 日，英军首先攻克托卜鲁克，又俘虏意 3 万余人，缴获 87 辆坦克和 230 多门大炮。至此，意军纷纷西撤，英军先遣兵团则从昔兰尼加出发，迅速越过沙漠，切断利比亚境内意军残部的退路，利比亚境内的意军完全被英军包围。2 月 6 日英军装甲部队乘胜攻占了意军在利比亚东部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班加西。8 号攻占了离的黎波里边境不远的阿盖拉。此次战役历时两个月，消灭意军 10 个师，俘虏近 13 万人，格拉齐亚尼指挥的北非军队被彻底击溃。

意军在东非和北非的连续败北，引起了墨索里尼的震惊。希腊战场上也屡屡战败，全线军心动荡。墨索里尼不得不厚着脸皮向德国恳求紧急援助。尽管在此之前，希特勒曾多次提出主动援助非洲军团(想以此拖住英军)，都被墨索里尼拒绝。德国本不想过早地卷入非洲战事，以免分散和削弱准备进攻苏联的力量。但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失败以后，地中海和非洲的不利局面不仅直接影响意大利，而且还直接影响德国即将发动的苏德战争。基于这个考虑，希特勒不得不提前卷入北非战争。

希特勒从意军的战绩中，真正地了解了意大利领袖的真正才能和品格，真正地了解到意大利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按照人民和领袖的要求行动”的说法，是多么的牵强；真正地了解到意大利空军如此之多，“以致飞起来可以遮天蔽日”的说法，是增加多少水份。希特勒明知墨索里尼有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专爱听奉承话、乐于报喜、恶于报忧、死要面子的恶劣品格，但他仍不得不满足他那虚伪的可怜的“自尊”。希特勒必须接管非洲战事，重振意军士气，防止意大利单独媾和。另

外，他还必须防止做出有损墨索里尼“自尊”的事情。所以，他同意派出军队和飞机去支援意军，并假装说这些军队统归意大利指挥。

1941 年 2 月 12 日，隆美尔奉希特勒之命，率领德国的非洲军团在的黎波里登陆，来帮助格拉齐亚尼把意大利军队从韦维尔的死亡之手中拯救出来。格拉齐亚尼龟缩到的黎波里以后，墨索里尼最高的奢望就是，祈求据守的黎波里，而隆美尔则与墨索里尼的要求相去甚远，他要去征服开罗，占领苏伊士运河。

在此之前，隆美尔已经了解到了北非战争的失利原因：一方面是意军的素质、装备的确不及英军；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不切实际地遥控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隆美尔途经罗马时就给墨索里尼一个很大的下马威，他对墨索里尼说：“作为非洲军团总司令，到了前线，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任何人不得干扰！”墨索里尼求人解围，加之面对希特勒的爱将，他只好忍气吞声了。

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第十航空队到达北非之后，和新上任的加里博尔将军统领的意大利军一起，开始了积极的战术准备。3 月 31 日，

隆美尔以2个坦克师1个步兵师的兵力，从的黎波里向利比亚的东北部地区发起了攻势。墨索里尼的100多架飞机整天进行袭扰，隆美尔的100架战斗机和100架重型轰炸机也轮番进攻，驻守阿盖拉的英军根本抵挡不住德意的立体攻击，阿盖拉轻而易举被德意军队重新占领。

驻守班加西的一个英国装甲旅，在昔兰尼加的前哨部队受到德军一个装甲师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就直接面临着和德意军队短兵相接局面。尼姆将军奉命打一场拖延战，并在必要时破坏班加西港。经过两天的激战之后，尼姆的装甲旅损失惨重，大部分装甲车被毁、被俘。这样，班加西以东以及东北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左翼失去掩护，准备调往巴尔干的英联邦军随时可能遭到隆美尔的快速袭击。

4月12日，德意联军又重新发起了进攻，意军总是和前几次战役一样，被隆美尔安排为先锋部队，意军的一个装甲师和步兵师为先导，首先夺回巴迪亚。接着，第二梯队的隆美尔重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迅速包围了托卜鲁克。托卜鲁克的英军成为孤军之后，德意联军出动全部的飞机，开始逐个追炸英军的后撤部

队，德军像猎犬追野兔样地追逐英军。4月14日，德意联军攻占了利比亚边境重镇巴尔迪亚，德军一直追到埃及边境，英军损失惨重，坦克和一些重型武器几乎丧失殆尽。

隆美尔把战线拉开之后，和格拉齐亚尼一样，也面临着补给的问题。4月16日，英国海空军在马耳他附近的海面上，切断了德意军队的补给线，所有的补给船都被英军击沉。隆美尔在得不到及时援助的情况下，停止了进攻。与此同时，韦维尔将军奉英国总指挥部的命令，把准备调往巴尔干的英联邦军也调往埃及，英军的力量得到暂时的加强。4月16日前后，北非的战线便在利比亚、埃及边界附近稳定下来。

墨索里尼好战心切，他点燃了非洲战火之后，不顾军事上最顾忌的多线作战，在希腊，又迫不急待地挑起了战争。

希特勒为了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反苏战争的基地，早就在巴尔干各国进行策反。1940年9月初，罗马尼亚发动政变，安东内斯库建立独裁统治，投靠轴心国集团，成了希特勒的仆从国。10月8日，德军以“保护”罗马尼亚油田为

名，开进罗马尼亚。

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以前对意大利许下的不干涉地中海和巴尔干的诺言，一次次地被希特勒自己践踏。墨索里尼对此本来就十分气愤，当他得知德军已经开进罗马尼亚时，气愤地对齐亚诺说："希特勒总是把既成事实放在我们面前。这一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经占领了希腊。"就这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赌气中就决定了要向希腊开战。

1940年10月以前，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进攻希腊、南斯拉夫的基地。10月28日，意大利向希腊提出使用希腊基地的最后通牒，遭到希腊政府的严辞拒绝。接着，就是用墨索里尼的话说是"惩罚性"的进攻希腊的战争爆发。

清晨时分，结集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境的意军约20万人，在普拉斯克将军的指挥下，配备了160多辆坦克、680多门大炮和380多架飞机，突然攻入希腊。与此同时，意大利的空军和海军也对希腊的各大港口进行了突然袭击。在纳布巴克多斯港，希腊的军舰不时地遭

到从塔兰托起飞的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各种船只亦屡遭意大利潜艇的偷袭。

墨索里尼不顾总参谋长巴多利奥元帅的反对，发动侵希战争，一方面，是出于争取背着德国人打一场平行战的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他认为希腊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就能彻底打垮。其实，希腊军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稀松，希腊人同仇敌忾，顽强抵抗，第二天就挡住了从阿尔巴尼亚入境的意军。墨索里尼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仍多次下令陆军进行不要后方的突击、突击。希腊人却利用季节入秋的多雾天气，实施山岳作战，把进入希腊境内的意军牢牢地拖住。意大利空军和坦克的优势根本得不到发挥，到11月上旬，希腊军队就把士气低落的意军击退，把它们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南方各海港的舰艇也在英军的帮助下，开始转入了主动的作战。

墨索里尼入侵希腊，立即引起了丘吉尔和英国总参谋部的关注。如果英国坐视希腊被纳入意大利法西斯的体系，将会对英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最直接的威胁，支援东北非和北非的英军也将背后受敌。此时，英国处境仍十分艰

难，为了保住自己在希腊的海空军基地，减轻德意对北非的压力，丘吉尔决定竭尽全力给希腊提供援助，英国除了向希腊提供500万英镑的贷款之外，总参谋部还抽调了4个空军中队和一些新式军舰，前往希腊参加作战。

为了减轻地中海东部英军的压力，并对意大利南方构成直接威胁，英希双方进行了紧急磋商，希腊政府同意让英军占领克里特岛，建立军事基地。11月3日，英军登上克里特岛，并在最好的深水港苏达湾加强了防务。

英军在希腊站住脚跟以后，立即对意大利进行了打击。11月12日夜，为了配合希腊北伐的反攻，英军飞机从航空母舰“光辉”号起飞，袭击了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两批英军只派了21架飞机，就重创了意军3艘战列舰，并使两艘巡洋舰失去了战斗力，塔兰托的海军船坞和造船厂也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以后，英军地中海的舰队上的飞机时常骚扰意大利南方的一些地区。

意大利的军队在希腊连吃败战，彻底地暴露了意大利的实力，也证实了巴多利奥元帅的看法。11月26日，巴多利奥不愿在这种伤心费

神的事上继续折磨自己，向墨索里尼提交了辞呈，主战最凶的维基也因出兵希腊严重受挫而辞去了爱琴海总督职务。

11月底，墨索里尼又调大批援军进入阿尔巴尼亚，组建了第十一和第九集团军，合编为“阿尔巴尼亚”集团军群，由索杜将军指挥，企图再次发起攻击。索杜将军也无法给领袖增添光彩，12月3日，希腊军队突破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防线，横扫了阿尔巴尼亚领土的1/4，俘虏了2万多意军。12日底，希腊军队的进攻才停止下来，转而采取阵地战。意军多次反扑未成，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墨索里尼迅速参战，本想乘机建立“大罗马帝国”，不想，参战后，反而痛失东非帝国，在利比亚、希腊也连连败北。到此时，他方知什么叫力不从心、难圆帝国梦。

狐假虎威！墨索里尼死死拽住希特勒的裙角，几番挣扎，意大利的军队才尝到乘胜追击的快感，但昙花一现……

1941年2月间，意大利东非殖民军全面陷

入被动局面，墨索里尼一时束手无策，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登陆，并迅速取得进展，一时又舒解了墨索里尼紧张的心理。他决定利用隆美尔在北非和英军相持的有利时机，解决他至此也不认为是错误的侵希战争。

面积只有意大利 1/16 的希腊，拒不屈从，已使墨索里尼威信大减。意大利南方的一些地区开始遭到英国空军的骚扰，也使得意大利国内的反战现象抬头。这些潜在的微妙变化，却深深地触动了希特勒的神经。为了挽救意大利的败局，希特勒决定解决南斯拉夫，进攻希腊。可以说，墨索里尼仍不希望希特勒插手巴尔干，但绝处逢生的喜悦，再一次在这位独裁者的心中涌起。

墨索里尼的几十万军队陷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间，处境十分艰难。为了早日进攻希腊，希特勒决定通过把南斯拉夫拉入轴心国同盟的方法，以便尽快达到从南斯拉夫的边境直接进军希腊的目的。

3 月 25 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外交部长马尔科维奇、首相茨维科特维奇等迫于德国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同德国在维也纳签订了

加入轴心国的协定，并同意德军进驻南斯拉夫。卖国协定签定之后，立即遭到工人、学生和军人的反对。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利用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发动了不流血的政变，组成了以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宣布南斯拉夫“中立”，废除和德国刚建立的同盟关系，并在国境线上实施动员和充实防御部队。

南斯拉夫的武装改变和非公开的反德步骤，使得希特勒暴跳如雷。27 日下午，他召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参谋部会议，指出，在即将对意大利的援助中(指进攻希腊)，南斯拉夫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而且在以后对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甚至更不可靠。基于这一点，希特勒要求德军：“不要进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粉碎南斯拉夫”，“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接着，希特勒签署了立即进攻南斯拉夫的第 25 号指命，并同时占领希腊。

4 月 6 日夜，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沿向心方向，发动了突然袭击。

德国飞机对南斯拉夫的机场、桥梁、贝尔格莱德等其他城市实施了狂轰滥炸，集结在边境上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从三、四个方向向南斯拉夫境内迅速推进，两三天内就占领了南的大部分领土。4 月 10 日，狭隘的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投敌叛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停止了抵抗，更增加了首都的压力。

11 日，墨索里尼为了在消灭南斯拉夫的过程中也建立一点"功劳"，他急忙把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和希腊军队厮杀的几个师团调往南前线。4 月 13 日，意大利军队在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阻挡的情况下，在贝尔格莱德地区和德军胜利会师，并一起攻占了贝尔格莱德。

墨索里尼本来在德军开始轰炸南斯拉夫时，也想派军队直接参加对南战争，无奈，希特勒却让他在阿尔巴尼亚直接向希腊进攻，以配合德军对希腊的进攻，因而，在5天之后，墨索里尼才有机会派军队去南斯拉夫，分享和德军的胜利果实。

4 月 6 日，德军在入侵南斯拉夫的同时，也对希腊发起了攻击。根据战前双方的约定，希特勒的军队从保加利亚，墨索里尼的军队在阿

尔巴尼亚同时对希腊进行两线夹击。为了防备优势的德军沿斯特鲁马河突破希军防线，进攻萨洛尼卡，希腊军队对东北部地区加强了防备，但德军却避过希军的锋芒，从南斯拉夫的瓦达河流域进入希腊，就像避开"马奇诺防线"从比利时攻入法国一样。德军的这一迂回战略彻底打破了希腊军队的布防，使得力量薄弱的北方，直接暴露在德军面前。机械化部队的迅速推进，不仅把东北部的希军陷入了孤立的无用境地，而且还迅速地攻占了东北部的中心——萨洛尼卡。

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方面的前线，仍然是一如既往，每一次的进攻，都遭到希腊军队更为猛烈的还击，当德军进入希腊并占领萨洛尼卡时，意大利的军队如同蜗牛一般，仍然在原来的战线上蠕动。德军进入希腊之后，并没有立即挥兵南下，而是再次迂回，打通西面的莫纳斯提尔山口，从背后直捣希军。4月12日，希腊军指挥部被迫从阿尔巴尼亚撤出，到此时，意大利的220个师才有机会品尝追击的滋味。

德意军队会合之后，开始了联合南征。德

意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希腊的统治集团发生动摇，4月19日，希腊首相科里济斯自杀，23日，希腊政府宣布投降。就这样，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才得以了结束他狼狈不堪的希腊战争。

在德意军队进攻希腊的过程中，从克里特岛起飞的英国飞机曾多次袭击德意的后方补给线。克里特岛上的英国军事基地，很自然地成了德意占领东南欧各国的最大障碍。在希腊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德意和英国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了1 200多架飞机，2.3万多人和意大利的东地中海舰队的大部队舰只。英国方面，丘吉尔也下令，必须坚守该岛，并调集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队，驻守该岛。看来，血战在所难免。

5月20日凌晨4时，德意的战斗机、轰炸机再次以“闪电战”的形式，揭开了克里特之战的序幕。德意空军的绝对优势，顷刻间，摧毁了英军的主要防御工事。接着，德意不顾人员严重伤亡和飞机的损失，空投了大量的伞兵，对马利姆机场附近的英军展开了攻击。由于英军统帅部对德军的作战意图没有给出准确的判

断，直到战斗打响之后，还以为德军主力将从海上登陆，因此，把大批的重要部队都派往海边，忽视了对马利姆机场的防御。德军只经过一天的激战，就轻松地控制马姆利机场，并迅速以马姆利为中心，向四处出击英军。英军的岸基部队和海军虽然击沉和驱散了德意的运输船只和护航舰队，但整个陆战的败局已不可挽回。5 月 26 日，大批德军在苏达湾登陆，英军完全无法阻止来自海陆空三方面的进攻，纷纷向北非的埃及撤退。31 日，克里特岛沦陷。

德意法西斯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建立了稳固的战争基地。此时，墨索里尼虽然痛失东非帝国，但意大利取得了两翼的“绝对安全”，因此，墨索里尼决心以后永远紧跟希特勒，继续开创他的“大意大利帝国”的基业。

1941 年 5 月底，希特勒已经定下了进攻苏联的具体日期。为了让墨索里尼安心地在后方稳住英法，6 月 1 日，希特勒又一次来到勃伦纳山口，和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意大利在北非和希腊完全依靠德国，这一点让墨索里尼深感自卑。希特勒的滔滔不绝，始终压抑着墨索里尼，他除了一再要求意大利继续和北非

的隆美尔加强对英联军的攻势外，并没有告诉他德国将要进攻苏联。到会谈的最后，墨索里尼也没有从希特勒的口中，探听到一点关于德国的行动计划。不过，墨索里尼还是比较满意的，希特勒再次要求他加强在非洲的进攻，也符合他建立帝国的愿望。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两国并肩战斗而变得更加亲密。希特勒在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才把行动计划告知墨索里尼，就是怕墨索里尼随便泄露秘密。6月21日，也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前一天，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一封长信。希特勒在信中对墨索里尼又进行一番哄骗："之所以这时才通知您，是因为今晚7时刚刚作出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友谊都不能改变，它只能越来越好。"

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苏联实施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和纳粹军队一起进攻苏联的还有它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芬兰。墨索里尼害怕再次坐失参战良机，有损意大利的形象，因此，他要求新闻办公室立即准备起草公报，向苏联宣战。

墨索里尼对苏宣战之后，立即通过德国驻

意大利武官转告希特勒，要求直接派军参战。希特勒则继续坚持要他遵照6月1日的会谈协定。可能是希特勒对此还不放心，又特地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如果这是您的心意，我自然全心全意地欣然接受。战场如此之大，您总有机会来实现它。不过，进攻不可能在各处同时进行。领袖，您可以加强贵国在北非的军事力量，以此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话，建立起一支部队，对西线加强警戒，如果法国毁约，您即可占领它。”

但墨索里尼害怕德国独吞苏联这块肥肉，所以他要求意大利立即做好参战的准备。

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进攻，可忙坏了它的一些小轴心国。匈牙利、斯洛伐克随即对苏宣战，维希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佛朗哥也派遣西班牙“蓝色师团”到苏德前线参战。墨索里尼对这些小伙伴如此热心感到不安，当他听说“蓝色师团”已经离开西班牙开往苏联时，更是不高兴，他对齐亚诺说：“我是轴心国的老二，我们不应落在别人的后边。”所以，他再次要求新闻办公室发表公报，表明参战决心。公

报中说："……意大利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百分之百地与德国团结一致；二是因为意大利人具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思想。"

战争开始的头几个小时，一千多架德军飞机对苏联西部工业中心、港口、铁路枢纽和军事设施进行了猛烈地轰炸。仅6月22日这一天，苏联西部的66个飞机场就损失了1 200多架飞机，其中约900架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击毁在机场。当"德军装甲部队如入无人之境，苏联军队已溃不成军"的消息传到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不顾其他法西斯将领的反对和国内经济一团糟、部队军备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迫不及待地于1941年6月28日派兵到苏联前线。

墨索里尼派兵到苏联前线，希特勒对此并不热心。意大利的军队和其他小伙伴的军队一样，基本上在德军占领的土地上充当维护治安的角色，或者替德军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为了在国内有所交代，意大利军队在苏德战场的"战功"总是被扩大几倍地宣传。

1941年8月下旬，墨索里尼应邀访问柏林。希特勒借着和他商讨战后的和平问题，向他吹嘘了苏德战场的形势，并扬言要在入冬之前解决苏联问题，要求意大利作好准备，共同对付英国。29日，墨索里尼带着对苏战争必胜的信心，回到意大利，开始了他对英作战的准备。

天有不测风云。仅在一个月之后，德军就在莫斯科战役的天寒地冻中，凝固了。从此，意大利的命运也就和德军紧紧地捆在一起，率先开始了昙花一现后的残淡。

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德意根据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的精神，也于11日向美国宣战。同日，德意日三国又缔结了与盟国作战到底、保证不单独与交战国媾和的新的军事协定。墨索里尼又多了一个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敌手。

隆美尔和加里博尔将军在北非和英联邦军进入相持以后，从意大利到北非的后援补给，立即成为非洲战争的关键。1941年3月底，意大利海军在希腊南部的马塔潘角附近，被英国海军打得大败，大部分意大利舰只被击沉，或

严重损伤。自此以后，意大利的海军奉命只准在离海岸机场一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丧失了。4月中旬，英国海军加强了马耳他的基地，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舰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英国海军的限制，因此，北非的德意军队很快就成断了奶的孩子，嗷嗷待哺。

英军从希腊半岛溃退以后，大部分军队撤往北非，无形中补给了北非的英联邦军。北非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倾斜。这时，希特勒全力关注红色东欧，给英军在非洲和地中海展开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丘吉尔决心利用此有利时机，展开“十字军战士”行动，尽快歼灭墨索里尼和隆美尔的非洲军队，为进攻意大利本土创造条件。

残酷的“十字军战士”行动开始于地中海上的海战。从6月到9月间，英军驻在马耳他的海军和空军，像一根带叉的鱼刺，牢牢地卡在从西西里通向利比亚的交通咽喉上。在此期间，有43艘舰艇在通往非洲的航线上，被英国的飞机、潜艇击沉。到10月时，运给北非隆美尔的供应物资有60%以上在运输途中被击沉。

此外，英国的飞机还开始出动，频繁地对西西里岛上的港口进行轰炸。墨索里尼的每一次反击，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为此他仰天长叹："为什么上帝偏偏和我过不去！"

历时一年多的阿拉曼战役的失败，是墨索里尼昙花一现的再建帝国梦的破灭的开始。

1941 年底，隆美尔的"非洲兵团"遭到英军第八集团军的打击之后，1942 年 1 月，又得到了 280 辆坦克的补充，使"非洲兵团"又重新长出了爪子。

1 月 21 日，德意军三个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在昔兰尼加向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入英军阵地达 250 多英里。5 月 26 日，德意军队在贾扎拉防线再次展开攻势。在一个星期的激战中，英军又被击退了 300 多英里，驻守托卜鲁克的 3 万多英军被迫向德军投降。6 月 22 日，隆美尔因辉煌的战绩，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德军乘胜追击，并于 28 日占领了马特鲁港。战线退到埃及境内的阿拉曼一带的英军在北非溃败达到了最低潮。

埃及的战事日益激烈，人们普遍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被隆美尔的铁甲碾

过。墨索里尼此时也极度兴奋，他准备飞往意军的总部，打算在开罗举行一个隆重的入城仪式。可是，这次墨索里尼也和其他的庸人一样，估计错了形势。

8月4日，蒙哥马利将军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隆美尔又遇上了克星。8月31日，隆美尔的德意军队向阿拉曼防线的南翼发动了攻势，企图进逼历山大港口。由于蒙哥马利指挥得当，经过6天的激战，德军不但未能前进一步，反而损失了4500人和大量军备物资。战争再次在阿拉曼防线一带停了下来，隆美尔借病溜回到德国休养。

蒙哥马利将军初战告捷以后，又得到美国援助的300辆“谢尔曼”式坦克和100门自动火炮，力量大增。英军开始了“捷足作战计划”的主动进攻阶段。10月23日晚9时，一千多门大炮对德军阵地进行15分钟的炮击，接着，在防线的南北两端同时出现令德军生畏的强大攻势。此后几天的历史就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明了：

10月25日，英军第十装甲师突破北方防线，攻入敌阵；

26日，隆美尔病未痊愈返回北非；

27日，德军北线全线崩溃；

11月2日，德军南线防线被英军冲破；

4月，德意军队向富卡撤退，四个意大利步兵师向英国投降；

13日，英军重新占领了托卜鲁克。

一切就是这么迅速，一切就是这么出乎意料。到12月底，隆美尔指挥的德意部队，全部退到突尼斯，企图在这里重新组织防线。1943年2月中旬，盟军在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线上停止了追击。

狐假虎威，墨索里尼死死地拽住希特勒的裙角，几番挣扎，昙花一现之时，迎来的却是再建帝国梦的破灭。

墨索里尼曾经是“最受爱戴”的人，但战争总是让失败者走开，当他被废黜之后，他方感到他成了意大利最不受欢迎的人

现代战争的巨大消耗，把历经4年的意大利拖得精疲力竭。每一次忍痛的努力，都无疑

是自觉地走向更深的地狱。苦难在滋生，怀疑在增长，信仰也在饥饿和失望中褪色。

过去，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曾多少次设计过小国的命运；现在，当墨索里尼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考虑别人的设计？1942年7月25日，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之后，英美两国正式批准了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墨索里尼有了命运的设计者！

隆美尔和加里博尔撤退到突尼斯以后，很快又面临着即将在北非登陆的盟军的打击。这一点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

1942年11月8日凌晨，由500多艘军舰和运输船只组成的庞大的英美联合舰队，载着10万大军，在1 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开始了对北非强行登陆。由于事先盟军对北非的法军的部分将领进行了争取，盟军的登陆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尤其在阿尔及尔，法军马斯特将军等5人小组事先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暴动，把军政要人都逮捕起来，戒防陷入了

瘫痪，盟军登陆时兵不血刃。

英美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成功，开始了隆美尔的悲惨命运。

为了阻击英美盟军发动强大的进攻，在突尼斯建立一个稳固的桥头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后从西欧和意大利搜集了 5 个师的兵力，支援北非，并从海空两路迅速增援突尼斯。11 月 17 日，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安德森将军下令给七十八师，“向突尼斯进军，消灭轴心国部队”。从此，开始了争夺突尼斯的血战。

隆美尔先声夺人，首先用少部分的兵力，采取疑兵战术，向西突击，以保证德意军队的顺利增援。英美盟军也被德意军的“其势汹汹”所吓倒，直到 25 日才开始真正实施进攻突尼斯。其时，德意援军已经占领了整个突尼斯，并同“非洲兵团”会师。在整个 12 月份，盟军进行了两次进攻，都被优势的守军击退。第三次的进攻计划，也因天气恶劣而不得不取消。英美盟军抢占突尼斯的首次战斗宣告失败。

隆美尔在利比亚遇上了克星蒙哥马利，现在又遭上了更大的克星——新编第十八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3月初，突尼斯战场上经过2月底的一场激战之后，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盟军力量完全占了绝对优势，兵力是轴心国军队的两倍，坦克是轴心国军队的六倍。隆美尔见势不妙，认为德意军队继续留在突尼斯无疑是“明摆着的自寻死路”。3月9日，他称病向希特勒申请离开了突尼斯，把指挥权交给了阿尼姆，实际上让阿尼姆充担了悲剧的角色。

1943年3月20日，英美盟军，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和在利比亚的第八集团军同时发起总攻，夹击突尼斯的德意残军。风卷残云！4月中旬，德意部队被盟军围困在突尼斯北部，背临大海，得不到弹药、燃料和食品的补给。5月6日，法军攻克法赫斯桥，突破德意军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切断了所有退路。5月7日，英军进入突尼斯城，美军攻占比塞大港。5月13日，德意残部25万人全部投降，其中半数是德军。北非战役胜利结束。

随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地中海又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意大利本土则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亚平宁顿时险象环生。

战争总是让失败者走开！

意大利在北非，地中海战场屡战屡败，加剧了国内局势的紧张。墨索里尼势如困兽。

连续4年的战争，把本来就瘦弱不堪的意大利拖得奄奄一息。意大利的经济濒于崩溃。工业生产从1939年以后下降35%，农业下降20%。财政严重赤字，也创造了意大利历史上的最高记录，高达1万亿里拉。大批的劳动力被征发上了战场，国内经济生产人为地萎缩。长期依赖进口的谷物严重减少，粮食定量每人每天只有150克。黑市屡禁不止，食品的奇缺把人们逼上了绝路。

1943年初，困顿的经济，战场的颓废，一次次地打破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美丽的谎言。不满和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渐渐地大胆地流传。反法西斯和反战活动频繁发生。被墨索里尼取缔了20多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此时也积极地开展斗争，鼓励人民要求意大利退出战争。3月，米兰和都灵爆发了有13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意大利。这种大规模的罢工，至少说2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投靠德国、一意孤行

的行为，不仅开始遭到意大利人民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国王、天主教人士和一些大资本家的反对，就连在法西斯党内，墨索里尼的每一项政策，都有一大批反对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墨索里尼又开始把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一个的撤职。1943 年 1 月到 2 月，他首先撤换了法西斯党总书记，选任只有 26 岁的卡洛·斯科扎为新的总书记；接着，他又解除了 11 个部长中包括齐亚诺在内的 9 个部长的职务，并亲自兼任其中的 6 个职务。

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一切也都在顺其发展，因为上帝不能照顾每一个幸运儿。

5 月，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

7 月 11 日，联军的飞机飞抵罗马、那不勒斯等城市的上空，并散发了罗斯福、丘吉尔联名致意大利人民的《告意大利人民书》。《告意大利人民书》说：

“……这种与纳粹德国的阴谋勾结，同意大利在自由与文化方面的悠久传统，也就是同英美两国人民与之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的那些传统，是极不相称的。你们的士兵，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是为了纳粹德国作战。他

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他们在俄国前线以及在从阿拉曼到邦加西的非洲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出卖和遗弃了。……你们的一切利益，你们的一切传统，都被德国和你们自己的虚伪而又腐化的领袖们背弃了，只有推翻上述两者。以后，一个重新建立的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告意大利人民书》最后还说：“现在，由你们意大利人民考虑你们自己的自尊，你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你们自己要求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求你决定：意大利人究竟是要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卖命，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求生。”

人民觉醒了！罢工、游行迅猛发展。国王觉醒了！倒墨的计划在酝酿。希特勒震惊了！一个武装占领意大利的文件在紧锣密鼓地制订。墨索里尼也震惊了！但他却……

7 月 19 日，盟军飞机轰炸了罗马。英美的军队在西西里会师，并开始向纵深扩大，形势越来越危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菲尔特雷，举行了紧急会谈。希特勒大肆

指责墨索里尼在战争中的失败，缺乏保卫本土的能力，强调必须由德国人保卫意大利。墨索里尼知道意大利没有能力守卫本土，但又害怕德国乘机占领意大利，因此只要求德国提供新的援助。希特勒以东线局势紧张为理由，拒绝了墨索里尼可怜虫似的请求。

墨索里尼失望了！国王失望了！格朗迪、齐亚诺等法西斯首领们绝望了！

7月21日，墨索里尼决定召开法西斯大议会。

人们不再相信权威，不再笃信一味地屈从。格朗迪把意大利的全部不幸归结于一意孤行的墨索里尼，决定利用大议会会议，刁难这位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他事先以众议院议长的身份拟定了议事日程，要求墨索里尼立即遵守宪法，把海陆空军的指挥大权归还给国王，把所有原属于王室、大议会、议会、政府各部和各经济组织的职权立即归还给这些机构。国王也决定大议会后罢免墨索里尼的总理职务，并由巴多利奥出面组织军政府。被撤职的齐亚诺、维基等人也表明将用其他的方式，效忠意大利。

一切都在背着墨索里尼紧张地进行。

7月24日下午5时，罗马，威尼斯宫的鹦鹉厅。自1939年以来一直未开过会的法西斯大议会重新召开会议。

5时整，墨索里尼在26岁的斯科尔扎的陪同下，准时步入会场。墨索里尼也没有注意到会场发生了变化：威尼斯宫内外的墨索里尼私人卫队全被换成了王室卫队。在稀拉的掌声之后，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地对形势大发议论，他说："现在是加强统治和承担必要责任的时候了。当我们的国家和领土完整正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以我们国家的名义，……调动一切尚未使用的力量，坚决抵抗到底。"接着，他要求大议会成员对今后的做法发表意见。

格朗迪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但发言的内容却是预先准备好的议事日程。墨索里尼万万没有料到议会会节外生枝，他急忙对炸了锅似的会场大声喊道："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格朗迪的议事日程有害于我们政权的继续存在！"然而问题终于公开化了。

齐亚诺、法里纳切、德博诺和德斯特法尼等人一个接一个发言。齐亚诺在发言中并没有

直接指责他的岳父，但他所揭露的德国人多次背信弃义、欺骗意大利人的事实，反倒让墨索里尼感到无地自容。法里纳切的批评最为尖刻，他指责墨索里尼窃取了法西斯的领导权位，但背叛了早期法西斯主义的优秀思想。博塔伊则把当前意大利战争的失利全部地归结于墨索里尼的独裁，他直接指责墨索里尼脱离其他法西斯领导人，既不能向希特勒那样有效地统帅，又不能使别人服从。一番直言不讳地指责和辩论，使得墨索里尼如坐针毡，他想提出休会，但遭到了格朗迪的严辞拒绝。

在此以前，墨索里尼从未遇到这么严厉的指责。在近 30 人的与会者中，仍有一半的人没有直接向他发难，正是这不真实的一半，支撑了墨索里尼极力装出的泰然自若。在长达 9 个小时的辩论争吵中，墨索里尼本可以要求提出内阁的信任投票，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稀里糊涂地同意对格朗迪所提出的批评性动议进行表决。这不但让那样忠诚的追随者迷惑不解，而且对于那些反对者来说，也是一个意想不到。

25 日凌晨 2 点，大会对格朗迪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出乎墨索里尼的意料，原来没有表态的一半，又有一半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齐亚诺、德博诺、维基和格朗迪等19人投了赞同票，只有7人反对格朗迪的议案。就这样，用19对7的简单比例，就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墨索里尼坚持20多年的神圣独裁。

会议结束以后，斯科尔扎等强硬派建议墨索里尼，把支持格朗迪议案的那19个人全部抓起来，但墨索里尼认为这样做还为时尚早，等国王作出决定以后，再干更为稳妥。他对斯科尔扎说："星期一(26日)国王将听取我的汇报，由他来作决定。我就不相信，好运气会离开我，国家会不需要我。"

墨索里尼第一次相信别人，但是，别人却第一次不相信他了。

7月25日上午，墨索里尼按捺不住内心的烦躁，要求国王提前听取他的汇报。国王害怕墨索里尼在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闹事，就命令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做好一切准备，准备在宣布他的命运之后，立即逮捕墨索里尼。下午4时，墨索里尼乘车来到王宫，向国王作了简要的汇报，并要求在主动交出军权之后，继续执

行他总理的职责。但墨索里尼失望了，因为国王拒绝了他。伊曼纽尔说：

“亲爱的领袖，这种局面不能在维持下去了，意大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都不想打仗了。……大议会的投票结果实在让人震惊，赞成格朗迪的议案竟有19票之多。……现在，你是意大利最不受欢迎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我。对于你的安全，用不着担忧，我会负责给你以保护。我已经挑选了人选，即巴多利奥元帅，他将组织一个政府主持日常工作，并继续将战争进行下去。”

墨索里尼带着对国王的一片希望而来，却在对国王的一片失意中离开，当他走下王宫的台阶时，迎面走来的不是他原来带来的侍从，而是王室的卫队上尉维涅利。也许是维涅利不想太大地刺激墨索里尼，对他说：

“领袖，我奉命来保护您。”

墨索里尼莫名其妙地说：“太过分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维涅利郑重其事地说：“不，太有必要了，领袖，请您上车。”

就这样，墨索里尼被捕了，还有点冠冕堂皇。

釜底抽薪，墨索里尼法西斯树倒猢狲散，巴多利奥受命组阁，左右为难。墨索里尼粉抹登场，再做救世基督

当墨索里尼被带到波德高拉兵营的时候，他才了解到：救护车不仅可以救死扶伤，而且还可以暂时地把一个犯人送到监狱。

墨索里尼从权力的一极走向了另一极！

7月26日，兵营的费洛纳将军给墨索里尼捎来了一封巴多利奥元帅的信。信中告诉墨索里尼，有一个反对他的大阴谋正在酝酿，政府为了确保“领袖”的安全，准备把他安排到他愿意去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个大阴谋！墨索里尼相信了，就像别人以前相信他一样地相信了。

第二天，墨索里尼身边的“看守”告诉他，巴多利奥元帅同意把他送回家乡的别墅。晚上7点时分，几辆小汽车和载满士兵的卡车把墨索里尼带出了兵营，在黑暗中驰向罗马西南的加埃塔海港。到了加埃塔，墨索里尼才恍然大

悟，他将要被秘密囚禁在此，他无限感慨地说："加埃塔有我的别墅吗？大概马志尼曾经也被流放这里，有此殊荣，本人深感荣幸。"

汽车又继续向码头开去，早就有一艘巡洋舰在这里等候，墨索里尼被带上巡洋舰，夜不开灯地秘密送往小小的蓬察岛。十天之后，巴多利奥政府害怕墨索里尼的住处被德国人发现，便决定把他转移他处。8月7日夜，墨索里尼又被秘密送往距撒丁岛东北部不远的、荒无人烟地马达莱纳岛，继续他被强制的安逸生活。

墨索里尼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罗马的各家大小报纸，均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地传播。意大利沸腾了！被人们视为强大无比、永恒持久的法西斯组织，顷刻间瓦解，转而支持巴多利奥政府。看来，墨索里尼作为领袖时，他的见风使舵的本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党徒。尽管在以前，每一个加入法西斯党的成员，在入党时都要庄严宣誓保卫领袖，为领袖而死，但是在千百万党员中，却没有发现有谁为效忠领袖而殉身的。

或许是这些法西斯党员把领袖的概念又转到了巴多利奥身上。

7月26日，墨索里尼被解职的消息传到柏林以后，希特勒又气又急。当他得知墨索里尼是在召开会议讨论7月19日的德意会谈之时被解职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后悔不该在7月19日会谈时，把话说得那么无情，那么冷酷。他担心墨索里尼政权垮台之后，盟军会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直接影响德国对南欧的控制，使陆军元帅凯瑟林的部队陷入困境。因此，他决定召回驻在希腊的隆美尔，让他指挥8个师的德军从北部边境进入意大利，占领意大利的北部。

7月27日，为了更加迅速地稳住并解决意大利的危机，希特勒又在元首大本营，召开了由纳粹政府和军队的显要人物参加的高级会议。宣布了对意大利迅速采取行动的四个计划：第一，就是所谓的“橡树行动”，首要的事情是寻找并搭救墨索里尼；第二，即“学生行动”，由隆美尔的军队迅速南下，把叛乱分子、国王及王室成员全部抓到德国，在意大利继续恢复法西斯统治；第三，“轴心同盟行动”，清

除意大利军队中的反德分子，占领全部意大利领土，对抗盟军；第四，"黑色计划"，立即扣押停泊在拉斯佩齐亚基地的意大利舰队。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军人，都力主慎重从事，首要事情是解救墨索里尼，但对巴多利奥政府应在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再做决定。希特勒同意了隆美尔等人的劝告。

墨索里尼被秘密囚禁的当天下午，伊曼纽尔国王就任命巴多利奥元帅出面组阁。这个曾因希腊战事失利而辞职的陆军元帅，立即按照伊曼纽尔国王指定的内阁成员名单，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官和军事首脑在内的新内阁，全面接管已经散了架的原墨索里尼政权。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取缔法西斯工会。各个反法西斯的政党也得以重见天日。

希特勒制定了控制意大利的全面计划之后，立即加强了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他借口减少意大利北部的防卫负担，命令隆美尔率领第一批德军越过意大利北部的边境，占据阿尔卑斯山的各个隘口，进入上阿迪杰地区，直逼波河平原。与此同时，英美盟军的飞机也不断地扩大对意大利的空袭范围。意大利国内的反

法西斯运动不断高涨，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四处爆发，要求惩办法西斯战犯，停止战争。

夹缝中的巴多利奥左右为难。

新上台的巴多利奥政府急切想和盟军停战媾和，但鉴于国内外的严重形势，特别是德国人有可能随时在意大利实行军事政变，使得巴多利奥内阁不得不在艰难的夹缝中，寻求可怜的委屈的生存，扮演不光彩的两面角色。一方面，对德国声称意大利继续进行战争，对外政策不变，不同英美单独讲和；另一方面，又秘密地和盟军进行接触，寻求退出战争的可能途径。

8月4日，巴多利奥直接和意大利驻里斯本的大使馆参赞达叶塔秘密地通了电话，要求达叶塔能和英美驻里斯本的大使建立联系。当天下午，达叶塔就和英国驻里斯本大使坎贝尔进行了秘密会谈，达叶塔向坎贝尔提出，意大利希望退出战争，和德国断交的愿望，请求坎贝尔转告盟军，给予援助。当时，由于盟军没有接到和交战国允许和谈的指示，另一方面，意大利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停战条件，这次接触没有达到任何实际效果。

第一次接触失败以后，英美两国立即作出反映。8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加拿大境内的魁北克举行会谈，商定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会谈结果，授权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可以接受意大利的投降。同时，会议还制定了盟军准备在意大利的登陆作战计划。

8月15日，也就是英美盟军完成占领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的前一天，德意两国的参谋长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又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德方为了试探巴多利奥政府的态度，蛮横地要求，要在意大利中部、罗马以北，从佛罗伦萨到里米尼修一道防线，意军全部退到防线以南，和盟军作战。而意方不但没有同意这一要求，反而向德国提出允许意大利同德国解除盟约的请求。

希特勒了解到了巴多利奥政府的真实态度以后，立即对意大利采取了行动，他把原先的8个师德军加派到17个师，去控制意大利北部的一些重要隘口和工业城市，并让执行“橡树行动”的斯科尔兹纳上尉行动队，加紧寻找墨索里尼的下落。

8月16日，英美盟军占领西西里之后，为

了对巴多利奥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向盟军投降，盟军飞机加紧对意大利北方城市的袭击。北方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不断地打击德军和北方意大利的军队。巴多利奥决定再次和盟军接触，商讨和谈的条件。

8 月 19 日，巴多里奥政府暗中派出代表去里斯本和盟国代表进行秘密接触。盟军代表提出了意大利投降的停战协定，要求意大利军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海军和空军撤往盟军指定的地点，接受盟军改编；意大利立即撤回在国外各战场作战的军队，意大利的所有军事基地和机场，全部供盟军使用。意大利的代表在没有绝对损害巴多利奥政府稳定的条件下，全部接受了条件，并且声明，一旦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巴多利奥政府就随时准备加入盟国，同德国对抗。

9 月 3 日，意大利政府在对德军有所戒备的情况下，派出了代表卡斯特拉诺前往西西里岛，在小城卡塞比雷，同盟军代表史密斯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在 9 月 8 日公开公布，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无条件投降了。

停战协定签定的当天，盟军总部命令蒙哥

马利将军率领英军横渡墨西拿海峡，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实施登陆。意大利军队基本上只是进行了一点象征性的抵抗(在做给德国人看)，就迅速让盟军急切地向北挺进，巴多利奥内阁此时也假装出岌岌可危的慌乱，企图继续蒙蔽德国人。

9月8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率领的英美联军在萨勒诺地区登陆，切断了德军从意大利南部逃往北部的退路。同日，英美两国和意大利公开宣布了9月3日签订的秘密协定，意大利退出战争。

意大利背着德国和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惹怒了希特勒，他声称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扬言要“严惩意大利的背叛行为”。9月8日当天，德军就大量地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逮捕意大利大批官兵，迅速占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区。在德军到达罗马之前，伊曼纽尔国王、巴多利奥总理惟恐被德军俘虏，当夜，他们当着王室和内阁阁员及其他高级官员，在罗马演出了一幕胜利大逃亡的闹剧。他们逃到盟军占领区的布林迪西，迅速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领导意大利

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

希特勒为了在意大利的中北部组织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同南方的巴多利奥政府对抗，他下令斯科尔兹纳上尉行动队加紧寻找、营救墨索里尼。

巴多利奥政府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积极寻找这个“国宝”，为了不让德国人得逞，8月底，巴多利奥再次将墨索里尼转移到别处。28日凌晨4时，墨索里尼被一架飞机空运到亚平宁山脚下的布拉齐亚诺湖畔，然后又一次地被押上救护车，送往大萨索空中索道的始发站，被运送到高达二千多米的一个高山滑雪场，囚禁在皇家营旅馆。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逃过德国间谍的眼睛。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充分准备，营救墨索里尼的突击行动开始了。9月12日，斯科尔兹纳行动队在德军第2空降师第4团1营的帮助下，分乘12架滑翔机，飞往大萨索皇家滑雪场。为了保证营救成功，突击行动队在出发前，还绑架了意大利安全部队司令费尔南多·索雷蒂，一同前往。

下午2时许，突击行动队到达大萨索皇家

滑雪场，滑翔机降落在滑雪场前的一块小平块上。斯科尔兹纳把索雷蒂将军带在突击队的最前面。墨索里尼看到飞机上的卐字标志，立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大声叫道，别开枪，那是一位意大利将军，一切都正常！果然，意军看守人员放下了武器，德军一弹未发，占领了旅馆。几分钟后，墨索里尼被请上了一架小型飞机(小型飞机在山间飞行更安全)，飞往罗马。第二天，斯科尔兹纳又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把墨索里尼护送到了德国的慕尼黑。

墨索里尼被解救到了慕尼黑以后，立即到希特勒的总部，去感谢“元首”的救命之恩，并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效犬马之劳。希特勒希望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中北部重建法西斯政权，继续进行“神圣的法西斯革命”。但是，墨索里尼在历经一次磨难之后，表示不想再冒风险，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法西斯革命的火焰，熄灭了。这种懦弱，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失望之余，愤怒的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要你重新就任领袖，用一切报复手段去惩处背叛过你的人；作为一个新政府的首脑，你必须在一周之内成立新政府。

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身在德国的墨索里尼最终作出决定，下决心在意大利北部建立法西斯政权。16日晚上，德国官方通讯社立即播出墨索里尼的五项决定：(1) 从即日起，由他本人担任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2) 法西斯党改名为共和法西斯党，帕沃利尼为临时总书记。(3) 意大利各地的原党、政、军机构的工作人员重返岗位。(4) 各地法西斯党组织，支持驻意德军，消灭共同敌人和党内叛乱分子。(5) 恢复国家安全志愿民团组织。

墨索里尼粉墨登场，再做救世基督。

9月23日，墨索里尼在他的家乡弗利宣布法西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10月7日，应希特勒的一再催促，法西斯新政府决定把办公地点迁到倍受德国人“保护”的加尔达湖畔，萨洛因此扬名。

形同傀儡的萨洛政府成立以后，墨索里尼“东山再起”，狐群狗党随声附和，从而把意大利分成两半，挑起了一场持续18个月之久的残酷内战。天气弥漫再起，政治僵尸复活。

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和开普数剧院的老板想购买墨索里尼去展览三周。但后来，墨索里尼却被倒挂在米兰的广场上，供人免费参观

欧洲中世纪的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曾预言：20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将有一位叫墨索里利(尼)的大独裁者，死后要被倒挂起来，暴尸街头。这种预言并没有科学性，但不排除历史的巧合。

想当初，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见必行礼，言必称领袖；到如今，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反而言听计从。

墨索里尼听从德国主子，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审叛、处决所谓的"叛变分子"。

墨索里尼宣布成立新政府以后，立即下令逮捕尚未出逃的"叛乱分子"。参加7月25日的投反对票的19名"叛乱分子"中的13名，已经外逃；只有78岁高龄的德博诺元帅、前法西斯党总书记马里纳蒂、前行会部长齐亚内蒂、农林部长帕列斯基、工业联合会主席高达尔迪等

5人被抓获。齐亚诺一家被骗到德国以后，齐亚诺因存有日记，引起了德国人的恐慌，所以，10月19日，德国人把齐亚诺也交给了墨索里尼政府。这样，6位“叛乱分子”成了萨洛政权的阶下囚。

1943年11月24日，墨索里尼签署了一项命令，成立非常时期专门法庭，开始对6名“叛乱分子”进行调查审判。调查，只是借口，审判，只是形式。齐亚诺一家到达德国，在艾达的苦苦哀求下，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达成了和解，但是，希特勒却因没有得到齐亚诺的日记，而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对墨索里尼说：“您的心肠太软，正因为如此，您才总也成不了一个独裁者。”就这样，一句话定下了齐亚诺这个悲剧角色的命运。

1944年1月8日，法庭在1个多月的“审判”之后，宣布了判决书，除齐亚内蒂被处以30年的监禁外，齐亚诺被判以“背叛祖国、背叛法西斯、背叛与德国的联盟、背叛家庭”的罪行，和其他的4人一起均被叛处死刑。1月11日，5个为墨索里尼效尽犬马之劳的法西斯分子，竟可悲地死在自己的主子手中。

从萨洛政权成立的那天起，墨索里尼就和南方的巴多利奥政府展开了争夺意大利的斗争。墨索里尼承认"无论从政治、军事方面，还是从社会方面，都必须从零开始做起。""在政治方面，必须取消君主制，在军事方面，必须重建军队，特别是空军。在社会方面，必须有能力有决心去争取人民。"但说归说，做归做。墨索里尼仍然不愿放弃任何一点实权，"分而治之"的治术权，把他的将军和部长们都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花瓶。大量的不受军队控制的准军事组织的成倍增长，不但没有起到增强军事实力的作用，这些害群之马在不断地为法西斯运动挖掘坟墓。除了一些法西斯的死党之外，大批原来的非忠诚者都投靠了北方的游击队一边。

墨索里尼蛰伏在希特勒的卵翼之下，一切都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尤其让他蒙羞垢辱的是，自己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却失去了外交的自由，一切都得听从希特勒的旨意，就连希特勒要求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尔划给德国时，墨索里尼也没有敢作过多的坚持。这对他所反对的前自由党所取得的成果来

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意大利的投降，把数十万在国外作战的意大利士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意军士兵，大部分被他们的同盟者收缴了武装，并运回德国做苦力，只有部分参加了当地的游击组织，或辗转回意大利的南部地区，直接参加抗德斗争。1943 年 10 月 13 日，巴多利奥政府正式退出法西斯同盟，向德宣战。带有内战性质的解放战争，和带有反法西斯性质的盟军战斗交织在一起。

为了动员意大利国内的一切抵抗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英美苏三国首脑发表宣言，承认巴多利奥政府的立场，接受意大利作为共同的交战国。并对意大利人民许下诺言，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以后，服从意大利人民的意志，建立他们想建立的民主自由政府。这一宣言，确实起到激励人民的作用，刚成立的北方自由抵抗组织——游击队，迅速和南方的盟军建立了稳固的联系。

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以后，采取稳打稳扎的战略，缓慢地沿着亚平宁半岛不断地向北挺进。10 月 1 日，盟军攻占那不勒斯；10 月 3

日，又攻占特尔莫利。南部的德军全部退守到以卡西诺山的隘道为中心的“古斯塔夫防线”以北。此后的两个月间，双方在防线两侧进行了艰苦的拉锯战。凯瑟林想把盟军赶下大海，盟军企图突破防线，把德军赶到罗马以北，均告失败。

1944 年 1 月 12 日，英美联军在卡西诺隘口的东西两侧发起了强攻，开始了艰苦的卡西诺隘口战役。与此同时，盟军统帅部还决定在罗马以南 45 公里的安齐奥港登陆，从防线北面“抓碎德国佬的心脏”。1 月 12 日的强攻，虽没能够从正面突破德军防线，但却牵制了德军的后方预备队，为盟军的登陆部队的登陆创造了条件。

1 月 21 日凌晨，盟军的登陆部队在安齐奥登陆成功。意大利中部的游击队，也在德军直接靠近登陆的地方向德军发起了攻击，形势对盟军极其有利。但盟军由于错误地执行了“固守滩头阵地”的战略，错过了向德军大规模出击的良机。双方迅速在安齐奥附近集结军队，进行了长达 3 个多月的对抗。由于盟军有优势的空军支持，盟军才有可能在安齐奥站住脚

跟。5月中旬，卡西诺隘口正面的盟军部队得到了大量的支援，盟军分多路向山顶进行攻击。18日，波兰军团在当地人民的带领下，从小道摸上了隘口，控制了山脊上的修道院，从德军背后捣毁了据点，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接着，盟军分四路向北迅速穿插，并于6月4日占领了罗马。

盟军在南部节节逼进，北部地区的游击队也频繁地活动在北部的敌占区。

1943年9月9日，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等6个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共同组成了民族解放中央委员会，领导北方的游击抵抗运动。但实际上，由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疯狂摧残，加之，实际作战中的独立行动，游击队的自身发展非常缓慢，到12月底，只发展到9 000人。盟军占领罗马以后，各党的游击武装力量实行了统一指挥，6月19日，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建立“北方意大利军事指挥部”。同时，游击斗争的发展水平也在不断的战斗中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数到1944年底已经达到了10万人，成为北方敌占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盟军攻占罗马以后，继续向北推进，但很

快就被德军早已构筑的哥特防线挡住。从意大利西海岸的比萨到东海岸的佩扎罗的立体防线，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不过，对于被阻挡了一个冬季的盟军来说，反而因祸得福，到1945年春季盟军发起进攻时，盟军结集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其中，空军竟达到了三十比一的优势。

1945年春天，意大利战场的帷幕拉开之后，意大利的悲喜剧均达到了高潮。4月10日以后，盟军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收网时，游击队却独自解放了米兰、热那亚和都灵等百余座城市。瓮中之鳖的墨索里尼又一次想到了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和开普敦剧院老板的经营之道。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就要下落！

墨索里尼深恐自己被盟军抓住，像珍禽怪兽那样被人展览，又想让“法西斯主义光荣地倒下”。墨索里尼正在权谋不定之时，他听说德国人正在和游击队进行谈判。不知道是德国人的先见之明提醒了他，还是德国人的背叛惹怒了他，于是他也决定，准备亲自出马，去米兰和全国解放委员会谈判。

4月24日，墨索里尼通过工业家切拉和红

衣大主教舒斯特尔的牵线，与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进行了接触。

墨索里尼在会谈的一开始，就迫不急待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问："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游击队的发言人马拉扎则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接受的命令很简单，只要求你投降和接受你的投降。"墨索里尼顿时提高嗓门说："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这个。"接着，墨索里尼提出的许多投降条件也被游击队代表当即拒绝。

墨索里尼在心灰意冷之时，仍在为是否投降的决定而犹豫徘徊。此时，和墨索里尼一起来参加谈判的格拉齐亚尼元帅说："领袖，我们不能背着德国人签定协议，因为是否忠于盟友，是个信誉问题。"游击队的卡多纳将军说："恐怕德国人也没有这种顾虑，四天前，我们同他们讨论了投降条件，我们已经就所有的细节达成了协议。"

墨索里尼终于证实了他不想知道的事实，在一次没有明码标价的交易中，墨索里尼再一次被德国人出卖了。

回到省府以后，墨索里尼决定在游击队占领米兰之前，抓紧时间赶到科莫。墨索里尼之

所以选择科莫，是因为到科莫可以继续与红衣大主教舒斯特尔保持联系，可以直接奔向瓦尔特利纳山区的法西斯残余部队，或者逃往瑞士，还可以跟随德国人一起潜逃。

4月26日上午，墨索里尼带着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齐和十几个法西斯部长，到达距科莫几公里以外的格兰多拉镇，在那里等待帕沃利尼的卫队到来。驻米兰的德军得知墨索里尼迁往科莫的消息后，负责墨索里尼安全的德国党卫军军官奥托·基斯纳特，也带着40多辆卡车和坦克前来护驾。4月27日凌晨，这个庞大的潜逃队伍出发了。

26日，北方游击队攻占米兰以后，并没有抓到墨索里尼，但从抓到的法西斯官员口中得知墨索里尼已逃往科莫，于是，从米兰到科莫的各条可能的路口，立即布上哨卡，严密注意来往车辆，等候墨索里尼的到来。

27日凌晨6时，墨索里尼一行的车队，在科莫湖畔的公路上，被游击队的哨卡挡住，一个叫纳戈利的青年游击队员，在第四辆装甲车上发现了墨索里尼。就这样，身穿德军士兵粗呢大衣、头戴钢盔，装扮成德军士兵的墨索里

尼，被游击队逮捕了。克拉拉·佩塔齐和其他的 13 名法西斯部长也同时被抓获。为了防止法西斯党营救以及人民发泄愤怒，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分子分别被隔离在两处。

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盟军司令部，盟军要求游击队把墨索里尼交给他们处置，遭到了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拒绝。为了防止意外，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立即处死墨索里尼及其他法西斯分子。

4 月 28 日下午，解放委员会派共产党员瓦尔特·阿乌迪西奥等人，到囚禁墨索里尼的莫尔特拉西奥镇，执行枪决墨索里尼的命令。4 时许，墨索里尼和克拉拉·佩塔齐被阿乌迪西奥的行刑队枪毙了。墨索里尼身中 9 弹。随后，阿乌迪西奥又回到东戈镇，处决了另外的 13 名法西斯分子。

以后的历史，就像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所预言的那样：墨索里尼的尸体被汽车运到米兰，倒挂在一家加油站的顶棚上，任人嘲笑辱骂。这种免费的展览，也宣告了法西斯时期的历史最终结束。